武侠与歷史

266

封面說明

張穆畫駿馬

張穆，明末清初廣東東莞布衣，字穆之，號鐵橋，善詩，能畫。山水有生氣，而尤工畫馬，為時所重。明亡，擬從事反清運動，未克如志，其節行可欽。

孖寶

香烟

烟質人人讚好

烟味舉世馳名

廿支庄：七毫

總代理 陳漢深出入口商

武俠与歷史

第二六六期目錄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日出版

龔芝麓與顧横波	疑史樓主	4
毒蜈蚣	洪涯泉	10
浪人大名	泰洋	16
俠盜白金龍	羅天	23
實用自衛武術	袁鐵虎	30
崇禎皇帝的末日	蘭陵	36
玉女銀鳳	冰鴻	42
丹心一劍	琴心	57
細數港泰武林恩怨	華天宏	62
勾命符	端木玲	65
天龍八部	金庸	80
狂波俠影	岳川	86

逢星期五出版・每册港幣壹圓

定閱:

全年52期(連郵)港澳H.K.$47.00 外埠H.K.$57.00

半年26期(連郵)港澳H.K.$25.00 外埠H.K.$30.00

香港郵箱14363 電報掛號:三三四一

Historical Novels Publishing Co

P.O.BOX 14363

HONG KONG

歷代才子佳人傳

龔芝麓與顧橫波

疑史樓主

【前文提要】 合肥名士龔芝麓，戀秦淮妓女顧媚。顧媚為詩妓，身價自高，但對於龔芝麓卻是一見傾心，決意要嫁他。一晚龔芝麓酒醉，被留在眉樓過夜，顧媚卻被顧媽媽叫到樓下去睡。第二天龔芝麓尚未睡醒，顧媚便返眉樓上沐浴更衣。龔芝麓正好睡醒，顧媚責他偷窺，龔芝麓說有布簾相隔，只看到手臂。

「這還不够嗎？」顧媚說：「我身上的肉，自手腕以上，就不會被人家看見過，如今竟給你看去了。龔老爺，除非你答應娶我，否則我要將這一雙手臂和一條腿，都砍了去。」

「那是為什麼？」龔芝麓驚訝地問。

「因為婦人是從一而終的，你見過了我的臂和腿，我就不能再給別人見了。」顧媚在床前坐下說。

「有這樣的事？」龔芝麓擁着顧媚說：「我不相信你的大腿玉臂，以前不會給別人看見過。」

「怎麼你老是這樣的說話，人家一片真心待你，你卻把人家當成個淫賤的肉妓？」顧媚說罷，泫然欲泣。

「好了，好了，你別生氣。我只是說句笑話便了，犯不着這樣認真。」龔芝麓說。

「你不認真，我可要認真的。」顧媚說：「龔老爺如果不喜歡我，就不設在我這眉樓留宿，既然留宿了，便得梳攏我。何況你還偷窺過我的身體。」

龔芝麓愕然道：「我在眉樓，只是借你的床舖睡一晚，我沒有和你同睡過，怎麼一定要我梳攏你？」

顧媚哭道：「龔老爺雖然不會和我睡過，但外間的人如何肯相信。至少錢老爺和吳老爺知道你昨晚在眉樓裏過夜，他們這時候，恐怕已遍對別人說了。你若不梳攏我，教我如何有面目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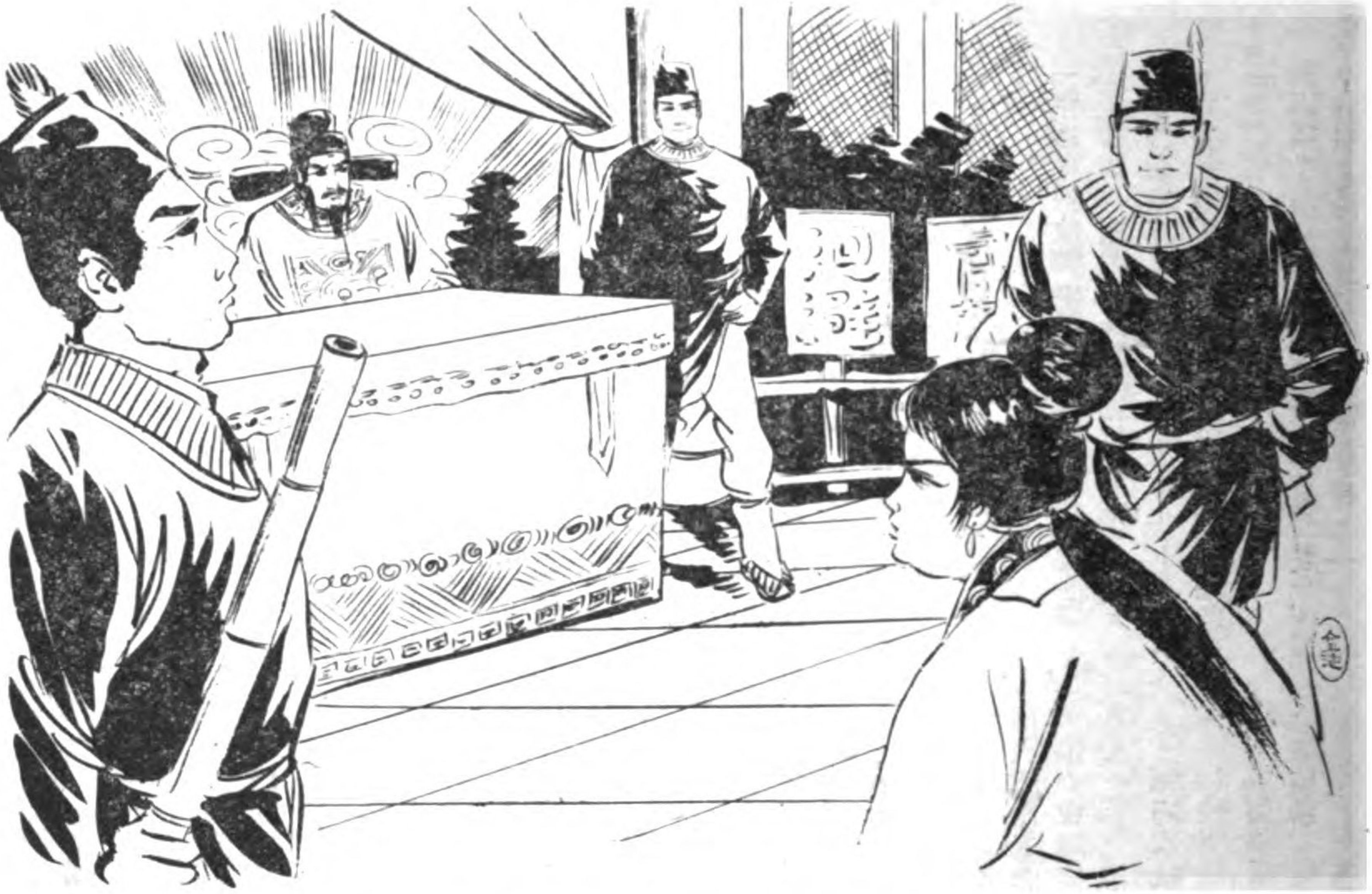
龔芝麓見顧媚流淚，大感不忍，便說道：「你不要哭，凡事總有個解決的方法，哭是解決不了的。」

「除了你肯梳攏我之外，還有什麼解決的方法？」顧媚說：「河房裏所有的人，都知道我是你的人了，如果你不要我，我也是不顧做人了。」說罷更是嬌啼宛轉。

龔芝麓給她這一哭，哭得更沒主意了，只是安慰她道：「眉生眉生，你不要哭了，我答應梳攏你吧。」

顧媚暗喜，她知道這眼淚政策，已經生效了，但她仍不肯收淚，哽咽着說道：「龔老爺要梳攏我也不是容易的，我雖然不算什麼，但我媽卻把我當成秦淮河數一數二的名妓，她要把我作為奇貨可居，你如果不肯出錢，他也不會讓我嫁給你的。」

龔芝麓慨然道：「誰不知道我是合肥的世家，良田萬頃，難道納不起一個妾麼？你只管教你



顧媽被馬修告到教坊司，說他院子裏的金器是賊贓。

媽進來，待我與她商量梳攏你的條件便了。」

顧媚說道：「龔老爺既然如此豪爽，那還須得着商量麽，只要交代一句下去，什麽費用都在老爺身上，那便是了。你既不是拿不出來，又不是市儈要斤斤計較，別學這小家種，討價還價的。」

龔芝麓給顧媚這一說，果然豪氣起來，說道：「好吧，一切依你，你便對媽媽說，我是梳攏你定了。」

顧媚破涕一笑，捧着龔芝麓那干淨的臉，深深一吻道：「這才是眞正愛我。」

說着，立即派侍婢請了顧媽媽來，也不待龔芝麓說話，搶着向顧媽媽說道：「龔老爺要攏梳我，跟着就要娶我回去了。請媽媽準備着吧。龔老爺是甚麽樣人，媽媽總知道的，一切鋪排，不要寒村，快教人去擇日子去吧。」

顧媽媽聽了顧媚的話，心裏已經會意，但她仍舊問道：「那末，是誰作的大媒呢？」

「自然是錢牧齋老爺了。」顧媚說：「錢老爺待我一向像女兒似的，我會做詩，還是他教的呢？他不和我作媒，我就不答應他，再說，柳家姐姐（即柳如是，錢牧齋所戀的河房妓女）當然也要幫我，她自會教他作大媒。」

錢牧齋當然一口答應。事情本已告一段落。只等龔芝麓家裏寄錢來，便可以行聘了。

顧媽媽是精細的人，一天銀子不到手，便不肯讓顧媚和龔芝麓有特別關係。

同時，她仍教顧媚接待別的客人。

這一來，錢牧齋這個媒人，也做得不三不四，他是個聰明人，也不會向龔芝麓追問。

顧媚因爲龔芝麓沒有下聘，雖有口頭成約，仍不能算是龔芝麓的人，媽媽要她接客，她不能不接。只得一方面接客，一方面催促龔芝麓下聘。

不久，龔芝麓的銀子匯到了，存在一家店號裏。但龔芝麓仍不肯馬上下聘。他惱着顧媚，既已答應嫁他，却又接別的客人。却不知顧媚這是不得已之舉。

顧媚見龔芝麓久久不將聘金送來，媽媽却不斷去催促，她也有點惱意了。

要知道顧媚自視爲秦淮第一個妓女，肯這樣遷就龔芝麓，而芝麓却遲遲不下聘，這實在使她生氣的。

「他不下聘也就罷了。」顧媽媽對顧媚說：「幸虧當時我防閑得緊，否則若你把處女的身子

給了他，到這時他不來，那就更苦。」

顧媚深怨芝麓，在氣忿之下，芝麓到眉樓訪她時，她也擋駕不見客。

芝麓沒奈何，只好暫時不到眉樓去。不久因事回鄉一行。

錢牧齋見龔芝麓已去，也沒意思到顧媚的眉樓來了。

恰好這時候，眉樓來了兩位客人，那是常熟的錢湘靈，和他的朋友劉芳。

劉芳是當代詞人，久有江南才子之稱，爲了蘊藉風流，儀容俊雅，只是家中不甚富有。

至於錢湘靈，則是錢謙益的族人，常熟錢家是個大族，家裏有的是錢。

顧媽媽教顧媚接待了這兩個人，錢湘靈的手段甚是豪濶，隨手揮霍，一擲千金，顧媽媽最喜歡這種客人。

顧媚則喜歡劉芳的溫文俏俊，從來姐兒最愛俏，鴇母愛鈔，顯然顧媚與顧媽，不會例外。

那劉芳對顧媚深情欵欵，顧媚你便有委身相事之意，顧媽笑道：「你忘了龔老爺了嗎？」

「這是他不來理我，」顧媚說：「並不是我遺忘了他。」

「那麼，這位劉老爺就不會不理你嗎？」

「不會的，他對我是情深一往。」

「在什麼地方見得？」

「他爲我做了許多首詩詞，無不是深情的。」

顧媽道：「你還是等待一下吧，別心急，一誤於龔老爺，便不能再誤了。」

「可是，劉老爺已經好幾次求我嫁給他了。」

「你怎樣答他？」顧媽媽問。

「我在口頭上答應了。」顧媚說：「不過，他家裏恐怕沒有龔老爺那樣多錢，媽媽，你要他的聘禮，能不能稍減？」

顧媽聽了，面色沉重道：「這怎可以，他既然家裏沒有錢，怎麼學人納妓？」

顧媚探得顧媽的口氣，只得對劉芳說了。

劉芳雖沒有錢，但錢湘靈却是有的，他知道了這件事後，慨然對劉芳說：「你不必躭心，我決意助你行聘，爲你才子佳人撮合。但我手頭上還不足，要向家裏取錢來。」

「又是要到家裏取錢，看來這事又要告吹了。」顧媚心裏暗暗嘆息着。

就在這時候，南都一個兵部侍郎的侄少爺馬修，也到眉樓來訪艷，顧媽自然教顧媚接待他。

但顧媚見這馬修，渾身傖俗之氣，貌極不揚，先就討厭了她。

偏是這馬修被顧媚的姿色所動，在她身上揮金如土，要和顧媚脫籍。

顧媽媽願意了，但顧媚却抵死不答應，並且直接對馬修說道：「我此身已有所屬，今生今世，也不會嫁你的了，請你不要再在我身上化銀子吧。」

那馬修被顧媚擯諸門外，不禁大怒，回到家裏，和幾個幫閒的商量，定出計策，向江寧縣告密，說眉樓所使用的金犀酒器，全是賍物，而這一批酒器，則是他家所失的，

馬修是兵部侍郎的侄少爺，江寧縣當然不能不買賬，立刻發籤拘人。

這事給余澹心知道了，立刻作檄文聲討馬修，同時他向兵部尚書范景文說情。余澹心是范大司馬的幕客，范大司馬把這篇檄文拿給馬修的叔父看。

馬修的叔父看了檄文，這才責備馬修，並且把他趕回鄉下居住，不許他再到南京來。

顧媚爲了這件事，對余澹心十分感激。親爲余澹心演戲上壽。

余澹心對她說道：「你身在妓院中，這種事情，恐怕還會繼續發生的，不如從良去吧。」

顧媚恨恨的說道：「上次龔老爺要梳攏我，沒有成功，這次劉芳劉老爺要梳攏我，又給馬修這一次事件嚇跑了，不知何日重來。」

余澹心道：「龔芝麓已經回到南京來了，過幾天我約他到眉樓來訪你便了。」

到了崇禎十三年庚辰正月二十三日，余澹心果然把龔芝麓拖到眉樓來見顧媚。

顧媚此時急欲從良，顧媽媽也恐怕再有馬修事件發生，加以余澹心的竭力撮合，顧龔的好事便成功了。

當新婚之夕，顧媚把去年王橫替她所寫的小像，就在龔芝麓所題詩（見前）的後面，自題一首五絕，詩云：

「識盡飄零苦，如今始得家，燈媒知妾喜，，特着兩頭花。」

從此，顧媚名花有主，龔芝麓也獲得傾國傾城的美人，向同遊驕傲一下，十分高興。

然而龔芝麓當下聘禮之時，却未能依照顧媚

媽所提出的數目，一共短欠了三十兩。他推說身邊不會帶足。

顧媚嗔道：「你也許是所帶不足，但不可以向朋友暫借嗎？省得顧媽嚕囌我。」

龔芝麓答道：「我的身份怎可以向別人借錢，而且借這區區幾十兩，豈不丟人，除非你肯借給我。」

媚顧沒法，只得在平日的私蓄裏湊够了三十兩銀子，交給芝麓。其實芝麓是合肥首富，在南京所有的合肥人開的商號，那一家都有他的本錢，要取時莫說三十兩，便是三百兩三千兩也隨時可以取得到，只是芝麓認爲顧媽所開的價錢太大，又不好意思講價，是以短給她三十兩。她的性情，便老是落落媽媽，從來不爽快的。

顧媽依照河房嫁女的慣例，替顧媚措辦嫁衣。上頭衣服，以及首飾等物，樣樣都齊。顧媚果然請柳如是轉請錢謙益作媒。臨到吉期，錢謙益穿起官服，與柳如是雙雙到眉樓來赴宴。穿官服到妓院，以錢謙益爲第一人，不過，他認爲這次到眉樓，並不是遊冶，而是做媒，是以不妨穿官服。

芝麓也穿了吉服，與顧媚交拜了天地，送入洞房，顧家院中，筵開十桌，李、卞、沙、鄭、崔、馬各院的媽媽們，都是顧媽媽的手帕交，這時都來喝酒。李貞麗，李香君，卞賽賽、頓小文，馬婉容，沙才美等，又與顧媚是要好的姊妹，她都來吃喜酒了。

還有一些顧媚的舊日人客，聞得顧媚出嫁，自然也要來，龔芝麓雖沒有發出請帖，也不能阻止他們來的。

至於烏衣弟子和柳敬亭、蘇昆生、丁繼之、張修成、趙燕玳，更是少他們不得。

這一晚上顧家院中，大是熱鬧，烏衣子弟，自動報效串戲，笙歌鼎沸，直鬧到天明，衆人才散去。

龔芝麓終於和顧媚結成夫婦了。顧媚是處女，浹席流丹，芝麓見了，這才放心。他一直怕顧媚是僞裝的處女。

但是，龔芝麓梳攏了顧媚後，却不放心仍舊把地方在眉樓裏，深怕她以前的熟客，到來和她偷歡。

「你隨我回合肥去吧。」龔芝麓對顧媚提出了這意見。

「爲什麽這樣快便走。過幾個月也不遲。」顧媚說。

「我有點家事須親自料理，再說，我現在也沒有銀子，久客金陵也不是辦法，那就不如回合肥去了。」

顧媚道：「即使要走，我也得向各姊妹辭行，各姊妹輪流設宴餞別，總有個把月應酬。橫豎我此身已屬你。何必急於把我帶走呢？」

龔芝麓見說，只好由她。果然河房各姊妹，分別輪流在自己的河房裏設宴，有時龔芝麓也去湊興。

一天，輪到李貞麗，李香君兩人在李家院中設宴。龔芝麓沒有被邀，是以不會來得。李貞麗平日作事爽快率直，不喜歡龔芝麓那種婆婆媽媽的性格，今天只邀顧媚，不要邀芝麓，是有原因的。

酒過三巡，李貞麗便問顧媚道：「眉娘，你什麽時候隨你的龔老爺走？到合肥故鄉還是到北京？」

「現在還不會十分決定。」顧媚說：「大概先到合肥，後到北京，他說要到北京運動做官去。至於行期，我却不想太快，這兒的姊妹情濃，實在捨不得就走。」

「其實你何必嫁龔芝麓？」李貞麗說：「這個人雖有才華，但華而不實，作幾首詩，也並不十分出色。以前你所識的那位詞客劉芳，比他好得多了。」

提起劉芳，顧媚便紅着臉道：「貞娘，你還提他則甚？」

李貞麗道：「你們以前海誓山盟。相約非你不娶，非他不嫁，如今却連提也不許提了。記得有一次你和劉芳連臂踹歌，來到我院，我笑你們不要太親熱，須妨熱極生風。你還說永遠不會。現在可不教我說中了？」

顧媚低着頭說道：「劉芳沒有錢，付不起身價，我媽不許我嫁他。」

李貞麗說：「劉芳雖然不及龔芝麓那樣富豪，但也不是窮措大，要娶你當然付得起身價，他若認眞籌不起時，他的朋友錢湘遴也會幫他。」

顧媚苦笑道：「貞娘，往事不要提了，我如今已嫁了龔老爺，還有什麽好講的呢？」

「劉芳想見你一面，你見不見他？」李貞麗說。

「到這時候還見他做什麽？」顧媚說。

「他爲你相思欲死，病得憔悴萬分，難道你忍心不見他麼？」李貞麗說。

「他病了麼？」顧媚說：「一向都不知道他有病。」

自從你嫁龔芝麓後，他便病倒了。我曾經去看視他，他老是說：「眉娘負我，眉娘負我！如痴如醉，像這樣痴情的人，實在少見。」李貞麗說。

顧媚聽說，眼珠子畧轉了轉，默默無語。

「怎麼樣，你去見見他吧，人家病得得要死了。」李麗貞說。

「他還在南京麼？」顧媚問。

「十天前來的。」貞娘說：「後來他聽見你已嫁了龔芝麓，便病倒在旅次。」

顧媚太息道：「誰教他來遲，到了這時候，我還見他幹什麼呢？」

李麗貞見顧媚如此，也不便多說了。

結果劉芳果然病死南京，錢湘爲他辦理後事，扶柩回籍安葬。

但顧媚却始終沒有去見他一面。

當各姊妹替她餞行完畢之後，顧媚便隨龔芝麓同到合肥去了。

顧媚以爲龔芝麓的夫人是個妖婦。想不到的是，龔芝麓的正室，居然是個十分良善的女人，而且不甚知書識墨。

當龔芝麓引見顧媚時，龔夫人執着她的手道：「我已接得老爺的家書，知道他討了你，你是秦淮河的名妓，肯下嫁他那是他的運氣，從今之後，你我姊妹相稱，你把我當作姊姊，我也把你當作妹妹，這樣就好了。老爺至今還沒有子嗣，我現在雖然有一個兒子，也是螟蛉子，希望你能够和他養個兒子，到底是他的親骨肉。」

顧媚見大婦是這樣良善，也就放心了，當下便向童氏問道：「夫人結褵多載，爲什麼沒有生下兒子？」

「這個我也不知道。」童氏道：「也許是我的身體不好。」

顧媚看了童氏一眼，見她白胖胖的，腰細臀圓，整個臀部拋突出來，正是宜男之相，無論如何也說不上身體不好，如果她的身體也不算好的話，自己的身體就更加沒有希望養孩子了，瞧了一會兒，問道：「夫人沒有養男孩子，可會養過女兒？

顧媚婚後久無懷孕徵兆，要龔芝麓和她去東嶽廟求嗣。

」

「女兒也沒有養過。」童夫人說：「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道理抵死不肯作繭。」

「夫人可會去拜過送子觀音求嗣？」顧媚問。

「何止拜過觀音？」童夫人說：「這裏所有的神廟，都拜過了，但是一點影迹也沒有。」說着嘆道：「兒女的事，是命裏帶來的，我只希望你能够替我養個兒子，我便還神了。」

顧媚聽了，暗暗的歡喜。

顧媚安心在合肥住了三個月，但一點也沒有懷孕的迹象，每月照例有月信來潮，這就使她困惑。她是以處女之身嫁給龔芝麓的，自己身上決沒有什麼不能受孕的道理。而龔芝麓也不見得和別的男人兩樣，為什麼老是沒有懷孕的迹象呢？

「我們去東嶽廟求嗣吧。」顧媚有一天這樣對龔芝麓提議。

「好的。現在就去嗎？」芝麓說。

「現在去也好，只要老爺有空。」

龔芝麓道：「要去還得趕快，昨日我接到北京的信息，就在這早晚要選官。我還得趕緊到北京去運動運動，弄個較好的缺，我不喜歡作京官，外缺又必須預先想辦法才行，要不然，一經選定或作什麼給事中，那時候辭也不行，外缺更無希望了。」

「那末，明天我們預備祭品，後天便起程如何？」顧媚說。

「這也好。」龔芝麓說：「就是後天好了，如果臨時有事，那只好押後一兩天。」

「拜神求嗣，是一件大事，最要是誠心，豈有延期之理？延期那就不誠心了。」顧媚說。

龔芝麓笑道：「不是我不誠心，只因那些佃戶們可惡，有時非我在家裏，他們就欺負人，往往短給穀米。如果後天有人來納租的話，我便不能陪你同去了。」

「你家裏有這許多錢，就算納租的佃戶，欠你幾十斤穀，那也平常。為什麼要躭誤大事？」顧媚說。

芝麓給她一再的敦催，便決定後天動程，不再管那天是不是有佃戶來完租。

東嶽廟在合肥省外，路程相當遙遠，但可以循水路而行。芝麓預先派人去僱了一隻船，先把祭品搬到船上去。泊在近家的江邊。

到了那一天，顧媚艷裝盛服，隨着龔芝麓到江邊而來。船家扶了顧媚上船，跟着用竹篙給龔芝麓作了扶手，然後家丁婢女們都到船上來了。

船行了約莫半個時辰，船家突然停船不進，芝麓問道：「你們為什麼不走？」

船家答道：「前面有個險灘，灘名『鬼見愁』，平日經過此灘，也得戰戰兢兢的，今天的風色不好，潮水又落，非得等待風定潮生的時候，才能通過。小的不敢冒險。」

「那麼，要等到什麼時候才能過得呢？」龔芝麓和顧媚齊口合聲地問。

船家答道：「這卻很難說，如果馬上風定，雖然潮不生也可遠去。如果風不定，等到潮生時，已在半夜裏，那就不敢遠行。除非待下一潮生，這已是明日了。」

龔芝麓聽了，便說道：「這樣太費時失事了。不如上岸沿陸路去。」

「陸路更慢。」船家說，「即使在這時走，也要走一天才能走到。」

顧媚道：「那就不如等待明天了。」

龔芝麓大是着急，對顧媚說道：「你不知道，我有要事，非後天回到家裏不可。」

「甚麼要事？」顧媚問。

「那是佃農交田租的日子。」龔芝麓說：「我若不在家他們便把七十斤穀當一擔徵交。」

「難道管家的不會問他們？」

「沒有用。管家受了他們的好處，一樣會替佃農隱瞞的。」龔芝麓說。

「那末，夫人呢？夫人難道也受他們的好處，不去核算打數不成？」

「童氏一向不理事的。」龔芝麓說：「如果她像你這樣本事，那就好了。」

顧媚縐眉道：「那就損失一點也罷，反正家裏的穀倉都堆得滿滿的，吃一輩子也吃不完。」

龔芝麓道：「你不知道，我家的用度大，我在外面應酬，又特別豪爽，不向佃農計較是不成的。」

顧媚見他執意要去，只得由他。

當下龔芝麓對船家道：「不管風定不定，潮生不生，你們冒險過去，老爺自有重賞。」

船家聽說有重賞，便與奮起來，動員了所有船上的船夫，各自持篙挽槳，向「鬼見愁」灘駛去。

欲知後事如何？請看下期分解。

一期完武俠小說

毒蜈蚣

洪涯泉・文

北國春遲，雖是楊枝爵青的時節，侵人的寒冷猶未減退，只有耐寒的松柏，依然，一片葱翠，顯得欣欣向榮。

在一處松林茂密的黃土狹道上，一匹駿馬上坐着一位相貌英俊的少年，緩緩地從林邊走來。

馬上少年，穿着華麗，朱唇皓齒，劍眉星目，即使潘安再世，子都重生，也不過如此。

只見他瀟洒地騎在馬上，任那馬兒信步跑着，狹道兩邊成千成萬的古松從他眼前晃過，他却視如不見，無心觀賞。

穿過松林，他抬頭望望天色，見紅日當頭，已近中午，他喃喃自語道：「是時候了！那傢伙想是早到了。唉！又是一場死約會；解決了這場死約會，還有兩場死約會要赴哩！」

原來他是去赴決死之約的，雖然他的神情有些抑鬱，但並非恐懼。顯然那抑鬱之情，並非為眼前的生死決鬥而發，他根本未把這以性命相搏當一回事，大概是他自負武功高强，勝算在握。

這時，他抑鬱的頰上展出了一絲微笑，又自喃喃道：「三年了，在這三年中找我決鬥的人眞不知有多少，怪的是我與他們無怨無仇，他們付出性命，只是爲了要挫一挫我伍家的名頭，看來武林中視這個『名』字猶重於性命，從這些事例看來，要想武林中平靜相處，消弭戰爭，實在不是件容易事情……」

他勒了勒馬韁，讓馬兒稍微加快了步伐，他又自言自語道：「三年來一連串的決鬥，使我的名頭成了武林中無人不知的靑年高手，我『天罡門』伍家在武林中享譽百年，爹爹當了二十年的武林盟主。但如今看來，我現時的名頭並不在他老人家之下，唉！……」說到這裏，他深深地歎了口氣，續道：「可是……他老人家死的不明不白，到現在連仇家姓甚名誰還不知道；這大仇不知何日得報？……」說到這裏他又是長歎一聲道：「若是他老人家迄今仍是健在，我也不致於要像如今這樣，終日奔波，永遠是打不完的架……」

少年正自神遊物外，自語喃喃，那跨下馬兒忽然停下了脚步，仰首嘶律律一聲長嘶，驚醒了少年的胡思亂想，他一勒長韁，頓時駭然驚呼！

就在他馬前不足一丈之處，一個人成大字形俯伏地上，一動不動，看來像是死了。少年輕輕一晃身形，跳下馬來，伸手一摸那人背心，觸手尙有微温，但心跳已是停止，顯然是死去未久。他連忙將屍體翻了過來，屍

身面一朝上，他不禁嚴然怒哼了一聲，只見死者胸前壓着一條鐵鑄蜈蚣。

在鐵鑄蜈蚣之旁，地上有幾個有字跡寫着：「越俎代庖，望勿見怪。」

少年看了那鐵蜈蚣與字跡後，心中又怒又驚，忖道：「原來是他。這個神秘的傢伙在武林出現還不過是近兩三個月的事，已緊連敗了好些個一流高手，武林中不知他姓甚名誰，見他以『鐵蜈蚣』做標記，又出手毒辣，便以『毒蜈蚣』稱之。想不到他如今倒找到自己頭上來了，那末咱們好好鬥一鬥吧！哼！」

他望了望地上的屍體，一點傷痕也找不出來，不禁暗自駭然道：「三湘劍客王鶴翔雖然驕橫，但他熱情衝動，却是至情之人，雖然他受人挑撥，約我決鬥，但我絕無取他性命之心，想不到他竟不明不白死在那神秘的『毒蜈蚣』之手……」

他搖了搖頭，把屍首抱了起來，觸手之際，只覺屍體自雙肘以上，全是軟綿綿的，顯然半身骨骼全被人以內勁震成粉碎。少年不禁倒抽一口冷氣。暗道：「王鶴翔成名已久，功力不比尋常，這『毒蜈蚣』好生厲害，這種內家掌力，雖未臻登造極，也已到了極高境界，難怪江湖上人談虎色變。」

他把屍身移到路邊，用長劍就地挖了個坑，將屍體埋了，又找來一塊靑石，運金剛指力寫了「三湘劍客王鶴翔之墓」幾字，這才馬上掉頭而去。

× × ×

廻旋的羊腸小道，自山巔穿過茂密的叢林，直入谷底，這便是令人聞名心驚的斷魂谷。谷底陰暗潮濕，終年不見日光，再加上怪石幢幢，劇毒的蛇虫之類，出沒無常，人行其間，隨時有性命之虞。

這是一個晴天晌午，一駿騎馬正沿着密林中的羊腸小道，向斷魂谷底奔馳而下，山道是那麼曲折難行，但馬上人控制得宜，加上馬兒又是萬中選一的通靈寶駒，眼看危險萬狀，却能騁馳裕如，履險如夷。

馬上騎者正是那「天罡門」伍家的華服少年。他是爲聽崆峒派「霹靂雙怪」的死約會而來。

馬兒抵達谷底。一股陰沉氣氛，令人不寒而慄。轉了兩個彎，便聽得淙淙水聲，已到了斷魂中的「落魂潭」。這落魂潭是谷中山泉滙聚之處，由於地勢低陰，水含劇毒，涓滴之微入口，便可致人死命，崆峒雙怪約鬥於此絕谷，便是抱着不死不休之決心。

伍姓少年抵達潭邊，飄身躍下馬背，只見不遠處地上一攤血跡尚未凝結，少年疾步上前，只見一棵大樹背後，橫放着兩具死屍，七孔流血，死狀極慘，正是那「崆峒雙怪」，一抬頭，見樹上釘着一小塊白布，白布上有幾個血跡斑斑的字。

「伍小俠閣下，崆峒雙怪驕橫無禮，在下已代勞打發了。」字跡下畫了一條血紅的蜈蚣。

「又是他？」伍姓少年既驚且怒，伸手將那幅白布字條抓下，三把兩把扯得稀爛。恨聲自語道：「『毒蜈蚣』我伍家祺若不將你斃於掌下，枉爲天罡門下……」他這裏話聲未完，一陣陣「桀桀……」笑聲起自山脚密林之中，向山上愈去愈遠，笑聲終止之時，已在半山之上。

伍家祺一聞笑聲，便展動身形撲去，奈何山高林密，敵暗我明，追了一程，知是無法追上，只得快快而回。

他凝馬離開了斷魂谷，一路疾馳，他要兼程到張家口，赴那第三個死約會。

他這第三個死約會的對手是「口外神拳」哈靑峯。可是當他趕到張家口時，哈靑峯被「毒蜈蚣」殺死的消息已在張家口鎭上傳了開來。這是在伍家祺到達張家口前幾個時辰的事。

伍家祺這一氣眞是非同小可。「毒蜈蚣」如此做法，簡則是在打擊他的聲名，這教他如何認得下這口烏氣！因此他連哈家也沒去，便在張家口鎭上住了下來。他知道「毒蜈蚣」旣是衝着他來，一定有進一步的行動表示；因爲「毒蜈蚣」是何許人物，江湖上傳言不一，他若去找他尋仇，茫茫人海，可是無從着手。他只好靜觀其變，俟機而動。

伍家祺在張家口住店後，每天出沒於茶樓酒館之間，打聽「毒蜈蚣」的下落，如此三天過去，毫無線索可尋，這天他又來到張家口最有名的「

「四海居」酒樓，要了幾樣小菜，獨自淺斟低酌，突然樓梯聲响，「蹬蹬蹬」走上三個人來，爲首的是個中年書生，生得英挺不羣，雙目神光湛然，顯然是個武功已有高深火候的武林高手。書生身後跟着一個虯髯漢子，和一位俊美少年。三人上得樓後，揀了副臨窗座位，吩附了酒菜，便低聲談論起來。伍家祺因相距較遠，聽不清他們的說話，也不知三人是何來歷。

突然，那虯髯漢子一拍桌子，高聲道：「大哥，您向來天不怕，地不怕，怎地對那『毒蜈蚣』便如此忌憚？我弟兄『大名雙俠』的名頭可不是徼倖得來，人家找上門來……」

那書生忙搖手道：「二弟？沉住氣……」底下的話，又轉低得聽不清了。

伍家祺一聽對方是「大名雙俠」，便想起「蟠龍掌」汪擎天與「霹靂掌」汪嘯天兩兄弟來，這二人是兩河一帶數一數二的頂尖高手，當年他兄弟倆一夜之間盡殲「百足門」十大高手，使一個爲害北五省的大門派自行瓦解。掌門人勒永生不知所終。「大名雙俠」的大名不脛而走，而這汪氏昆仲又極慷慨，所以武林中提起「大名雙俠」，誰都是大拇指一翹稱一聲：「好漢子，好朋友！」

伍家祺的父親伍俊驥在生時被尊爲武林盟主，與「大名雙俠」頗有交情，他既知二人是父親在生時的至交，而且又提到「毒蜈蚣」，正是機會難逢，怎肯平白放過！

伍家祺忙一整衣冠，走上前去，向那中年書生長揖道：「二位想是大名汪家二位叔父？小姪伍家祺，先父俊驥公二位叔想來定還記得！」

那中年書生正是「蟠龍掌」汪擎天，他向伍家祺略一打量，便起身謙讓道：「原來是伍賢姪，恕我弟兄眼拙，想當年與令尊洛陽一會，竟成永訣，令尊英華蓋世，我兄弟好生欽敬，奈天嫉英才，使武林中頓失主宰，噩耗傳來，我兄弟傷心欲絕。今夕何幸得遇賢姪，英姿勃發，不讓當年故友。近且英名鵲噪，伍門有後，諒老友亦必含笑九泉。」說畢忙讓開座位，挽伍家祺就坐。

又一指身邊少年道：「這是小兒若冰。」那少年抱拳道：「久聞伍兄大名，如雷貫耳，今日得見，何幸如之！」聲音說甜，面泛紅雲，似是不甚害臊。

伍家祺謙遜了幾句，因爲他是有爲而來，也不多讓，便在汪擎天下首坐下。

敬飮了幾杯酒後，伍家祺便開門見山地問道：「適才聽二位叔父提起那『毒蜈蚣』，不知二位叔父可知那『毒蜈蚣』是何許人物，與二位叔父有何糾葛？」

汪擎天聞言長歎道：「『毒蜈蚣』究是何許人，姓甚名誰，愚叔還是諱莫如深，只是推測可能是當年『百足門』的後人，但究竟是不是還不能肯定，假使是的話，那他找愚兄弟麻煩，自是情理中事，否則就難猜想了。」

伍家祺一拍大腿道：「對了，『百足門』，『毒蜈蚣』二而一，一定是。但不知那『毒蜈蚣』近來又是怎樣找二位叔父麻煩了？」

汪擎天道：「他曾到敝莊來找我兄弟麻煩，當時適逢愚兄弟奉家母赴泰山進香，未能相遇，後來他連來了幾次，傷了幾個莊中武師，最後留下話來，要愚兄弟清明節日到居庸關外比武。這是三個月以前的事，我兄弟因家母年邁，不耐勞頓，所以沿途瀏覽山水，走得極慢，到十天前才回莊，得信後便即趕出關來。推算時日，他初次搔擾敝莊，正是三月前的事，近三個月中，『毒蜈蚣』之名才在江湖傳開，顯然是他搔擾敝莊在先，所以愚叔料他是『百足門』後人重出江湖，這一戰勢難倖免。」

伍家祺道：「『百足門』死灰復燃，武林大難方興未艾，就是他不來找，我們也要找他，但不知他約二位叔父到關外何處決戰？」

汪擎天道：「他約愚兄弟於清明節日午刻，會於鷄冠山巔。只是近月來武林中確有好幾位名家，喪命此獠之手，可知其武功不弱，所以愚叔對清明之約，實乏必勝把握！」

伍家祺雖是初生之犢，豪氣干雲，但在長輩之前，亦不敢過份放肆，沉思有頃道：「依小姪看來，那『毒蜈蚣』雖強，對二位叔父及我伍家仍不無忌憚，否則他大可乘二位叔父遠離賓莊之時，在貴莊大鬧一番……」

接着他又把近日自己與『毒蜈蚣』之間的事講了出來，汪擎天也認爲他推

想得頗近情理，心情開朗了不少。

× × × × ×

「鷄冠山」距張家口雖只二百里路程，山勢陡削，叠山環抱，崎嶇難行，好在四人都是練武之人，汪氏雙雄固是武林成名人物，伍家祺更是名門之後，資質過人。雖然年紀尚輕，但武功已臻甚高境界。只有那汪若冰功力稍差，好在尚有三日時間，大可以從容登山。

山下雖已仲春，但山上的積雪依然白皚皚一片，有如銀裝世界，兩個青年人處身這境界，自是特別高興。數日相處，伍家琪與汪若冰也已日漸稔熟，加之二人都 名家後裔，性格豪爽，第一次在張家口酒樓見面時的靦 早已一掃無餘。

清明日午前四人已攀登鷄冠山主峯，由於強敵當前，心情自不免緊張，而敵人指定在這人跡罕至的荒山較藝，是否別有陰謀？汪氏雙俠久履江湖，自是不敢大意，一路上小心戒備。

上至峯頂，落足處積雪沒脛，四野一片銀白，顯然不僅人類絕跡，連野獸足跡也沒一個，幸好此時紅日當頭，四人都是內外兼修的武林人物，對泛骨山風，尚能抵受得住。

那「霹靂拳」江嘯天脾氣最是暴躁，一上到峯頂，見四野無人，忍不住喝道：「打架什麼地方不好打，却選了這麼個鬼地方！眞是蹩扭。」

他這裏話聲甫畢，山坳一聲長嘯，响澈雲霄，震得山鳴谷應，回音不絕。就在這時一條黑影竄上峯來，來勢之快，武林罕見。

黑影停在四人三丈之外，朗聲道：「『大名雙俠』果是信人……」話到此處，似乎是發現了峯上不止汪氏昆仲兩人，話未說完，便中途而止。

這邊廂四人八隻眼，全盯在來人身上，只見對方以黑巾幪面，身材修長，一身黑色勁裝，在此白天雪地，襯托得更具神秘之感。

汪擎天朗聲道：「閣下旣約我兄弟到此，爲何不以眞面目相見，難道閣下尊範有不可見人之處，愚兄弟與閣下素無一面之雅，更談不上嫌隙。閣下却一再至敝莊生事，今天便要請閣下還我公道。」

那幪面人「嘿嘿」一聲冷笑，道：「汪擎天，你這不是明知而故問，你大名兄弟，素以俠義自負，爲逞一己威名，不惜尋事生非，今天這荒山絕嶺便是你兄弟的葬身之地。」話罷，人已凌空而起，十指如勾，便向汪擎天撲來。

汪擎天早已凝功蓄勢，眞力護體，敵人雙爪未到，已覺勁風壓體，口中一聲：「來得好！」一招「龍飛鳳舞」，身形騰起，雙掌連環拍出。半空裏一聲悶响，勁風四射，地上積雪被擊得四散紛飛，三丈方圓之內，有如洒了一層新雪。兩人身體，乍合即分，落地之後，各自退了兩步，才拿莊站穩，顯然這一招硬碰，雙方未分勝負。

幪面人足下甫一立定，喝聲：「好，你再接我這招試試。」語聲中一招「赤地千里」雙掌平胸推出。

汪擎天剛才與幪面人對了一掌，表面上看，似是勝負不分，但他却不免感到內腑翻騰，猛吸了一口眞氣，才將內腑平服，他能與對方扳成平手，只是靠久闖江湖的經驗之助，實際上他的內力是較那幪面人畧遜半籌的。

這時那幪面人的一招「赤地千里」，已運了十成功力，汪擎天那敢硬接，百忙中「分花拂柳」藉着敵人推出洶湧勁風，飄退八尺。不過他是內功修爲甚高之人，藉着這飄身後退的時機，已將內息調勻。乍退復進，又竄回原來的位置。跟着招出「龍蟠虎踞」，「龍騰虎躍」，「龍鳳和鳴」展開蟠龍掌中的連環絕招。

那幪面人一時大意，被汪擎天搶了先機，已是犯了高手過招的大忌，立時處於被動地位，只能見招拆招，緊守門戶，自己的精妙招式，再也遞不出去。

頓飯工夫下來，雙方已拆五十餘招，仍是勝負不分。汪擎天攻得雖疾，幪面人守得也嚴。只是主攻的人，雖然搶制機先，但內力耗損亦大，而守方雖屬被動，但可從容應付，憑巧妙招式避趨化解。所以五十招下來，那汪擎天已 鬢角見汗，招式已不及初時凌厲。

幪面人見對方後力不繼，自己已 勝劵在握，遞招時也易守勢而爲攻守兼備。又是幾十招下來，這時雙方已拆了一百多招，汪擎天不僅滿頭大汗，而且氣喘吁吁，招式上也漸見呆滯不靈。反之，那幪面人却精神分外抖擻，精招源源而出，只看得一旁掠陣的「霹靂拳」江嘯天抓耳搔腮，大是作

急，但自己是武林成名人物，決不能在雙方勝負未決之際揷手以二打一。

這時整個局勢已爲幪面人所控制，又拆了幾招，幪面人突使煞手，一招「摧枯拉朽」雙掌交替拍出，汪擎天避開前掌，但幪面人交替而出的後掌已是跟踪而至，再欲閃避已是不及，百忙中一扭身，幪面人的左掌已拍正他的肩上。

這一掌力道甚大，只打得汪擎天踉蹌了十多步，口中鮮血狂噴而出，人也摔倒在雪地之上。

汪若冰尖叫一聲，向汪擎天跌處撲去，汪嘯天也一飄身來到兄長身側。那幪面人一招得手，如影隨形，飛身而進，一招「舖天蓋地」半空中千百隻掌影，便向汪擎天落身之處拍下。這時候汪嘯天汪若冰只顧心急救人，那防到幪面人有此一着，待到勁風襲體已是措手不及。

說時遲，那時快，就在幪面人掌招擊下的一刹那，伍家祺已自左側雙掌推出，一招「旋乾轉坤」，右手手臂一圈，將幪面人的掌勁引向一旁，左掌同時拍向幪面人腰脅之間，一招兩式，一式救人，一式攻敵，確無精妙無方。

好個幪面人，臨危不亂，半空中一扭腰，「浪裏翻騰」，憑空翻滾了七八個身，飄然落身丈外。口中「嘿嘿」冷笑道：「好個『天罡門』傳人，原不過是使奸偷襲的小人！」

伍家祺聞語也是一聲冷笑道：「比較武藝，點到爲止，豈能趕盡殺絕？你有種地跟小爺拆上幾招，我倒要申量申量你有多少斤？」

幪面人也怒喝道：「別仗着你是『天罡門』的傳人，我『毒蜈蚣』可不怕你！」

伍家祺道：「你就是『毒蜈蚣』？小爺正要找你。剛才你已與人打了一架，耗力不少，我伍家祺決不討你便宜，你且去調息一陣，等你自認功力恢復之時，再來領死！」

幪面人也知道自己剛才打敗了汪擎天，耗去不少眞力，對方既然如此說，自己若再逞强，豈不自討苦吃，便道：「好！我便一旁調息，待會如不打垮你小子，永不下這鷄冠山。」

不說幪面人轉到一塊凸石後去自行調息，伍家祺也忙着一轉身去看汪擎天的傷勢。只見汪嘯天已將乃兄扶起，盤坐地上，正在助他運功療傷。汪若冰則跌躺在五步外，半個身體埋在積雪之中。

原來汪若冰救父心切，飛身撲向汪擎天之時，不防幪面人趕盡殺絕，掌挾雷霆萬鈞之勢，向汪擎天撲下，雖然伍家祺及時搶救，將幪面人掌勁引開，但是伍家祺全神貫注在解汪擎天之危，未防到汪若冰自側撲來，引開的掌風餘勢，竟掃中在汪若冰撲來的身上。幸好那「毒蜈蚣」摧山裂石勁力已被伍家祺的掌力卸去大半，否則汪若冰早已筋斷骨折，枉死當場。

伍家祺一見情形不對，飄身來至汪若冰身前喚道：「汪賢弟，你怎麼了？」右掌輕拂，將覆蓋在汪若冰身上的積雪掃去。積雪中現出的是一張嬌嫩泛紅的粉臉，咀角滲出絲絲血跡，頭巾跌落，一頭靑絲散披在積雪上。伍家祺見了不免一怔，但他乃絕頂聰明之人，略一思忖，已知就裏；這位汪賢弟原來是女扮男裝，怪不得相識以來，總覺得他缺少豪邁的丈夫氣。那想到他本是位巾幗嬌娥。

這時候汪嘯天正助乃兄行功至要緊關頭，不便打擾，伍家祺救人要緊，不能以男女之嫌而縮手。他伸手一探汪若冰鼻息，覺得甚是微弱，忙彎腰將她扶起，汪若冰「伊唔」一聲，美目微睜，立即又自瞌上。伍家祺只好半抱半托地將她扶坐起來，觸手之際，汪若冰一聲痛叫：「呀……」想是觸及傷處。

原來汪若冰受的外傷重於內傷，當時雖被掌風擊昏，但一頭栽在積雪裏，一陣刺激，已漸淸醒，只是週身骨節痠痛，爬不起來，伍家祺扶她坐起，自然不勉動及傷處，所以忍不住嬌聲呼痛。

伍家祺聽她出聲呼痛，知道傷勢雖然不輕，尙不致有性命之虞，也就大爲放心。忙伸手懷中，取出藥瓶，倒出兩粒療傷神效藥丸，喂在她的口中，又就地抓了一把乾淨的積雪，揑成雪丸送入她口中，助其和藥吞下。這才就地坐下，伸右手按在她華蓋穴上，測其所受內傷情況。

一股熱流自汪若冰華蓋穴攻入，使她暈昏的頭腦立見淸明，知是有人助她療傷，忙緩運眞氣相迎，導遊三十六穴。所幸內腑無傷，只是外傷卻是不輕。

伍家琪知道汪若冰未受內傷，也自放心，便即收掌一躍而起，又取出

藥瓶倒出幾粒靈丹，交予汪若冰道：「賢弟速用積雪將其溶化，敷於傷處，三兩天後便可痊愈。」汪若冰雖已現女兒家本來面目，但伍家祺一時卻改不過口來，仍以賢弟相稱。

汪若冰紅暈雙頰，道謝接過，自去療傷。伍家祺這才轉身站起，恰巧那「毒蜈蚣」也自一角突岩後轉出，面對伍家祺凝神而立。

伍家祺叱聲道：「『毒蜈蚣』！你我素未謀面，往日無怨，近日無仇，你卻一再找本少爺的麻煩是何道理？」

「毒蜈蚣」道：「伍家祺，你我之間雖是無怨無仇，但你小子自出道以來驕狂無禮，老子早就看不慣。不過這還不是我找你的主要原因，你要明白老子為何要找你麻煩，待會打發你小子回姥姥家去問你那死鬼老子吧！」

伍家祺聽「毒蜈蚣」提到自己父親，忙道：「難道說你與先父有仇？」

「毒蜈蚣」道：「待會見到你老子再問吧！」話完，一招「毒鉗交剪」，向伍家祺咽喉鎖來，仍是「百足門」的三十六鉗毒招。

伍家祺見「毒蜈蚣」一再辱及先人，出手招式又是如此詭異辛辣，也即展開家傳絕學「天罡三十六掌」，與敵互搶先機。

半個時辰下來，交手已達百招，雙方的絕藝也已反覆使用了三遍以上，仍是半斤八兩，打成平手。

伍家祺心中暗忖：此人口口聲聲提起先父，可能與父親負傷客死異鄉有關，必雖想法子將他制服問個明白。

想雖是如此想，但對方武功極高，自己的「天罡三十六掌」使出，並未佔到便宜。除非使出本門威力絕大，非在緊要關頭不準使用的三絕招恐難取勝。

思忖間，又是三十招過去，伍家祺心繫傷者安危，猛喝一聲，一招威力絕倫的「天罡降魔」已是出手，接着「天翻地覆」，「天誅地滅」連環使出。

奇事出現了！當伍家祺的「天罡降魔」招出，那「毒蜈蚣」竟也依樣葫蘆還了他一招「天罡降魔」，這三絕招乃是他伍家家傳絕學，竟有外姓人會使，豈非奇事！那「毒蜈蚣」使出「天罡降魔」後，也是「天翻地覆」，「天誅地滅」，可是當他那招「天誅地滅」使出一半之時，一時真氣運轉不靈，被伍家祺在胸前拍了勁力千鈞一掌。一個身體直被震出三丈以外。

原來這天罡三絕招使用之時，若本身功力不及對方，被對方反震回來，便等於收了自己發出的勁力與敵人攻來勁力的總和，所以那「毒蜈蚣」收了這一掌已是週身骨骼粉碎，慘死當場。

伍家祺也是內力消耗頗巨，忙就地運功調息。

三個週天下來，伍家祺已是神完氣足，這才一躍而起去看汪擎天與汪若冰的傷勢。這時汪擎天經過乃弟的相助，傷勢已經好轉，只是一身功力已再難恢復。

汪若冰的是外傷，只是行動不便，「毒蜈蚣」既以被殲，四人也無久就必要，因此汪嘯天抱起乃兄，伍家祺扶着汪若冰下了雞冠山。

半年以後，伍家祺便在「大名雙俠」的主持下與汪若冰結成了夫婦。只是那「毒蜈蚣」為何會使「天罡門」三絕招之謎，卻始終無法打破。

只是推測當年伍俊驥的死與「百足門」上代人物有關。可能是在伍俊驥受傷後「天罡絕招」的副本被「百足門」下奪去，或是當伍俊驥被追用此三招時，「百足門」上代人物偷學了再傳給「毒蜈蚣」，但這些假設卻永遠死無對證。

（完）

小啓

「血衫劫」作者有病，續稿未到，暫停一期，下期照常刊出。

編輯部

日本武俠精選

浪人大名

泰洋‧譯

七夕之夜，小笠原城熱鬧異常。

街道上，家家戶戶門前，旗幡高聳。七尺來長的幡竿上，掛着繪有中國牛郎織女圖的彩燈，燭光瀠瀧，隨蕙迎風。

尚未出嫁的小姑娘們，七人一組，擎着把月藤傘，穿着彩繡和服，跳着，舞着，在街頭巷尾穿梭而過。

這是小笠原民間習俗。這一夜，娘們要出來找漢子，她們在月藤傘遮掩中，將姿容隱約，打從街上過去。漢子們這時也就忘了秋夜惡蚊的咬嚙，站在屋簷下，看上了那個娘兒，追上去，那娘兒設若垂青，便把手中月傘遞給他，然後雙雙起舞，從此結為夫婦。

男的、女的，成雙成對的，也有單身無夥伴的，唱着、跳着，流水也似，向城東廣樂坪走去。

這廣樂坪是大善人大納忠長所建，專為小笠原城居民盆舞而設。因為這小笠原城大人多，正需要一個這樣的供人歡樂的場所，大納忠長也就因此出了名，人人稱他大善人呢！

星河灑下一天星光，盆舞鬧得正熱，人們列隊繞着個大圓圈、跳呀、唱呀……

大善人的府宅，就在這場子左側，這時卻大門緊閉，府宅內也沒燈光，顯得出奇。

往年七夕，大善人一家必然也興高彩烈，出來與眾共舞的，今年為什麼府門深鎖，庭院寂然？

好事的人走了過去，拍了拍那朱紅大門：「大善人，大善人，今日是大好日子，你老怎麼忘記啦？」

府內卻沒人回答，一點聲音也沒有。

嘭嘭嘭……那人又拍了大門幾下，府內依然靜悄悄的，死一般靜默。

「咦，出了什麼事？」有人驚奇、懷疑。

更有人爬過了牆籬，走了進去，不久，外面的人聽到了一聲嘶喊：「哎喲，不得了……」

又有人翻牆而入，打開了大門，眾人湖水似的，湧了進去。

剛一進門，眾人眼睛突然一瞪，嚇呆了，有幾個膽小的，叫了起來：

「媽呀——」

通道上橫着個死屍，屍體上亂七八糟給人砍了十來劍，鮮血不停地冒出，染紅一地。

「不好了，大善人家裏出了命案——」

人們這一叫，早已跑了不少怕事的人，剩下的再往裏頭走去，只見大善人家中，橫七豎八，躺滿了十來具死屍，一點人數，竟是大善人全家。裏頭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竟爾無一倖免。

「這事兒可鬧大了！」人們再不敢逗留下去，溜了七七八八。

千石重役豐田又聞報，帶了七八名侍衛，馬上趕到大善人府中。

查看之下，卻查不出兇賊留下什麼線索，每個人身上留下的劍痕，部位不同，深淺不一，饒是他原為劍道高手，亦不能判定是那門那派武士所為。

但有一點似乎可以肯定的，大善人的千金小姐被強暴過。只有她的屍體留在紗帳中，而且全身裸着，下體沁着血液。她是被強暴之後才被殺死的。

豐田又摸不清就裏，但覺事態十分嚴重，便匆匆遣走了仍留在場的幾個閒人，下令衛士將大宅密封嚴守起來。

他準備去報告城主家光將軍，他曉得，這位城主行事向是十分苛嚴，雖然這只是老百姓的刑事案，但恐怕旁裏生枝，出了什麼花門，城主責備下來，自己可受不了，不如報了上去，即使被斥無能亦在所不計了。

家光將軍盤膝坐在敷座上，臉上繃得挺緊，濃眉挺起，虯髯戟張，再加上他身材魁偉，這時一言不發，就像廟裏的兇神惡煞一般。

豐田又遠遠地離開他，跪伏着，報告了調查經過。

「唔，」城主鼻子裏哼了一聲，「除了這事之外，你還聽到什麼消息沒有？」

「？」豐田又心裏打了個突，他不明白城主為什麼會在這當兒又提起其他消息，但城主的脾氣他再清楚不過，他不能考慮太久，只好吱唔答道：「沒……有……」

「飯桶！」城主罵了一聲：「你管什麼城防？前城主金藏二的臣下刻

正在謀圖造反，恢復金藏家族勢力，你却一點消息也沒聽到！哼！」

「奴才該死！」豐田又罵了自己一聲。

「大納忠長這一案子，恐怕也跟這謀反案有關，快給我去調查調查清楚。」

「是，是，」豐田又磕了幾個頭：「但大納忠長是不擁護將軍的！」

豐田又這樣說，意思是否定該案與謀反有關，他想：若說大納忠長也參于謀反倘有可能，絕不會有人既謀造反，又下手殺死大納忠長的。

但這位城主家光將軍却不這樣想。「也許，這正是叛逆們故做疑陣，」他這樣說。其實他已知道事情眞相，只是不肯說出來。

豐田又仍覺得城主老爺的推斷未免缺乏根據，謀反的人絕不會殺死一個在老百姓中有威望而又同情謀反的人，那對謀反的人來說，實在大大不利。

但城主的話，他不便多加反駁，只好諾諾連聲，退了出來。

可是，當他再次提到大納忠長府宅時，他却看見了一絲可疑的跡象，那躺在門口通道上的死者，頸項下面那道劍痕，似乎與其他劍痕多少有點不同。

再打量那死者，原來是個看家的武士，豐田又不禁心頭掠過一絲寒意，莫非……

那可怕的念頭一掠，豐田又跨上一步，捧起死者的頭，放在膝蓋上，雙掌一分，把那人頭活活折了下來。

這一折，劍痕裂開了，裏頭露出一朵櫻花似的劍痕，嵌在喉骨上。

「櫻魂劍！」豐田又不由得大吃一驚！

豐田又乃劍道名家，他曉得櫻魂劍法的厲害，使這劍法的人很多，但最厲害的却要算浪人大名了，莫非浪人大名居然……

「不錯，」他想：「這傢伙殺人時，故意亂劈亂砍，但遇上這看家武士，大納忠長的武士，劍術尚稱高手的，所以他才不得不使出了看家本領，也正因爲他尚有顧慮，才在下殺手之時特別小心，不讓櫻魂劍的特徵外露出來，以免被人發現。」

但是，豐田又不禁疑惑起來：浪人大名把大納忠長一家殺了，目的何在？謀反？劫掠？報仇！

不！他馬上又否定了自己的假設，因爲謀反的人只有會借重大納忠長的威名，絕不會殺掉他的，而浪人大名，素重聲譽，似此劫色害人的勾當，他絕對做不出來，那麼，浪人大名與大納有仇？不，假若他們之間有仇的話，應是老早以前的事，近幾年，他一直掌管這小笠原城，却不聞大納與人結仇之事。既是早年恩怨，相信浪人不會留至今日才了結的。

豐田又把這一發現報告了城主家光將軍，家光大是高興，親自走到大納府宅勘查一翻，肯定地說：「是浪人大名下手的！」

「近來，」家光將軍又說：「聽說浪人大名給我困在城中，不準外出，境況很不如意，而且漸漸放蕩形骸，嫖賭玩樂，什麼都幹，再不復有往昔的浪人豪氣了，這案子是他幹的，他自損聲譽，你就把這事宣揚出去好了，讓城裏百姓都恨他，令他毀滅下去，一蹶不振。」

城主這麼說，但豐田又却不肯相信，他深知浪人大名，的是個頂天立地的漢子，雖然小笠原易主之後，他一直被困，僚倒不堪，終日沉迷酒色，但豐田又以爲，那只是故意擺弄出來的作爲，無非想瞞人耳目，所以，作爲小笠原城防總管，千石重役的豐田又，一向沒放鬆過對他的注意。正因爲這樣，豐田又怎麼也不肯相信家光將軍的說法。

豐田又開始親自出馬，去監視浪人大名了。他總覺得這裏頭有個大秘密存在，他非調查出不可。

這天，豐田又藏身于一人家地板底下。好容易才盼得這家人都出去了，他才覓得個機會，鑽到這屋底下來，頭上只隔着一層原板，一層疊疊米，屋內只要有人說話，他不會聽不見的。而且，他又從地板上覓得個空隙，從這條縫隙望去，正是女主人石松惠子的臥室。

這石松惠子是小笠原最漂亮的藝妓，後來給家光將軍收買了，豐田又曉得，家光將軍就用這條軟索來細縛大名，叫這浪人沉迷酒色之中，長此頹廢下去。

豐田又縮着身子，等了好久。那屋門卡啦一聲被拉開了，像是有二個女人走了進來。他曉得，細碎的步伐就是這屋子的主人石松惠子跟她那老媽子發出的，只聽得那老媽子說：「乖女兒，今日好歹得把他說服了！」

「乾媽，你放心！」那惠子嬌聲嬌氣地：「他現在什麼都聽我的你，不見我畧施小計，那賤婢一家子就完了！」

豐田又一怔，心道：「她說的他，到底是誰，難道眞是大名？難道大名就聽這女人唆擺，殺了大納忠長一家？」

脚步嫠嫠，有人向臥室走來，豐田又從隙縫中望去，果然不錯，是石松惠子那妖精。

石松惠子進了臥室，輕飄的，哼着曲子，動作就像跳盆舞一般，先脫去外衣，換上一襲緊身柔軟和服，豐田又是向來拍胸膊自認正人君子的，這時在那縫隙中看到的，玲瓏體態，撩人肉體，不禁也怦然心動，胸膛就像藏着頭小鹿，不住突突亂闖。致使外面又走進一個人來，他還未發覺到他。

石松惠子跪在粧台前，對鏡自覽。女人都是這樣的，醜八婆尙有幾分自戀自己姿容，何況這美艷的惠子。至於豐田又，更爲那鏡裏反照出的絕世容顏陶醉了。

旁地裏的人影一閃，豐田又一怔之間，只見大名伏在惠子身後，一雙巨大的掌，兜了過去，蒙住石松惠子的眼睛，相信石松惠子一定知道誰蒙住她雙眼的，但她却在撒嬌：「誰呀，要死啦，還不放呀，我要叫了……」身子擺呀扭呀，令得身上突起的肌肉，發出令人暈眩的抖動。

浪人大名嘴裏發出一串「唔，唔」的哼聲，這時，豐田又才注意到，原來這傢伙已有了八九份酒意，雙眼醉態惺忪，站在那裏，竟有點蹌踉欲倒。

石松惠子掙扎了一陣，浪人雙手放開，把她一抱抱轉身來，擺作一團，就因爲這一抱，浪人一個踉蹌，竟爾沒有站隱，雙雙一跌一滾，豐田又再也看不見那精彩的演出了，因爲他們滾到那地方，剛好是他視線所不能企及的。

只聽得石松惠子嚼嘍着說：「好了，好了，我跟你就到此爲止，別再碰我。」

「怎麼啦……」浪人醉聲說：「別惹起我無名火又不理我好不？」

「不……放開……你就會要我聽話，我的話你就當耳邊風。」

「說來聽聽，我那有不聽你的話？……那婊子一家，我也給你……唔……來……」

豐田又更是一怔，現在他不能再不懷疑了，但他又想：這或許個中仍有道理在，現已置身此地，何不弄個明白？於是，他繼續打聽下去。那石松惠子又說：「還提那個呢，我叫你宰了她們一家，把錢都搶來，你却跟那賤人那麼親熱一番，又只弄來一點珠寶，這算什麼？這不是說，你心裏依然眷戀着她，根本不把我放在心上。」

「好了，算你對吧，現在她人也死了，你……唔……來吧……」

突然，嘩啦一聲，有人突破隔門衝了進來，豐田又從隙縫中望去，只見一條漢子怒氣冲冲，手掌劍把，瞪起一對鬥鷄眼，望着前方，想是在怒視大名所爲的一切。

屋子裏開始沉默默，足足靜了好大一會。

「什麼事？伊新大郎，啊，我的好朋友，許久不見了，咱倆喝一杯如何？」大名的聲音說。

「哼，」來人哼了一聲，冷冷地說：「你還不知道我來幹什麼？」

「啊哎——」浪人說：「看樣子——你是不念故情，要來殺我，是不是？」

「對的，假如你不從此懸崖勒馬的話。」

「哈哈，我你十數年朋友，你的劍法，哈哈，又且，我做錯了什麼，你說說看。」

「你沉迷酒色，不念故主恩情，簡直忘恩負義！」

「這麼說來，你要我參加你們反家光，重立故主的行列了。」

「是的，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原諒你一切，包括殺了大納忠長的一家。」

「假如我不答應呢？」

伊新大郎不說話了，刷地一聲，長劍經已拔出，接着「騰騰」，從窗外破窗跳進十幾個人來。

「哈哈——」浪人大笑道：「你們這些蠢貨，敢要脅浪人大名造反麼？告訴你們，爺並不喜歡家光，但家光現在守備森嚴，耳目衆多，且其統治下，小笠原固若金湯，單憑你們幾人反得了麼？」

「我們從不計較利害得失。」伊新大郎道：「只要我們盡了力，也就算對得起故主了，壞蛋，看招！」

屋子裏打起來了，豐田又只憑一條縫隙，根本看不清楚，只見劍光人影，來回閃個不停，只聽得劈拍、叮噹，屋子裏響成一片。

「哎呀——」一聲慘叫：豐田又心裏數着：「一個！」

「哎呀——」又一聲慘叫，豐田又心裏數着：「二個！」

「傻傢伙！」浪人大聲說：「滾，你們也不想想，你們將要幾條命來拚我這條？即使你們人多，把我殺了，但你們不久又少了幾人嗎，造什麼反？」

可是，那些人似乎不聽他的，屋子裏仍然刀劍交鳴，不絕於耳。

「唔，蠢東西，我却不跟你再拚！」嘩啦一聲，浪人踢開一層紙壁，衝了出去。

「大名，大名！」那女的嘶聲叫喊，劍光一閃，冒起一道血紅，她再叫不出聲了。

屋子裏又靜下來了，豐田又閃身而出，只見屋子裏，橫豎躺着四個屍體，二個女的，那是老媽子和石松惠子，還有二個不明身份的武士。

豐田又慢慢踱了出來，只覺得浪人大名已成了一個十分勢利的小人了，誠然，家光將軍的統治是十分牢固的，要造反確不容易，但是……這未免失去了武士精神……

豐田又便將這一切回報了家光將軍。

家光將軍大喜，吩咐道：「快去把大名找到，我已備定禮物，聘大名爲家臣。」

豐田又終于把浪人找到了，他又搭上另一妓藝，刻正綣在那妓藝屋裏，沉醉溫柔鄉中。

豐田又對大名開始大是不屑，因爲他覺得，大名已不是武士，變成了地痞流氓。家光將軍作爲一城之主，實不該用種種手段使人墮落，陷入圈套中；家光將軍竟重金聘請這樣的人爲家臣，令他更加大失所望。

浪人大名果然被請來了，這天他穿着件白紗和服，圍了條黑紗腰帶，大是不吉不利，豐田又跟隨着家光將軍接見大名，眼看大名這般模樣，心裏大是不高興。

「將軍召我進府，有甚麼事嗎？」浪人直截了當地問。

「我要聘你爲家臣」家光說：「你殺了人，需得答應做我家臣，否則我就不放過你。」

「不幹！」

「我想你還是幹好，」家光陰惻惻一笑：「需知我府裏可以避開謀反者的追討，而且嗎，我也不會虧待你。」

浪人大名沉思了好一會，似是很難決定，最後，臉色一沉，說：「好吧，給我多少薪俸？」

「每年吃祿千石，够高了吧？」家光將軍笑着道：「這一來，你可以吃好的，穿好的……哦，你穿這等服飾，可是爲那石松惠子掛孝？……更有漂亮的女人……」

「哈哈——」浪人大笑：「一千石，太少了，太少了！」

豐田又一怔，心想自己乃家光手下第一重臣，也只不過吃祿千石，這小子口氣好大！而且，古傳有例，浪人若要求更多吃祿，假如豐田又不同意的話，那麼二人就得比武，一定要勝過豐田又，才能領更多吃祿，這一來，豈不是浪人要向豐田又挑戰了？豐田又想及這節，心中不免一寒，雖然自己也是劍道名家，但他却無不敗的把握，浪人大名的櫻魂劍，豐田又是見過的，他着實見了心寒。

可是，那邊廂家光將軍却橫眼掃了過來，笑着問：「豐田又，你覺得怎麼樣，我想答應給大名一千五百石。」

這一來無疑是迫豐田又上陣，需知豐田又地位之高，已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假令他不經比試，答應了讓浪人領更多吃祿，以後便人人都會笑他懦夫，叫他顏面置于何地？

豐田又心裏大是有氣，暗罵一聲：「甚麼臭架子，也不能欺人太甚呀！」雙手一捏，把衣袖捲起，「嗆」地一聲，拔出劍來。

浪人大名望着豐田又鐵青的臉，微微一笑道：「怎麼，你要跟我比劍？老兄日影劍法着着厲害，小弟佩服得緊。」

「那你就得撤銷自己的請求！」豐田又斬釘截鐵地。

「嘀……」浪人大笑道：「我的請求却是另有原因，因爲我可以向城主爺提供一個絕大的秘密。」

豐田又這才鬆了口氣，家光將軍却又緊張起來：「甚麼秘密，快說來聽聽。」

「關于謀反的！」浪人只輕描淡寫地。

「說啊！」家光將軍却急不待及了。

浪人把眼一瞪，向豐田又及各侍衞掃去，意思是說：「這機密，可不能讓他們知道啊。」

家光將軍很明白浪人的意思，心想叛逆們整天威脅利誘浪人入夥，恐怕他的確知道一些秘密，但他却又放心不下，他不是不知道浪人大名的櫻魂劍招的厲害，萬一他是假意相處，屆時豈不把命送到他手上。

「哈哈——」浪人雙手一攤，說：「城主爺，你沉吟個啥呀，浪人今天進府來，長劍放在門外，請放心，身邊寸鐵不帶，你怕啥個來？」

家光一看，果然不差，心中暗讚豐田又做得細膩，竟先把他的劍留下了，否則，這人真也不好對付，說道：「那裏話，浪人大名鼎鼎，誰敢說他會做不光彩的事……退下！」

一聲命令已下，豐田又這時也恨不得早早離開，否則，萬一又重提比武之事，他可受不了，因此，精細幹練的他，也來不及細想，率領衆人退了開去。

大廳內只剩下兩人，家光將軍坐在墩子上，面前放着几桌，隔着几桌，浪人大名遠遠地離開，跪在緞子墊上。

「說吧！」家光追着問：「叛逆們最近有甚麼圖謀？」

「他想刺殺城主爺。」

「啊！」家光大吃一驚：「怎個刺殺法？」

遍響港澳東南亞

星期小說文庫

每週出版一次

售價港幣四角

「他想盡一切辦法，不措謀財害命，頹廢傢倒，任世人側目，使城主爺以爲他已大志消沉……」

「你……」家光遂漸聽出浪人話中所指，嚇得冷汗直冒，正想叫喊，浪人大名却把髮結一拉，頭髮散開了，一把匕首被拔了出來，說時遲那時快，一個箭步，閃了過去。

家光本武藝也相當高强，但一則年歲已高，再則出于意外，嚇得渾身發抖，怎禁得起浪人大名櫻魂劍法全力閃擊？

「哎喲——」一聲慘叫，家光將軍咽喉上中了一刀，馬上氣絕身死。

豐田又剛從廳裏出來，便聽得一聲慘叫，一怔之下，心知不妙，忙又招呼衆侍衛，結結實實將大廳圍住後，才領了一批侍衛衝進廳中。

「豐田又，」浪人大名卻悠哉悠哉，在大廳上踱着方步：「你們是否要跟我一拼？」

「好反賊！」豐田又罵道：「你謀殺我們城主，今天還想活麽？」

「唔——」浪人依然踱步：「你要爲你城主報仇了？」

「是的，」豐田又說：「但我可以給你剖腹的機會。」

「哈哈——我是要剖腹的，但不在這兒，而是要到大納忠長墓前，你不阻攔吧？剛才，你們城主不是明知你不是我對手嗎，爲甚麽却偏要激你跟我比武呢？可見……可見，做武士家臣的爲主人賣命，口口聲聲爲主盡忠，似乎不太值得吧……唔……怎麽樣，還是別阻攔吧……」

浪人說着，邁開大步，竟似目中無人，向侍衛羣中直闖過去。

豐田又爲浪人一席話怔住，幾乎就要把浪人放了出去，突然他又想起甚麽似的：長劍一揮，迎着浪人掃了過去。

浪人大名一閃，疾步退後，怔怔的望住豐田又，搖頭說：「你這傢伙，怎的死心眼，一定要拼上一拼是不是？」

「少說廢話，」豐田又喝着，又從侍衛手中取了一劍拋給浪人道：「進招罷，這叫各爲其主，死生聽天。」

「哈……」浪人並不接劍，只是在笑：「你要拼，我也沒辦法，但我却無主可爲，我只想殺了家光，好讓仁者得而起之，讓蒼生百姓，免受殘暴而已。」

浪人說完，又邁開大步向廳門闖去，這次豐田又再沒有阻攔了，呆在那裏，像是感慨萬千，衆侍衛見他不動，也就沒有敢出來阻攔，浪人大名昂首闊步，竟爾直闖了出去。

好久好久，豐田又才省起甚麽似的，大叫一聲，向浪人大名所走那方向馳去。

荒塚壘壘，野草萋萋，豐田又趕到大納忠長墓前，已遲了一步，浪人大名倒下去了，腹上被匕首剖開，成十字狀，鮮血從突了出來的肚腸中泊泊而流，浪人大名死了。

豐田又長嘆了一聲，走去叫人把屍體殮了，爲他壘起小小一座墳塚，拜了幾拜，然後長揚而去。

——完——

俠盜白金龍

佛門藏嬌

羅天·文　鳳簫·圖

黑夜迷途

天色快黑下來了，白金龍兀自一個人在山野間漫步着，四周的景色實在太美麗了，遠處的山，近處的林，在暮靄蒼茫下，若隱若現，若斷若續，竟使白金龍留連忘返，越走越遠，此刻是在什麼地方，離市區有多遠，他自己也莫名其妙。

好在他是單身一個人，沒有任何牽掛，晚上不回家去，也沒有人爲他擔心，願意行就行，願意停就停，自由自在，樂趣無窮。

他又走了一段路，天色黑了，遠處的山早吃黑暗包圍住，近處的林也是朦朧一片，幾至無可分辨，他才驀地醒悟，該回家去的時候。

然而他來的時候是信步而行，隨意而至，根本沒有留意道路方向，遠處幾個可以作爲辨明方向的目標也隨着黑暗而失了，此時轉身向回走，沿着山野小徑轉了幾個灣，到了十字路口，頓時不知向那裏走才對。

好在他是無牽無掛的人，而且周身又都是武技，既不信妖魔鬼怪之說，更不懼毒蛇猛獸侵害，所以他依然滿不在乎，不慌不忙的向前走。

他又走了一段之後，也漸漸發覺不可能摸回市區去了，四周是漆黑一片，不要說是找個人問下路，連一點微弱的燈火都看不到。

這時他明知道不容易摸回去，倒反不急急于辨明道路，只希望附近有什麼人家，借宿一宵，自己肚子也餓了，趕快弄點飯吃。

然而，儘管他的希望不大，可是這一帶實在太偏僻了，他胡裏胡塗不知走了多少路，依然沒碰到一戶人家。

在一棵大樹下，他實在不想再胡裏胡塗亂撞了，不如就在樹下露宿一宵，剛自找了幾把枯枝乾葉，鋪在地面，權充床褥，驀然間幾响鐘聲，隨風傳來，聲宏而實，顯然是寺廟中的銅鐘。

有了寺廟就有歇宿的地方，白金龍更不遲疑，一起身就向着鐘聲方向撲去。

山野間崎嶇不平，亂石阻道，好在白金龍遇高竄高，逢低逐低，也不需要找路徑，也不需要找路程，只是一直線的向前奔。

只不過一盞茶的時間下來，白金龍估計自己脚下已奔出三四里地，四周依然漆黑一團，仍未看到附近那裏有寺院，正自急躁間，驀地一陣山風起處，隱隱中似乎傳來女子的啼泣聲，嗚咽斷續，悲痛異常。

白金龍心中一動，趕緊身形一停，聚精會神想辨別出那啼泣聲的位置，然而那山風一吹而過，那啼泣聲也跟着隨風而逝。

白金龍又呆立了半晌，可是那啼泣聲再也不見發現，心裏面止不住懷疑，難道是自己的耳朶聽錯了，將夜鷹子喊叫當成了啼泣不成？

他正猜疑間，驀然間那鐘聲又响了起來，隆隆不絕，顯然就在附近。

這一次他不會摸錯了，脚下一起，穿過一座小樹林，眼前已現出一團黑影，高聳天空，這一所寺廟的規模不算小，耳邊傳來木魚聲，誦經聲，想是寺內僧衆晚課時間。

寺門早關上了，白金龍至寺門前，也沒有看淸楚這是一所什麼廟，伸手就向門上拍。

夜深人靜，這幾响拍門聲就像是擂鼓似的，聲震四野，門內卽刻映出了燈光，有人在門後問道：「外邊是那一位施主？」

白金龍道：「在下貪玩山景，一時忘了時間，如今天黑迷途，欲歸不得，敢請大和尙行方便之門，暫假客房一角，借宵一宿。」

門內的和尙似乎躊躇了半晌，方道：「到小寺來住一晚，倒是不成問題，只不過寺門已經上了鎖，鑰匙在老方丈處，須得老方丈法旨，小僧才能開門。」

白金龍道：「大和尙說的是，在下在門外等候好了，就請大和尙去稟明老方丈吧！」

門內的僧人「嗯」了一聲，提着燈籠，逐漸遠去，門縫內透出來的燈光也跟着由黯淡轉爲黑暗。

白金龍耐性在門外等，心想：「這寺廟原是十方之地，豈有不與人方便的道理，自己肚子也餓了，少不得要吃一點素齋，明天起身時，多寫幾斤香油也就是了。」

閉門不納

一會兒之後，門後已傳來脚步聲，門縫中也映出燈光，那先前進去傳話的僧人已在門後問道：「門外的施主還在麼？」

白金龍笑道：「在在在，天色漆黑，我不在此處等候大和尙出來，還上那兒去。」

門內的僧人唸了一聲「阿彌陀佛」道：「罪

過，罪過，要施主久候，剛才小僧已進去稟明方丈說：格于本寺法規，亥正上了山門，非等翌日卯初才能開啓，這是當年開山老師傳定下來的規矩，誰也不敢破壞。」

白金龍是何等精明人，心中一動，立即暗想道：「廟裏既然有這條規矩，幹麼你不早告訴我，要我等了好半晌，却才用這一句話來搪塞，其中必有原故。」他越想越有氣，正欲一伸手大力向寺門拍去，心中忽地又一轉念道：「我先不要點破他，讓他有了提防，還是暗中調查爲上，這一道圍牆諒也阻不住我。」這一轉念之間，他立時又用柔和的口吻求道：「大和尙，俗語說的好：與人方便，自己方便，快深夜了，還能上那兒去，難道要我在風露中站立一宵不成？」

門內的僧人又唸了一聲佛號，說道：「檀越說那裏話來，寺廟乃是十方之地，那能與人不方便的道理？只不過小寺法規如此，任誰也不敢犯戒。」

白金龍故意又嘆了一口氣道：「大和尙，我也不敢破了大禪寺法規，只是這樣晚，我又路途不熟，要我上那兒投宿？」

門內的僧人接口道：「你要找投宿的地方，這倒容易，聽小僧告訴你吧！沿着寺門外這條道路向東走，只不過三里多遠就是龍華鎭，鎭內有的客店，招呼周到，茶飯俱全，豈不是强過在小寺裏。」

白金龍暗暗點頭，心想：「原來你是要打發我走。」當下亦不點破他，嘴上又道了一聲謝，才拉起脚步，故意發出响聲，徐步走去。

當然他不會走遠，向東走了幾步，就沿着寺廟的圍牆走。牆內依然不斷傳出誦經聲，木魚聲，時而夾上幾响鐘鈸，遠遠聽去，倒也佛法莊嚴，像是守清規的佛門弟子，這更令白金龍懷疑不止。

大殿上的銅鐘又隆然撞响了三下，做晚課的一干僧衆也跟着提高聲浪，唸誦經文，玉磬鈸鐃齊鳴，大概已到了晚課終了的時間。

白金龍決心要進寺院去看個究竟，當下更不遲疑，脚下一使力，一個「白鶴冲天」，身形凌空拔起兩丈來高，接着斜刺裏一翻身，足尖輕輕向下一落，正好踏在圍牆頂上。

他猜的不錯僧寺內僧衆果然晚課已畢，此時正收拾好一干法器，魚貫走出殿來。

那大雄寶殿內懸着一盞長明燈，燈光雖暗，却也照出門外走動的僧衆。白金龍細心望去，只見那僧衆均是雙手合掌，眼觀鼻，鼻觀心，脚下走的甚爲穩重，雖有二三十人，却聽不到絲毫聲响，顯然是持戒甚嚴，淸修苦行的有道高僧。

白金龍更奇怪了，自信眼睛不會看差人，然而那老方丈又不肯收容一個深夜迷途的過路客人，出家人慈悲爲懷，這又如何解釋？

殿內的寺衆走完了，白金龍還是怔怔發呆，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就在此時，一陣極細微的女子啼泣聲，又傳進白金龍的耳朶。

疑綻頓生

這一次白金龍可聽得眞切了，聲音雖然細微，入耳却頗爲淸晰，顯然是發自附近。然而此地是一所和尙廟，附近那裏來的民居，啼泣的又是女子，難道和尙廟裏還收藏着女子不成？

他一想到此處，突又恍然大悟，暗暗罵道：「好禿驢，怪不得你不讓過路人借宿，原來這是一所賊廟，外面倒掩飾得好，似模似樣，像是似持戒苦修，內裏面却收藏女子，作那荒淫無恥，傷風敗俗的事，今天落在我白金龍眼裏，可是你們這班禿驢報應之期到了。」

就在他這略一思索的時間，那哭泣聲又二次傳進耳朶，分明就在大雄寶殿東側的偏院內，這時他更不遲疑，身形向牆內一落，提起脚步，就循着啼泣聲方向走去，繞過大雄寶殿，又過了一塊空地，才見到一道月牙門，那啼泣聲也更淸晰了。

那月牙門是虛掩上的，白金龍藝高胆大，不管三七二十一，伸手就向門上推去，只聽得「呀」地一响，月牙門應手而開。

白金龍毫不遲疑，提脚就向門內跨，想不到他剛跨進一隻左脚，黑暗中院內已傳來問話聲道：「誰？是那位師兄？」

白金龍既然已經伸進一條腿，當然不肯後退，何況又是在漆黑一片的黑夜中，幾乎伸手不見五指，對方根本不可能看到自己。所以他趕緊脚下一加快，向左邊一閃身，隱在一株大樹背後。

院內又响起了另外一人的聲音道：「深更半夜的，還有誰進方丈室來，左右不過是風力太大了一點，吹開月牙門。」

白金龍對這語音好熟悉，心想：「那不是先

前應門的和尚麼？」思索未竟，院內的談話聲又起。

最先說話的那一人道：「淨明師兄，咱們大意不得，偏院門我是掩上了的，那裏來恁般大風，咱們還是看看去，別出了岔子，老方丈責怪下，咱們又擔受不起。」

白金龍心想：「原來這賊禿叫淨明，我看他不淨不明，分明不是好東西。」

那叫淨明的立即應聲道：「好，好，咱們看看去。」黑暗之中蠕動着兩團黑影，向月牙門走去。

白金龍是自幼練成的童子功，眼力異乎常人，雖然在黑夜中，他仍可看出去丈餘遠近，此時只見那走來的兩名僧人，年齡都不過在二十上下，一前一後，走近門邊。那走前面的一個道：「淨能師弟，你來看，這月牙門開的怪，要開兩扇都開，那裏祗開一扇的道理，怕不眞要有人摸進來了。」

白金龍知道前面的是叫淨明，後面的叫淨能，看他師兄弟倆，都長得面貌忠厚，舉止端莊，也不像是做壞事的和尚，心中又止不住多了幾分疑訝。

此時那叫淨能的也在月牙門前摸索了一下，道：「師兄，黑茫茫的，誰看得清楚，不如去點個燈火，即使進來了人，也好在院子裏找一找。」

淨明點了點頭，應了一聲好，兩團黑影又蠕動着向回走去。

白金龍無心理這許多，他最要緊的是找出那哭泣聲的來源，然而說也奇怪，他未進月牙門前，那哭泣聲似乎就由門內傳出，可是一進了門之後，那哭泣聲反而聽不清楚了。

這一所偏院的面積並不小，除了中央是一列三間的方丈室以外，四周都是空地，疏疏落落立着幾棵大樹。那三間房子的正中那一間，燃着一盞油燈，一火如豆，發出微弱的光芒，照出室內的擺設。

怒聲相責

白金龍早就摸向後窗戶口，將室內的情形查看清楚。只見正中那一間，立着一座佛像，佛枱上的香爐上，插着三柱檀香，其餘再不見一物。

東首那一間是方丈室，雲床上趺坐着一個老和尚，鬚眉皆白，臉上透出一股藹和之氣，倒像是一位有道的高僧。

白金龍還是看不出道理來，那啼泣聲似乎又減弱了許多，方丈室內更是一目了然，當然沒有女子的踪影。

他又向西首那一間移動，正好那時淨明師兄弟亦走進房內，點起一盞燈籠，將房內更照耀得清清楚楚，一覽無遺，當然也見不到什麼異像。

淨明師兄弟點起燈籠後，逕自走出房外，白金龍也無心理這許多，一轉身又摸向房屋背後的空地，去尋覓那啼泣聲來源。

然而說也奇怪，白金龍走遠了，那啼泣聲似乎就在那一列三開間的房子內，等白金龍走近了，那啼泣聲卻又減弱了，就跟捉迷藏似的，要白金龍團團亂轉了好半天，也找不出一個頭緒來。

那淨明師兄弟又從月牙門前回來了，嘴上不住嘀嘀咕咕談論着，淨明道：「師弟，我看還是啟禀老方丈一聲好。那扇月牙門開的奇怪，今兒晚上又沒有什麼風，怎能將門括開？何況兩扇門，要括開就一同括開，那有祗括開一扇的道理，一定是有人偷偷摸進來了。」

淨能搖搖頭道：「師兄，我看你別大驚小怪了，開了一扇門，就有你這麼多道理說。」

淨明稍稍放大了聲浪道：「你不知道，剛才寺外有人叫門，來歷就有點不正，老方丈要我不放她進寺來，說不定那人眞是……」

白金龍聽的清楚，火氣再也按捺不住，心想：「好一所賊廟，原來你不讓我借宿，是另有原故，這可見得作賊心虛，不是好地方。」他一想到此處也不再繼續聽下去，身形一起，向那兩名僧人撲去，嘴上更大罵道：「好禿驢，佛門本是清淨之地，你膽敢藏垢納污，窩藏女子，敗了佛門戒律，今日碰到我手上，你可是大限到了，快招出實話來，那女子藏在那裏？」聲到人到，雙手一橫，攔住那一雙僧人去路。

淨明師兄弟吃了一驚，向後退了幾步，淨能早厭得高聲亂叫道：「來人哪！寺裏進來強徒，快來人哪！」

那淨明還算沉得住氣，向後退了幾步之後，立即用手上燈籠向白金龍身上一照，問道：「你……你是什麼人？幹麼深更半夜摸進寺院中來？寺門乃清淨修行之地，怎容得你宵小橫行。」

白金龍呵呵大笑道：「你還要問我？我就是

那個向你求宿一宵不成的人。」

淨明似乎又吃了一驚，連聲調都變了樣，只是吃吃地望着白金龍道：「你……你……」

白金龍一拍胸膛，又大笑說道：「不錯，就是我，現在我來問問你，這是那兒來的規矩？寺門一經關上了，非等翌晨五更才能開門。」

淨明那還說得出話來，怔怔而立，呆若木雞。那淨能更是膿包，一轉身就向腳底搭油，溜之乎也。

白金龍怎能讓他走？右脚向前一步，左手橫地遞出，攔腰一抱，已將淨能挾在脅下。

淨明定了一定神，叱道：「佛門淸淨，三寶莊嚴，怎能容你行兇？」

白金龍又呵呵笑道：「你也走不了，跟我到那老賊禿前面去評理去。」說時右手也跟着遞出，依樣葫蘆，將淨明挾在右脅下，一手一個，大步向方丈室內走。

不打誑語

那淨明一面掙扎，一面提着燈籠，嘴上大叫道：「放我下地來，放我下地來。」

月牙門外已傳來雜亂的脚步聲，趕來的人似乎不在少數，然而白金龍不理這許多，大步走近方丈室內，將脅下的兩名僧人向地板上一摜，怒聲問道：「老禿驢，你還有什麼話說？」

雲床上的老僧雙目微斂，盤膝跌坐是入定已久，白金龍大聲叱喝，他如同不聞不問。

白金龍有氣了，怒上加怒，右拳一起，就向老和尙迎胸擊去，嘴上又大喝道：「老禿驢，你聽到了沒有？裝聾作啞就能躱得過去麼？」他右拳剛擊到老和尙胸前，眼睛也正好望到老和尙臉上，只見老和尙慈眉善目，一團祥和之氣，令人不由而然生出一種愛戴之心，擊出去的右拳那能再落下去？頓時丹田氣一沉，硬把右拳倒收回來。

淨明淨能師兄弟早就一骨碌從地板上爬起身，雙雙搶到雲床前，擋住老和尙身體，齊聲叱道：「使不得，使不得，老方丈面前你還敢放肆麼？」

方丈室外業已趕來了不少人，高舉燈籠火把，一片通明，嘴上更紛紛大喝道：「那裏來的賊徒，華嚴寺乃十方寶剎，豈能容你橫行。」

淨明淨能也跟着叫道：「快進來，抓住這賊徒，他要向老方丈行兇了。」

門外脚步大响，一千僧人正要衝進門來，却見雲床上的老和尙雙目一啓，連念了幾聲「善哉，善哉」，才向守在床前的淨明淨能吩咐道：「要本寺一干僧人退下去，休得驚了貴客。」

淨明師兄弟趕緊躬身合什應道：「遵法旨。」然後抬起頭，又向白金龍望了一眼，才向門外走去。

屋外本是亂哄哄的一片，剎那之間，又恢復平靜，淨明師兄弟更點上油燈，然後又侍立雲床兩側。

白金龍此時鬧的進不得，退不得，呆立在雲床前，不知說什麼才好。

雲床上的老和尙這才向白金龍望了一眼，點頭嗟嘆道：「小施主，你是從那裏來？老衲看你臉帶煞氣，面有嗔意，豈不聞上天有好生之德，佛門乃淸淨之地，豈能容你任心胡爲。」

白金龍雖對老和尙有好感，却仍忿然不服道：「老和尙，我來問你『佛門不打誑語』，打了誑語該當何罪？」

老和尙道：「僧人打了誑語，當墮阿鼻地獄，永遠不得超生。」

白金龍接口道：「這就是了，我深夜迷途，前來寶剎求宿，却不料你門下却推說什麼開山老方丈訂下的寺規，亥正關門，卯初開門，任誰都不能壞了戒律。老和尙，我來問問你，你什麼時候奉行這一條寺規？」

老和尙連念了幾聲「善哉，善哉」，含笑不語。白金龍又向雲床側的淨明一點道：「先前蹬門的是你，可瞞不過我的耳朶，你在老和尙面前招實話吧！爲什麼不允我借宿一宵。」

那淨明還有什麼說的，低下頭，不敢作聲。

白金龍呵呵大笑道：「老和尙，你該沒說的了吧！爲什麼不允我借宿一宵，你說不出道理，我却替你找出理由來了。」

他稍稍一歇，正欲提高聲浪，直斥寺廟中暗藏婦女，犯了淫戒，却已見老和尙雙目一睜，流露出一種懾人的光芒，直望在白金龍的臉上。

白金龍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大丈夫，好漢子，却吃老和尙目光一照，頓時自覺渺小，想說的話立即在喉嚨口停住了。

老和尙又嗟嘆聲道：「佛祖謂：『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小居士，你理會得麼？」

白金龍一點頭道：「理會得。」

老和尙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你

又理會得麼?」

白金龍點頭道：「路見不平，拔刀而起，乃我份內事，當然理會得。」

老和尚也頻頻點首道：「善哉善哉，小居士能理會得，老衲稍減罪過。」說完話，又向雲床旁侍立的凈明吩咐道：「帶這位小居士去佛祖像下，他自然會恕了你閉門不納之罪。」

凈明合什應是，向白金龍一招手，逕向外間走去。

地底密室

白金龍也猜不透老和尚是什麼意思，然而他生平好奇，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當下也不多問，脚下一起，就跟在凈明身後。

那凈明走至外間的佛祖像前，移開佛前供桌，又將佛像向後推開少許，只見在一線燈光，已從佛像脚下透露出地面來。

白金龍已猜到是怎麼回事，心想：「這佛像下還有機關，我可看個清楚。」當下向前走了幾步，挨近凈明背後。

那凈明又將佛像向後推動，地面上也顯出了一個方洞，洞口更傳來女子的聲音問道：「是凈明師父麼?」

凈明應聲道：「是小僧。」說完話，又向白金龍招招手道：「施主請隨小僧來。」

洞口有一道木梯，凈明順梯而下，白金龍跟在身後，只見那地底木梯盡頭，是一間斗方小室，室內僅有一張木榻，榻上坐着一位妙齡少女，臉上淚痕猶在，眼圈兒又紅又腫，剛啼哭不久。

她一見凈明身後跟着一名陌生少年，頓時倏地從榻上起立，面帶驚恐之色，向墻角退了幾步。

凈明忙道：「林姑娘，用不到驚慌，這位小施主是過路客人。」

那少女驚疑聲道：「既然是過路客人，你帶他到此地來作甚?」

凈明合掌道：「這位施主深夜來借宿，因為姑娘隱藏寺中，老方丈怕洩露風聲，所以托詞拒絕了。如今這位施主責怪下來，說甚麼佛門不打誑語，要入阿鼻地獄，所以老方丈特命小僧帶這位施主入來，以明事情眞相，為救姑娘一命，縱然要入地獄，佛子有何難哉?」

這幾句話慷慨直言，說來又委婉動聽，白金龍不覺肅然起敬，忙雙手拱了一拱道：「原來其中有這麼多委曲，在下不知，出言多有不遜，敢乞小師父恕罪。」

那凈明合掌還禮道：「小僧不敢，關于林姑娘之事，還請施主代守秘密方好。」

白金龍昂然道：「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乃吾輩熱血男兒所為，林姑娘有甚麼為難處，請一道來，若有用得在下處，當全力相助。」

那少女起先不知道白金龍是好人，還是歹徒，神色驚疑不定，這時聽得白金龍慷慨激昂一說，趕緊移動脚步，走近身去，雙膝一屈，跪倒在地，嘴上不住謝道：「若蒙相公救援，小女子感激不盡……」

語聲未了，白金黑早在呵呵大笑聲中，右手一出，抓住那少女的衣袖角，將少女提了起來，說道：「行俠仗義，乃吾輩份中事，姑娘又何必言謝。」說完話，又向凈明問道：「其中詳情，還望小師父言明，在下方好出手相助。」

凈明點頭道：「此地非說話處，請施主還是隨小僧來，老方丈已為施主烹好清茶，再作詳談。」說畢，又向林姑娘合什一禮，方向木梯走去。

白金龍又安慰少女道：「林姑娘，你用不到害怕，天大的事也有我代你設法，放心好了。」當下隨着凈明身後，爬上木梯，鑽出洞口，那凈能早就在洞外等候，師兄弟倆合力將佛像推回原處，維持原狀。

老僕報訊

白金龍又走回方丈室，果然不錯，那茶几上已放着一壺清茶，兩碟素點，請白金龍享用。

白金龍也不客套，他肚子也早就餓了，當下向雲床上的老方丈拱一拱手，就在几邊，一口茶，一口糕餅，隨意吃將起來。

老方丈直等白金龍吃的差不多了，才笑問道：「小施主，肚餓了不是?小寺廚房已熄火，無法供應齋飯，還求施主原宥。」

白金龍笑道：「好說，好說，這一壺茶，兩碟素餅就妙到極處。」他吞下最後一塊餅，才又抹了一抹嘴，笑道：「在下放肆了，老方丈原恕則個。」

老和尚微笑不語，一雙慧眼直望在白錢龍身上，過了半晌，才道：「小施主，你下地室去過了吧！老衲捨己為人，此乃菩薩行為，又何懼下地獄哩。」

白金龍忙謝罪道：「小子不明究竟，言語多

有罪犯，還求老方丈開恩。」

老方丈呵呵笑道：「何罪之有？何罪之有？」一面說，一面雙腳一抬，走下雲床來。直至桌邊坐下。

白金龍忍不住問道：「那位林姑娘，到底遇了甚麼變故，才逃進寶剎中來。」

老方丈噓嘆了一聲，答道：「林姑娘之父，在生前乃是本寺施主，平生不知做了多少善事，想不到亡故之後，竟有這樣不孝順的兒子。」

白金龍哦了一聲，問道：「兒子不孝，與林姑娘何關？難道那賊子行同禽獸，想從自己同胞妹子身上打甚麼不良的主意麼？」

老和尚點了一點頭，剛準備作答，只聽得山門外一陣擂門聲，像霹靂般地響了起來。他頓時神色一變，忙向門外吩咐道：「淨明，你快去應門吧！」

淨明趕緊應了一聲「是」，提起燈籠，匆匆向門外快步走去。

老和尚的神色，顯得嚴重異常，白金龍也不方便再問下去，呆候了半晌，才見淨明匆匆轉來，說道：「啓稟老方丈知，來的是林姑娘家中老僕林才，弟子以前亦見過，他說有機密要事向老方丈面稟，弟子不敢擅自做主，請老方丈示下。」

老和尚道：「林才忠心不二，林檀越生前再三在老衲面前提及，他要見老衲，諒必與林姑娘之事有關，快領他進方丈室來。」

淨明應了一聲「是」，又匆匆外出，一會兒之後，已領着一名年近六十老漢，快步走進方丈室。

那老漢一見到老和尚，氣急敗壞地便道：「老師父，我家小姐在那裏？」

老和尚閉起雙目，寒着臉孔問道：「林才，老衲先問你，林檀越生前待你如何？」

林才應聲答道：「恩重如山。」

老和尚又問道：「如今林檀越身後不幸，下代遭此變故，兄妹失和，你又迴護那一邊？」

林才不假思索，忿然道：「公子貪戀官祿，竟打起自己同胞妹子的主意來，欲將姑娘送給上海道爲妾，換一個小官兒過過癮，還說是甚麼光大門楣，光宗耀祖，老奴縱然無知，也能辨別是非，當然是站在姑娘這一邊，爲死去的老爺保持清白門風。」

老和尚點了一點頭道：「這就好，老衲也跟你說了實話吧！林姑娘就藏在寺內，老衲已派人去金陵送信，要林姑娘的母舅趕快前來。」

仗義相助

林才跌足嘆道：「姑娘果然在此，然而……這……這可來不及了。」

老和尚聽得莫名其妙，忙問道：「林才，你說甚麼來不及了。」

林才喘了一口氣，才道：「老師父，你不清楚，公子爺也不知如何知道姑娘藏身寺中，連夜去上海道衙門，招來三班捕快，只等天色一亮，就要前來搜寺。」

老和尚也不由得有些着急道：「他……他怎能如此做！老衲看着他長大，他敢對我無禮？」

林才嘆口氣道：「老師父，公子爺不會親自出面，你又上那裏去找他論理。還有那三班捕快總有十幾人，連夜趕抵府內，酒席筵前，聽得那些捕快說，搜出林姑娘後，要立即封了寺門，將師父等一干僧人追還度諜，返家還俗，還要治你們一個敗壞風俗之罪。」

老和尚也失了主意，衡口道：「老衲死不足惜，可是這華嚴寺百餘年來的香火，難道就毀于老衲之手，老衲亡後，有何面目去見西天佛祖。」

林才連連搖頭道：「爲了不連累師父，還是將姑娘請出來吧！老奴帶她上路，到別處去躲一躲，慢慢再作道理。」

老和尚靜思了半晌，搖頭道：「不妥，不妥，林公子既然能招來捕快，想必附近都佈下眼線，若將林姑娘送出寺，豈不是正好送羊入虎口。」

那林才也驀然醒悟道：「老師父說的對。老奴一路走來，果然沿途都見到不三不四之人，想必都跟姑娘之事有關係。」

老和尚又凝思了半晌，才嗟嘆了一聲道：「老衲自幼出家，經了一甲子的苦修，自以爲道行高深，大覺大悟，今竟不能庇護一弱女子，這修來的佛理又何用？」他稍稍一歇，又向林才道：「林施主，蒙你前來報訊，老衲感謝不盡，如今也沒有別的說，只等官府前來搜寺，老衲拼一己之力，也要護住姑娘。」

林才口吃吃地說道：「然而……那班如虎似狼的……的衙役不……不講理，老師父怎能……」

語聲未了，只見白金龍已呵呵大笑插口道：「有我在此，何懼這一班鷹犬？」

林才不認識白金龍是甚麼人，說道：「相公諒必認識官府中人，然而遠水救不得近火，馬上趕去打通關節，也阻不住明天大清早來搜寺。」

白金龍雙拳比了一個招式，笑道：「我用不着去打通關節，只憑我自己身上一雙拳頭。」

林才又猶豫聲道：「相公只得一人，那班捕快總有十五六人，俗語說的好：「雙拳難敵四手」，相公還是從長計議的好。」

白金龍又呵呵大笑，身形一起，向外便走，嘴上又道：「隨我來，讓我去找個見證。」

——下期續完——

「撩陰腿」與「雙龍奪珠」

·袁鐵虎·

上一期，我教了三種應付頭頸被勒的散手給你，仍然意猶未盡，還有一些須要補充的地方。並且，從那三種打法裏，還有更進一步的變化，這些變化當然比上一期的更加利害，更加繁複，效果也更加宏大。

所以，在這一期裏，我就着重於它們的變化化，附以清晰的圖示，向你作深一步的講解。

打法比上一期陰毒

首先，我約畧向你解釋一遍，為什麼這一期的打法要比上一期的利害。上一期的幾種打法，都是屬於「空手道」中的最基本的手法，所使用的「肘骨擊」打擊敵人的心口，使用「拳骨擊」打擊敵人的下顎動脈，以及使用「脚踭擊」蹬踢敵人的膝蓋關節，都只是令到敵人產生痛楚而已。可是這一期中的幾種打法，卻有幾招是置人死地或是令敵人終生殘廢的。其法包括撩陰、刺眼，當然比上一期的打法陰毒，而且也更加快捷地收效。

不過這樣陰毒的打法，只能當你處於不得已，自己的生命已遭受到嚴重的威脅之時，才可以拿出來使用，否則，還是以上一期的打法，比較合乎人道。

圖一——喉嚨被扼。

這個情形就跟上一期所假設的一樣，假如敵人從你的前面伸手扼住你的喉嚨，你的第一步應付方法，便是把雙手從他的雙臂之間，直穿而上。

圖二——雙拳擊鼻或十指抓眼。

照上一期的方法，是雙手直穿而上之後，利用你的雙臂開張之勁，先把敵人的雙臂叉開，則敵人的雙手就自然被廹鬆開。

但是這一期的變化，卻比上期的方法要快得多，利害得多。如圖二所示，你的手直穿而上之後，你可以不必去叉開他的雙臂，而爽爽快快地，用你的兩隻拳頭的拳骨，去力擊他的面門、眉心、鼻樑、人中、眼睛，這幾個部位，任你選擇。只要你擊得狠，打得重，敵人必然受痛鬆手！

（圖一）

（圖二）

更利害的打法，便是將你的拳骨改為用你的十隻手指，遽然地刺抓他的臉面。特別是用你的食中二指，刺擊他的眼球，敵人中招，勢必重傷殘廢，從此失明。

圖三——雙手搭臂。

除了圖二的打法之外，還有一種要人性命的「腿擊法」，這種腿擊法，便是所謂「撩陰腿」。

首先，你第一步動作，還是跟圖一一樣，將你的雙手從他的雙臂之間直穿而上，然後，你的雙手迅速地搭在他的左右臂處，並用力抓住他的

兩條上臂。這樣一來，你的喉嚨被扼的危勢，已經消減了大半。

然後，你便可以照圖中箭咀方向，飛起你的右脚。

圖四——飛腿撩陰。

踢出的右脚、照準對方的下陰，但在這同時，你的雙手也要加以輔助，調整敵人與你之間的適當距離，以便能够一踢即中。

「倒拉洋車」穩操勝券

圖五——未雨綢繆。

這種應付方法，比前面所講的，要積極一些，便是當敵人的雙手，還沒有碰及你的頭頸的時候，你便早有準備，並且覷準來勢迅疾地出手反擊。

圖六——雙臂擋架。

當敵人雙手將及你的喉嚨之際，你的雙手如同圖二那般，自他的雙臂之下，直穿而上，架開他的左右前臂。

圖七——雙掌撲面。

架開來勢之後，緊接着你的雙掌，乘勢朝他的臉面，用力推去。

由於你這一架一推的動作，既快猛又突兀，敵人絕不容易及時縮手退避，而你這一猛推

（圖三）

他的臉面，他的上身勢必向後一仰，而失去身體的平衡。

圖八——彎身抱膝。

當敵人的上身，往後一仰之際，你便立即坐矮身形，成騎馬式，並且你的雙手也同時環抱住他的雙腿膝灣。

這一推一抱，動作是十分順乎自然的，絕沒有困難之處。不過有一點却要留意，就是當你彎身環抱敵人的膝灣之時，你的臉要盡量貼靠住他的腹部，以防他施以「膝骨擊」，突擊你的臉面。這一點務須切記。

至於你的雙手分別繞過他的左右兩腿，環抱住他的膝灣之後，你自己雙手的抓握法，則十分簡單，只消用你的左手抓握住自己的右手手腕就成了，這樣既簡單快速，又不容易滑脫。

圖九——「倒拉洋車」。

承上圖，你的雙手剛一抱緊敵人的膝灣之後，便立即用力向後抽拉，你的身體也站立起來。這樣，敵人的兩隻脚勢必被你抽拉起來，而失去重心，背部和後腦，

（圖四）

（圖五）

重重地摔撻到地上。

到了這個地步，你已然穩操勝券，至於以後的懲戒動作，則你可以隨心所欲了，例如，你可以用雙臂挾住他的雙脚，作「倒拉洋車」式，向後拖拉，讓他在地上受一番痛苦。或者，你也可以使用絞拿法，去絞拿他的一隻脚踝關節，令他產生劇烈的痛楚。又可以放下他的雙脚，突然舉足踩下去，用你的足後跟狠蹬他的下部要害，種種方法不一而足。

以上的散手，都是對付敵人從前面向你侵襲的。我再談談敵人從後偷襲，勒住你的頭頸的應付方法。

這套方法，實在是我在上一期所教你二種方法的混合使用，即把「肘骨擊」和「脚蹬擊」二種打法，加起來一起使用，給予敵人兩種不同的滋味。施行起來十分的方便，可以算得上是「順理成章」的動作。

圖十——當敵人從後偷襲你，用他的右臂緊勒你的頭頸。

（圖六）

（圖七）

（圖八）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CORNELL UNIVERSITY

（圖九）

（圖十）

（圖十一）

（圖十二）

（圖十三）

借助腰力勁增十倍

圖十一——左肘頂擊左肋骨。

你首先舉起左肘，力頂他的左面肋骨。當你出肘發力的當兒，你的身體要向左方扭轉，以增加你的左肘的出擊勁力。這一點「發力要竅」十分重要的。

順筆提醒一般初學的讀者，凡是當你發拳打擊敵人的時候，無論你用的是左拳或右拳也好，無論你用的是「直擊法」、「鈎擊法」、「上擊法」或者「擺擊法」也好，你的腰部一定要同時扭動，以增加你的拳勁。這種所謂「腰力」，是十分重要的。例如你要用「右鈎拳」揮擊敵人的下巴，則你在揮擊之時，你的上身一定要向左方傾斜，將重心放在左足上，換句話說，便是你的腰部一定要向左方扭轉，這樣才能使你的拳勁，加倍地發揮出來。

一般懂得國術或西洋拳的人，都知道這種最基本的「要訣」，初學自衞術的讀者，不妨找機會去看看西洋拳賽，觀摩一下拳師的發拳姿勢，便會很容易明白。

使用「肘骨擊」，也同樣的需要借助腰力以增勁道，其道理與發拳是完全一樣的。

圖十二——右肘搗擊心口。

當你的左肘頂擊了敵人的左肋骨之後，緊接着，腰部一扭，身體突然向右方一轉，右肘骨便乘這一扭轉之勢之力，而狠狠地搗擊敵人的心口，那部位是腹部神經集中的地方，敵人吃這一招，非要痛得吃不消，而鬆開他的右臂。

圖十三——「脚踭擊」蹬踢膝蓋關節。

你的脖子恢復自由之後，便已經消除了危機，你還可以再舉起左脚，用你的左脚踭去力蹬他的左腿膝蓋，叫他再多受一種痛楚。這個方法我已在上期談過了，這裏不再贅述。

由第十圖到第十三圖，，一共包含了三個連環的動作，都是再簡易再快捷也沒有了。不過你的動作一定要快，務使那三個動作，如齒輪一般地緊緊地吻接，中間不可脫節。

袁鐵虎先生：

我于（二六六）期你的信箱中看了菲律賓的子明先生給你的來信，知道子明先生也是修練內家功夫的同志，故而寫下了寄上的信，未知可否代轉，我想交個朋友也。

若然沒有可能，可以轉回嗎？

祝 快樂 李晚文（FDMENT LEE）鞠躬

（澳洲雪梨）李晚文君：

十分抱歉，由於子明君的來函，送交字房排字，無法尋回，他的地址也無從查知了。但我仍在設法找尋，找到後，我必代你寫信給子明君。

從你的長信中，我可以看出，你的武術功夫確是十分精深的，更可以由此看出，我國華僑雖身在海外，卻仍舊不忘中國固有的武術，並且致力鑽研發揚，這是一件令人感到十分興奮的好現象，我衷心地希望你在這方面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你的來信十分有意義，相信許多讀者也都會感到興趣的，故而我決定把它在這個信箱裏，公開發表，讓更多的人，有興趣在武術上多下功夫。同時也希望子明君見到後，寫信給你和給我，彼此作精神上的交往和聯絡。

我在這裏特地把你的地址公開列出，以便讀者們跟你互相通信，互相研究，交個筆友，相信你一定是樂於接受的。

不過有一點我要在這兒聲明，由於我這個「自衞專欄」是以「易學實用」爲標榜的所以我不打算教授內功。練內功當然十分有益，不過那是一種需要長時期鍛練的功夫，短時間內絕不能够收效，並且由於訣要玄虛，並非筆墨所能函授，自然已是有背本欄的宗旨了。

我將你的地址，和寫給子明君的信，列在下面。

Mr. EDENT LEE（李晚文）
13，Burbong st.
Kingsford,
Sydney Australia,

子明先生：

小弟于武俠與歷史中得讀先生給袁師父的信，知悉先生詢練內功，小弟因幾年以來也是練習氣功的，因而要求袁師父替小弟介紹介紹，讓小弟好交你做個筆友。

如果你喜歡交交小弟的話，請讓我自己毛遂自薦了，我七年前由港來澳洲讀書，到澳之前對于武功可說是一些也不懂，但却很喜歡閱讀武俠小說，尤其是梁羽生先生的「七劍下天山」「江湖三義俠」及我是山人的「洪家拳及少林拳的故事」更是愛之不釋手，當年我無意中在舊書攤中買到了一本「少林內功秘傳」，內中包含了少林五神拳即「龍拳練神」「虎拳練力」「豹拳練骨」「蛇拳練氣」「鶴拳練精」，精、神、氣、力、骨是也，這是我學武功的起源。

我在來澳洲的航途中，又無意看到了醉拳的步法，對武術更感興趣。到澳洲後，恰巧同學有個懂螳螂拳，錦綿掌的，指教了我三個月之後，七年來我學了洪拳，詠春拳，柔道，柔術，空手道，合氣道及八卦掌，在功夫方面我學會了導引吐吶功及鐵砂掌功。導引吐吶功是跟一位針灸師父書信來往學的，練的是丹田吐吶，靈龜子（即武術中人稱之爲丹田元氣），同時練鷹爪貫勁法，性腺提練法，頂門提氣法，腎部吐吶，氣海吐吶，命門吐吶，虎步功等等。小弟跟日本人學空手道及合氣道時，日本人也非常之注意氣功一門，每晚必令同學們靜坐提氣于頂門及丹田，合氣道注重雙手上提之氣勁，空手道即注意氣沉丹田，空手拳王 MAS OYAMA 當年拳如鐵牛，對中國內家高手錢先生却特別重視，可見內功之不可輕視也。就小弟所知，據日本師父而言，MAS OYAMA（朝鮮人）現在授徒特別注意運氣之法，練拳功時，已換作劈空式練習，即同洪拳以拳滅燭火一樣的形式，但未能全部領悟到洪拳內深奧處，即空手道練拳時，雙脚多作「高馬」，或前弓後箭步，或川字式，全身不大吃力，不吃力自然對收効沒有那麼好了，我練過的洪拳形式是最吃力的一種，練時雙脚必須立在一起，不可分開，雙大腿也拍在一起，成直線形，背要直，雙拳打出要馬上抽回護胸，練習時的苦處，非外人所足道也。

我現在希望談談內功了，你練的是甚麼內功呢？可否與我交換，我練的內功並不是盲修瞎練的一種，而是確確實實有效的。只是我入門的時候却很困難，因爲不大領悟，自己當時心中已有了一種成見，因照解剖學來說，一個人的氣是沒法直接經過橫隔膜的，而氣功便是練氣時時通過橫隔膜，貫通上下丹田、頂門、四肢、百骸的了，我因抱了這樣的一個成見，足足化費了我四五個月的時間，方開始「丹穴現」，才再于一天的晚上練功間，全身突然發熱，有若蟻咬，有若火灼，過了半個鐘點，全身開始感到輕鬆，愉快無比，練了半年之後，雙眼已感到很是清朗，同學們都說起我的眼很「GCASSY」，然而我練了六年多了，太陽穴並不突起，師父寄來給我的相却是雙穴很顯明的突出的，相片中也可以看見師父雙眼的神光奕奕，神內臟，你練功練了多久了呢？我很高興交交一個同道中人，你的雙睛可黑白分明，神光奕奕的呢？我師父對我說太陽穴突起是練氣于奇經八穴的好現象，我練了六年也還未練到這個田地，不過我就幾年的經歷說來，最有趣最培養人的精神的莫如內功了，我現在已可以練到全身發熱，雙掌紅潤，全身輕鬆的地步，我以前學太極拳時因內功未練，故對于太極拳甚爲輕視，現在才開始領悟到它的妙處，即練太極拳不懂運氣不懂氣功，不如不練，但有了氣功基礎時練,其中妙處,妙不可言。因第一式開手時，兩手上下相對相推時有一道若有若無的氣在兩手中間推來推去，其中妙處，妙不可言，可惜到現在我還未有全部領會到太極拳的妙處，到現在也有只懂得太極拳起勢,攬雀尾的左右式的運氣法,正

是「有形有象都是假，拳到無心方爲眞」是也。

有一件事我準備大胆向先生提出，先生于給袁師父的信中，談及中拳受傷一事，小弟于幾年前也有同樣的經歷，當時在中學時，我和另一位玩柔道的同學正于談笑間，一位練西洋拳的同學也在一起談及拳招脚法，談笑間，西洋拳的同學雙手捧拳，用力一幽，照正我的氣穴擊下，當時拳出不意中，痛得我彎下了腰，我當時忍着痛楚，一個圈彈腿，蹬中他的丹田要穴把他打昏了去，後來也沒有甚麼事，自練內功後，幾年來全部正常，其實照師父來信所言，內功不但練內部，而且還治內傷，醫病，因此我每于空手道館中打完「CONTEST」回來一定再練一回氣功檢查自己有沒有受了傷，先生如果所練的是正宗的氣功，應該能够治理好內傷。

幾年來苦練，我冷眼靜心觀察，覺得祖國的武術確實比別的武術高了一些，就拳掌功夫來說，空手道的刀手（KNIVE HAND）便不及鐵砂掌了。空手道拳王MAS OYAMA可以把二塊磚頭，置在一起，不用支架，可一拍而斷，然而我却看過一個台灣人，可以拍斷多一塊磚頭，當年MAS OYAMA 環遊美國表演時會一掌拍斷六塊一寸厚的硬木，但是我練鐵砂掌功的雷師兄於SAN FRANCISCO 中國新年表演會用平掌拍斷一塊五寸厚的木塊，觀衆大爲驚訝。MAS OYAMA 當年參見錢先生時對中國功夫十分敬服，當時MAS OYAMA請錢先生表演掌力斷木時，錢先生竟不感興趣，退行三步，再前行三步，揮掌輕描淡寫的拍下，巨木應聲而斷，錢先生練內功三十年如一日，每天三小時，這也是MAS OYAMA偏重於內功的起源也，覓其究竟，還是祖國的武技神妙。然而爲甚麼到了今天，會在世界體育圈內，籍籍不聞呢？有二個原因：

第一武術高深之人大多秘而不傳，不肯輕易與徒弟交手實習，只說是如此這般便可取勝了，其實理論是一件事，實際上的運用又是另一件事，因爲失去了實習的機會，令國技到了今天，幾乎到了花拳綉腿的地步。

第二，我國同胞，尤以南方人言，多不喜運動，舊家庭尤甚，對子女的種種體力運動每加阻止，不若外國人的愛好運動，幾十年如一日，若我同志者不奮起直追，將會望塵莫及也。

有此兩種因素存在，恐怕是我們有志者的大障阻呢。

好了，寫到這裏，已寫得太多了，我一定給了你一個多咀的印象，其實我是很沉實的。

如果你準備回信，我希望能够早些收到你的回信。　祝快樂

李悅文鞠躬

袁鐵虎先生大鑒：

請恕冒昧地寫這封信給先生，因爲我有些事情希望先生能够幫忙我。請原諒！

今天晚上，我在舊書攤上看見一本「野馬」雜誌。內有先生那篇「實用自衞武術」。我看後，歡喜萬分，因爲我常常希望能够學到這些自衞術，現在這社會中，複雜得很，學自衞術來防身是很需要的。我想先生也一定有這些想法的。我萬分的希望先生能够抽出一些寶貴的光陰來指導我，感激不盡！

我是一個大專學生，課餘並沒有機會運動一下，因此，身體不大强壯，行遠些路，就覺脚部疲倦，氣喘等，這是不大好的現象。自衞術對於我在自衞和身體兩方面都會有極大的利益的。不知先生能否教一位這樣愚弱的人呢？我衷心的希望先生收我爲學生，教我一些皮毛，也是感激不盡！謝！謝！

學生

鄧宗昌敬上

（香港成和道）鄧宗昌先生：

你寫這封信給我，非但沒有一點冒昧之處，而且我因爲你參加了我們的「自衞行列」，而覺得十分的高興和熱誠的歡迎。

你是看了一本過期的「野馬」雜誌，才寫信給我的，則也許還不知道我這篇專欄，已經轉載在「武史」上；在兩個星期之前，本刊編輯部的工作人員，已經代我回了一封信給你，請你留意這一期的武史，諒你已經收悉了。

自衞術本身的價値，其實除了抵禦外來的强暴之外，更對自己的體格和身心的健全，有莫大的益處。

你是一個大專學生，平日功課繁忙，容易累壞腦子和身體，就更加要學習自衞術，起碼每天要抽出半小時至一小時的時間來鍛練一下身體。

都市中的學生，大部分都忙於考試和會考成績上的競爭，而完全忽畧了身體上的鍛練，這是十分不良的情形。我在內地五省居住過，也在日本許多地方住過，那些地方的學生，大都對於課餘的運動，十分感興趣，有許多學校，並且重金聘請柔道或拳術名師，駐校指導學生，也許學生

自己往健身院或武術館報名參加訓練班。這種情形似乎已成了一種風氣，但是我在香港卻見不到。

你走遠路感到腿部疲倦，呼吸急促，就足以證明你平日是太缺乏運動了，不過你用不着擔心，你現在年紀尚輕，從現在開始跟着我鍛練，絕對有辦法把身體練好。

我打算在這個專欄裏，將鍛練身體的各種方法——包括徒手運動和器械運動——做一個重點的介紹，儘量介紹一些最有效果的健身方法，俾使忙於唸書或工作的讀者，每日抽出半小時至一小時的時間，依法自行鍛練。那些方法都是我多年來的教授經驗和心得，可以保證你在極短的時間內，得到最滿意的效果。

簡覆：

（香港）許大爲君：

（1）拙著「實用自衞術」單行本，第一集已在付印中，即將出版。

（2）每冊定價港幣二元。

（3）恕我無法辦到。

（4）我可以寄贈給你。

（5）來信字跡表現，性情內向，自卑感頗重，平日喜幻想，所謂「多愁善愁」是也。但你爲人忠直有義，交朋友也比較謹慎。

（砂勞越）王發軍君：

（1）「空手道」比較柔術容易上手，見效也快。但你問這二種武術究竟哪一種比較利害，則不可能作肯定的答覆，因爲各有各的利害，主要須視乎你學習的深度和功夫。

（2）我查明之後，即寫信奉告。

（3）來信字跡表現，你是一個守口如瓶的青年，也是一個好勇鬥狠的青年，陽剛性情表露十足。

（澳門）許月君：

（1）有胃病須經常看醫生診治，不可拖延，否則日漸沉重，就難於痊癒了。平日不妨「少食多餐」，每隔三小時一餐，但每餐不要吃得太飽，一般吃個五六分飽，便即停食，烟酒辛辣的刺激品當然不能吃，就是茶水也以少喝爲宜，以免形成胃下垂，則病況就更加麻煩了。

（2）你仍可以運動，但不可過於激烈。器械運動絕不相宜。

（3）你有胃病，就不能照用我的「增加體重的飲食餐單」。主要是因爲你的胃酸本已過多，如果飯前半小時，再飲一杯酸性極強的橙汁或檸檬汁，就反而要弄壞了胃壁。切記。

（菲律賓）劉添君：

（1）晨早有堅陽現象，那是你的體力與精力旺盛的緣故；這是身體強健的現象，又何必擔憂？

（2）每日三餐吃飽了，就不必再服食維他命，營養已經足夠了。

（3）賽跑抽筋，那是神經與肌肉緊張的緣故，必須設法壓制心情的緊張。並在賽前多擦松節油和多做柔軟的暖身運動。

（加拿大）彼得君：

（1）與人對打西洋拳之後，口唇和腔內壁破損，並不要緊。以後你在對打之際，須要閉起咀巴，不可張開。

（2）「野馬」第四十六期，已無存書。但第七十三期至第一百期仍可補購。

市面未售你已預早收看
訂閱本刊可以先睹爲快
請爲海外親友訂閱
歡迎來信郵購

傳奇性帝王列傳

崇禎皇帝的末日

蘭陵·文　鳳君·圖

樹已中空休縱斧

崇禎十六年，大明王朝當今在位的皇帝，年只三十四歲，在一般人來說，這正是如日方中的壯年。可是，皇帝的年齡是不能與平常人的年齡作同等的看法。生活的太過優裕舒適，酒色兩柄斧頭的長年終日的伐削身體，往往使帝王容易衰老，大概來說，帝王如果即位年早，在一過三十歲後，就不常進入晚年。前朝後代且莫去說，即以朱明的一代而論，在崇禎以前的十五個皇帝中，除了惠帝因失國而出亡江湖，前作難效外，其餘十四個皇帝，只有國初的兩帝能享高壽（太祖七十一歲，成祖六十五歲）；至於世宗的享年六十和神宗的享年五十八，在常人來說，不足以爲奇，但在明室的天子中已屬難能可貴；其他十個皇帝，除了仁宗和憲宗能夠活到四十歲以外，其餘八位都只能享壽二十餘或三十餘，例如崇禎皇帝的兄弟熹宗（天啓帝）就只有短短二十三歲的生命。崇禎皇帝雖然私生活尚算正常，尚以酒色和其他的不良嗜好來自殘身體健康，但他一向久罹憂患，精神上的苦痛磨折，使三十四歲的他，也不復似一個正在壯年的人了。崇禎十六年這一年，這位三十四歲的大明天子，在國事和家事上，連續遭遇到了重重人情難以忍受的禍事。國事江河日下，外患內亂已發展到了最高峯，燎原之勢已成，烈焰的撲滅已近於不可能，大明江山已僅是一個「危」字可以形容，象亡畢呈，朱家的江山易姓，看來已不可避免，而只爭遲早而已。

禎崇皇帝雖然自己也曾看到這點，但他却並不放棄希望，不敢有一日懈怠，雖然他的施政行事很多錯誤，反而加促敗亡，但他却確是力盡丿事以求救亡圖存的。終日憂患在心和精神緊張的他，唯一能給他以多少安慰和能稍稍鬆弛他的心情的，就是他所最寵幸的田貴妃和他所最憐惜的幼子。可是，他太不幸了，他的玉雪可愛的幼子，正在初解人語而逗人憐惜的時候夭折了，田貴妃心痛愛子的夭折，終日難以消擾，因而病倒，終於香銷玉殞了。這兩個最愛的人病逝，給予崇禎皇帝的感情和精神上的打擊太重大了。就在崇禎十六年這年，三十四歲的他，在身心兩方面都頓即自覺到衰老了若干年。他雖然沒有因愛子寵妾的遽逝之打擊而懈怠了治理國政的一股氣，他雖然更加緊地應付危機以圖存，但因心情已經大壞，以致在國政上的各項舉措更多乖謬錯誤。在崇禎十六年以前，他雖然終年憂患在心，易勤旰火，但在後宮的時候，也常命酒賞花，聽歌看舞，宮人們的蹴踘相逐之戲也時時使他一展歡顏。但在田貴妃逝後，一往情深的他，觀於滄海難爲水，對任何女人都不再感興趣了。周皇后愛夫心切，爲了慰藉他，不惜屏除妒念，託國丈周奎重金物色佳麗，求致了一代佳人的陳圓圓，迎聘入宮，可是始終得不到他的一顧。在危亡之勢更加逼近之下，他再也沒有心情對酒聽歌和樂觀宮人的嬉戲了。從此以後，他的笑容也就從他的臉上永遠失踪而一去不回了。

由信王入嗣大統的崇禎皇帝，雖然生在帝王家，過的是錦衣玉食的生活，又曾統治了大明帝國十七年，威福之柄一直操於自己的手上，但論其一生的遭遇，却是個命途多舛，始終具有悲劇性的人物。

他的父親—明光宗—不得他祖父之歡。雖然在他出世的時候，他的父親已經終於被立爲皇子，但依然過着憂疑危懼的生活。他這個皇孫，在幼年時的生活，當然也談不上幸福。他的母親只是他父親的一個曾侍巾櫛的宮人，沒有什麼名位，也不爲他父親所喜。她在他尚很幼小的時候就去世了，據說死得有些不大明白。他是始終不知道他的母親是怎麼樣的一個女人。他嗣承大位後，除了追尊母親爲太后外，又曾經命宮廷供奉的寫真畫師，到他的外家的邸宅去，爲他母親敬繪遺容，由幾個昔日與他母親相熟的宮人詳述他母親的相貌，另以他的現尚健存的外祖母爲模特兒，宮人們從旁指點似否。畫師竭盡了所能而繪，畫稿屢易，最後總算定稿了。有的說所繪的遺容很似當年的孝純皇太后（這是他給母親所上的謚號），有的說不很像，他的外祖母也不太滿意她女兒的這幅遺容。崇禎的腦內是完全沒有他母親的相貌的印象的，所以他也完全不知道遺容的是否肖似。但不管怎樣，他的亡母總算有幅遺像可以掛在宮內，給他時時瞻仰和朝夕鮮花供奉了。當遺容繪就而由他外祖母的邸宅奉移入大內的時候，他俯伏宮門道左恭迎,並放聲大哭。這事曾使宮內所有的人，以及外廷的臣工，嘖嘖稱嘆這位新天子的孝思不匱。以往的帝王，都號稱「以孝治天下」的，現今這位新天子有如此純孝的表現，內外臣工都額手稱慶，認爲這是社稷蒼生之福

。他這樣的做法，固然不免有多少的假做作成分在內，爲自己作宣傳，希望自己這個新由外藩入嗣大統的皇帝在臣民的心目中樹立一個上佳的印象，以便於日後的統治；但不能否認的，他確是也有一份眞感情在其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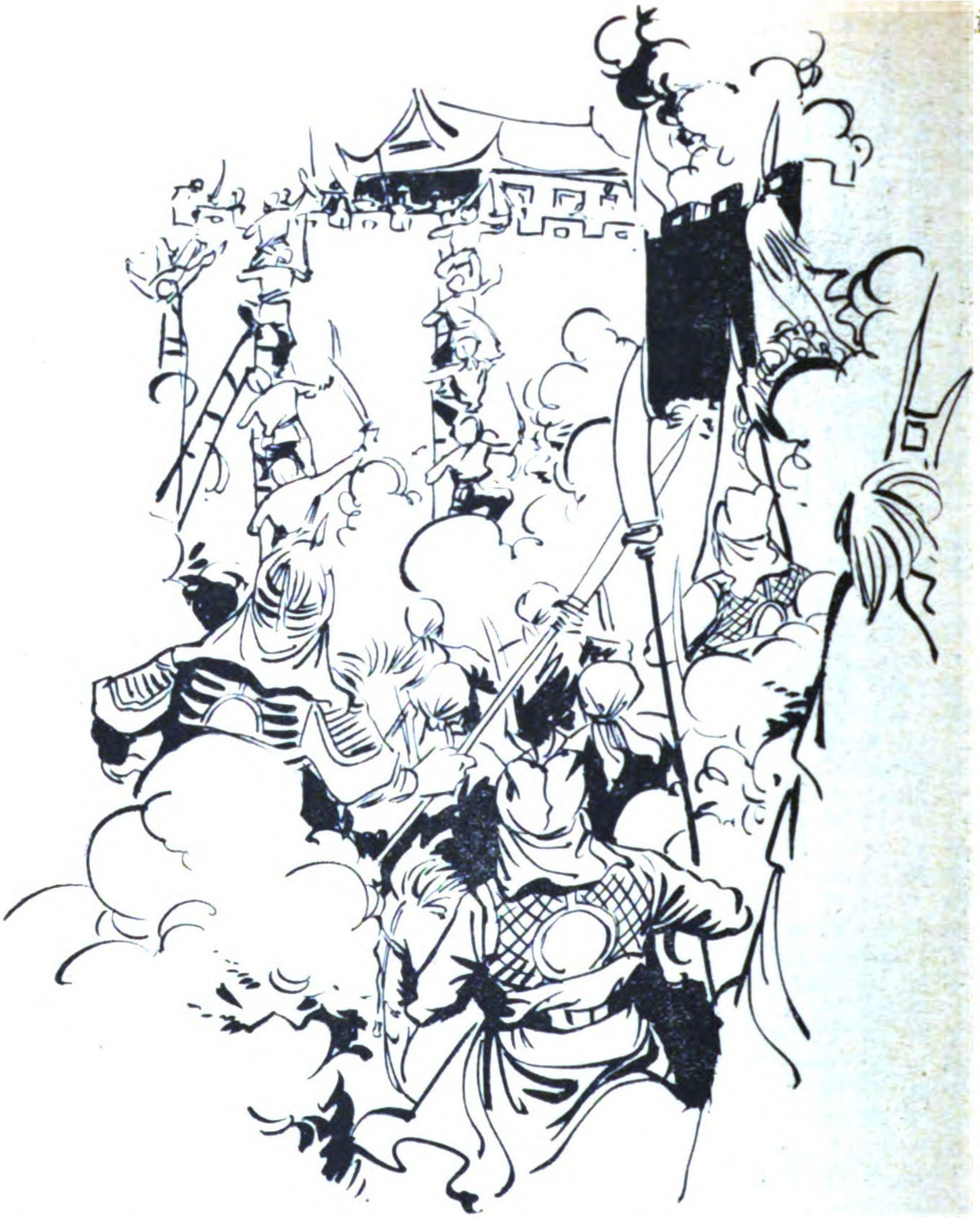
他的祖父崩後，他的父親即位，但在位只一個月就也去世了，而在位的一個月中，却有一半的日子是在病中的。他的父親即位後，他由皇孫晉而爲皇子，待他的哥哥即位後，他又由皇子的地位而爲皇弟了。父親死時，他尙年幼，只得十一歲，仍居住在皇宮內。到了十三歲那年，才被封爲親王。十七歲議婚事。那時，太監魏忠賢專權擅國的對於皇弟信王是很疑忌的。因之，他在他哥哥在位的天啓一朝七年中，生活也是頗不愉快幸福的。他和他的近於白痴的兄王完全不同，他聰明能幹，而且責任心很强，但却有很强度的剛愎自用的性格。他一向缺少親人的愛，又是一直在憂疑危懼的生活中長成的，因之，他自己也就養成了疑忌的性格，對任何人都不能付以信任，他能絕對信得過的，只是他自己一人。因爲他從小沒有享受到父愛，母愛和其他親人的愛，缺少愛的薰陶，又自幼耳聞目覩慣宮廷內外政治、權利上的殘酷鬥爭，以是他在對待臣民上也顯得頗狠忍無情。還有，他的祖父神宗是中國歷史上（中國歷代帝王最貪愛財貨而又極度吝嗇的一位帝王中誠然有不少愛財而又吝嗇的人，但以程度之深而論，明神宗是毫無疑問地應居第一名的）；他沒有承襲他祖父別的性格，唯獨吝嗇一點，却綽有他祖父的遺風。

他的白痴哥哥病逝了，他以同父弟的資格承嗣了大位，接掌了朱家的江山。但這座江山却有似一隻剛從沸水中煑過多時而拈出的瓷碗，燙手得很，如果接握不好，非但會傷損肌膚，乃至熱毒攻心，而且瓷碗還會跌落地上成碎片的。

自太祖承元季天災人禍的大亂後締建了大明王朝，到崇禎帝即位時，已有了二百六十年的歲月。自來的人心，是非到山窮水盡，萬萬不得已的時候，是不肯興變從亂的。朱明一代，由太祖立下了制度規模後，初葉諸帝多能勵精圖治，以吏治民生爲念，所以根基甚厚。一代之中雖然也曾有幾個不堪的皇帝，使國勢日削，民生日困，但仍能使王朝的生命延續下去。中葉的武宗（正德帝），其後的神宗（萬曆帝）、光宗（泰昌帝）和熙宗（天啓帝），都是足有資格的亡國之君（淸康熙帝特命撤去明神宗祖孫三君的祭享神主，就是認爲他們三人應負明亡的責任），但國家却沒有在他們在位的時候亡去，這完全是因爲深厚的根基尙有多少殘存和祖澤猶未全盡的緣故。但明室經過自神宗至熹宗三朝連續四十五年之久的喪斲元氣，到了熹宗崩而崇禎即位之日，國事已敗壞到難以收拾的地步了。（神宗的萬曆朝最初十年，由張居正柄國政，神宗以冲主而拱手無爲，那十年間是明末國事最振作有爲的時期，爲衰弱的明王朝進了一碗續命仙湯。以上所說的四十五年，是自萬曆十一年起計而至天啓七年止的。）

崇禎帝嗣位的時候，君臣們尙未能明白地察覺到國勢的危殆已至敗亡的邊緣。當時大家只認爲魏忠賢及其閹黨是國家的大禍患。所以，魏忠賢一死，閹黨逆案一定，再加上這位少年新主頗英明强幹而有意振作，大家便覺得王朝大有轉衰爲盛的希望，大明帝國仍有數十百年的生命。其實，那時明室的命運已危若累卵。朱家的這座江山，經過了萬曆、泰昌、天啓三朝四十五年的敗壞後，已遍地埋藏有火藥，而且都埋在地面下的淺層處，敏感的人的雙脚已能察覺到履下面的熱力，只要有一點點的火跌落在地面上，就會引起遍地的爆炸的。假使允許我們作個比喻的話，在崇禎帝即位時的朱明王朝，有如一株已有了二百六十年生命的大樹。這株大樹是曾有過枝葉繁茂，花朶怒放和結實纍纍的時期，但近一百多年來，外有風霜的侵襲，內有虫蟻的蛀蝕，園丁又不務護養，灌漑施肥的工作固然已久廢，而且還要不時濫摘華果，甚且常常濫以斧削，迄至它二百六十多歲時，枝葉已多枯萎，樹皮已多剝落，行路之人一眼看出它的衰頹外貌。可是，很少人能夠淸淸楚楚地知道它的根已爛，土已鬆和中已空，只要一陣狂風吸起，或有一個大力的人搖撼它，它就會倒下或連根拔起的。頭腦淸醒而又見事明白的人，不是沒有，但他們之中却極少能夠勇敢地承認和面對現實的人。他們對於這株已有二百六十年歷史的大樹，有着深厚的感情，自他們十幾代以前的遠祖起，以至於他們自己，都曾在它的枝葉的蔭覆下避過烈日暴雨，他們雖然從它現今衰頹已極的外貌，可以想像到它的根爛中空，但感情却廹使他們不敢想像它的來日的命運。

像這樣一株多年大樹，想要使它重復欣欣向



榮，再覩當年盛時的綠葉滿枝，繁花結菓的美景，確非易事。但倘若能够明察其病，做園丁的知所善於從事，其他所有的人也能齊加護養的工夫，消極的方面不再加以摧殘斧削，積極的方面，固本治標的好方法並施，無論如何是能够使這株大樹再延續多若干年的生命的，甚或報新枝，發嫩芽，也不是不可能的事。但可惜這位新接手的園丁崇禎，雖然有心挽救老樹的生命，而且也很努力從事，可是，也並不是一個够格的好園丁，尤其不是一個善治病樹的園丁。他的努力從事，因不得其法，反促使了老樹的早日毀滅。崇禎帝是朱明王朝的末代之主，一個十足不折不扣的亡國之君。也自稱非亡國之君，後世很多人也不忍將亡國的責任完全加諸其身。容我們說句公道的話，崇禎帝是生不逢辰的一個人，也如果生年較早，在萬曆甚或天啓之前爲帝，也確實不是一個有資格的亡國之君；可是，他繼萬曆、天啓之後而爲大明帝國的最高統治者，國事業已大壞，再加上他的一套治國的方法，也就非爲亡國之君不可。崇禎帝絕不荒淫，而且勇於任事，十七年中於國政未嘗有一日懈怠過，像這樣的一個皇帝，不免爲亡國之君，也自己固然臨死都不必甘心，即後世的人也多爲他不値。其實，在他那時的那種環境和情況下，他這種性格和作風，及足以使他變成亡什之君不可。假使也在一即位後，就擇愼公忠體國而又具大經綸的人爲輔臣，委之以事權，付之以信任，而自己則端拱在上，唯事監督之職，暇日多在宮中對酒聽歌，賞花愛月—當然不能太過分，不能過於沉溺—，善知爲君之道，則朱家的江山可能不在他的手上斷送掉，和也就不會背上亡國之君的名的。

總之，他的一套性格和作風，可說不懂爲君之道，倘若施之於萬曆之前，是無大碍，或且可能產生某些良好的效果；但施之於天啓之後，就完全不知審時度勢，不知度德量力了。以一不知道爲君之道，不能審時度勢，不能度德量力的最高統治者，欲免爲亡國之君，難矣。

兩個相終始的對頭人

任何一個國家或王朝，在政治修明，民生安定，國勢蒸蒸日上的時候，有如一個正值壯年而身心康健的人，既善攝生，復能培養元氣，是不易招致任何外邪內感的病症的，即偶染微恙，亦因身體元氣足，抵抗力強，稍投一二對症的藥劑，就可著手成春，甚或不藥亦可痊癒。但如果一個國家或王朝，政治腐敗，民生日困，元氣凘喪過甚，國貧勢弱，民不聊生，就難以避免有內亂或外患的滋生。國家本已貧弱不堪，人心思變，庶民且或有偕與俱亡的念頭，在嚴重的內亂或外患下，如再應付不善，那就絕難避免覆亡的命運。這還僅指遭遇內亂或外患一端而言。倘若內亂外患交逼而來，這個元氣業已大喪而人心多不歸附的王朝，假使所作所為更有促使禍患加深的作用，那麼，在兩面應付作戰下，鮮有不敗亡覆滅的。在崇禎帝即位後的大明王朝，就正是這樣的情形。

朱家統治了中國二百六十年，以至崇禎帝即位時，國家的元氣已凘喪至幾無遺餘的程度，國勢危若累卵，而朝野上下，仍醉生夢死，偷安苟幸，以致東北的建州部族，日形坐大，已對中國構成最大的威脅。而國內民不聊生，怨嗟之聲滿道。君不君，臣不臣，唯以殘民虐民為務，廣大的人民已到了憤怨難忍，求生不得的境界，再益之以嚴重的天災人禍相逼而來，即使是最佳善良柔懦而安守本分的人，也下定了決心，不計一切而顧挺而走險了，於是，一呼百應，一人揭竿而起，千萬人便隨從同亂；一處民變，四方響應；一轉眼間，全國各地都有成千累萬的與朱明王朝為敵的人了。終於演成了一發而不可收拾的局面，埋葬了朱明王朝，試想，遍國人民都抱了「時日曷喪，吾偕汝俱亡」的悲涼決心，朱家的王朝又怎樣不覆滅呢？

被當時及後世的統治者與士大夫錫以惡名「流寇」的李自成和張獻忠，是直接給朱明王朝挖掘墳墓的人。他們兩人原只是當初揭竿而起的無數「叛民」中的兩個而已，當時他們兩人這樣的「叛民」或「盜寇」，數量是多到計不盡的，李、張二人和其他揭竿而起，與朱明王朝為敵而自求生路的無數人並無任何本質上的不同。不過，李、張二人後來能夠集結成為兩股最大的力量，攻城掠地，所向多捷，成為「流寇」中最有名的兩個，而又後來比較能夠成大事而已。

李自成和張獻忠二人，不管被後人稱為「叛國殘酷的流寇」也好，或「農民起義英雄」也好，他們都不過是順應時勢，投合當時廣大民心而起的人物。他們自己走投無路，求生不得，不甘展轉餓斃道側，不甘在暴吏苛政下束手待死，而環顧四周，與他們自己同此情況和同此心理的人，多至不可勝計，於是，他們就乘時而起了。當然，李張二人一向是強悍而又不大守本份的人，身體內原是具有多少反叛作亂的性格的，可是，如非當年的情勢如此，如非當年的廣大民心如此此，他們兩人就不大可能會成為日後的李自成和張獻忠。若在宣德乃至成化，弘治的承平之世，這兩人儘管生性強悍，不安本份，身體內具有反叛作亂的因子，也最多只能在他們故鄉的小地方，做一個橫行的小惡霸而已，倘若遇著賢明而有魄力的地方官，他們即使只欲在地方上做個橫行的小惡霸，也多不可能得遂其志的。又假如他們生在正德，嘉靖乃至萬曆的衰世，利用人民不堪苛政和饑餓的時機而起兵作亂，也最多像劉七、劉千斤、黃蕭養等，旋起旋滅，聲勢儘管浩大一時，但終不能成大事。唯其他們生在崇禎之世，方得成為後日歷史上所寫下的李自成和張獻忠。所以，我們稱他們兩人為了不起的英雄，為農民起義創下了輝煌的戰績，一手葬埋了朱明王朝；或毒詈之為罪大惡極的逆民，斷送了朱家辛勤締建經營的江山，都是不必的。他們的興起，以及他們的成就（他們兩人雖終不免於覆滅，但大明江山都確是由他們搗碎的，而他們又給中國史寫下了很多的事件，這就是他們的大成就），都只不過是順應時勢，投合人心而致的。

崇禎時的明王朝，外有滿清的侵畧之患（建州部族在明神宗末葉時，已建國號為「金」而稱帝；到了崇禎時，又由皇太極——滿太宗——改國號為「大清」。他們自稱部族為「滿洲」，故我們於此，以「滿清」稱之），內有李自成，張獻忠等的「流寇」之禍，內外禍患交迫；而明王朝不論在對外患或對內禍的戰線上，又都只敗不勝，明室的覆亡已見絕對不可避免的了。

朱明王朝是李自成大軍入京而亡的，但旋即卻由滿清繼朱明而有天下。所以，我們可說明亡於李自成，也可說明亡於滿清。而在平素的事實

名作家散髮生所撰武俠小說，素以新穎奇詭，不落俗套，著稱於時，前爲本刊撰寫之長篇連載，深獲讀者一致嘉許。茲應本刊敦請，再撰新作：

冷劍磨情

即將在本刊連載　希注意刊載日期

上，也確是由李自成和滿清這一內一外的兩股力量，合而斷送朱家的江山的。綜崇禎一朝，這位大明天子遭遇了兩個強勁的敵人，他在內禍上的一個主要勁敵，是李自成，在外患上的一個主要敵人是清太宗愛新覺羅、皇太極。十七年中，崇禎皇帝就一直應付着這一內一外的兩個主敵。他內與李自成鬥，外與清太宗鬥，卻總是老敗於這兩個勁敵的手上。

明末的內禍外患，是交相爲因，交互增難的。因爲外因於建州部族，便內更驅民以從亂。萬曆時，建州部族有一個不世出的人傑努爾哈赤——清太祖——出，乘明室吏治軍政腐敗，國勢貧弱日甚的機會，開始侵明。明王朝爲應付外患，便一再加賦增稅，使人民有不堪負担之苦。而那時軍制廢弛已久，舉全國之兵不足以言戰守，於是開始召募民人爲兵。這一來，聚游手好閒而又無戶籍可稽的民人，給以兵器，教以技擊。這班召募的兵，臨陣多譁潰脫逃，帶了器械，學會技擊，在鄉里爲患，成爲日後「流寇」的嘯聚之資。一到天災人禍交逼而來的時候，便「流寇」遍地，無法收拾了。這由外患釀引了內亂。內亂既深，更無力對付外患。而外患日急，又不能不分財力和兵力以應付，這又使對付內亂的力量減弱了。所以，明末的內患外禍，是交相爲因，交互增難的。

說來奇巧得很，李自成和清太祖兩人，好似可天特地生他們下來以困崇禎帝的。崇禎帝在位十七年，自公元一六二八年起，至一六四四年止。李自成和清太宗兩人的主要事業之年數，也恰各爲十七年。

先說李自成，他是在崇禎二年（一六二九）起而作亂的，至清順治二年（一六四五）兵敗而死，一生事業共十七年。崇禎帝的一生事業，比李自成早先一年，但也比李自成早死一年。這好似天特降李自成來對付崇禎帝的，崇禎帝即位後之次年——崇禎二年——，李就起來反這位皇帝。待到這位皇帝死後一年，李自成也死了，好似他的困擾反對崇禎帝的任務已告完成，又由上天召回去復命了。

至於清太宗皇太極，在位也共十七年。他比崇禎帝早先一年（一六二七）即位，但也比崇禎帝早死一年（一六四三）。他也可說是和崇禎帝相終始的。

（未完）

武俠長篇小說

玉女銀鳳

冰鴻·文

雲君·圖

腥風血雨　奸宄屍橫

大悲正急如喪家之犬，見前面有個大個子阻攔，心中早已萌了殺機，見狀不由暗忖道：「他媽的，像你這種渾傢伙，怎麼會活到今天呢？」思忖間，早已到了「血面金剛」身前一丈處，大喝一聲，道：「渾小子找死！」飛身一招「力平五嶽」，向「血面金剛」胸口打到。

「血面金剛」一怔，心道：「和尚，你打錯地方了。」轟的一聲大響，登時土揚三丈，岸飛十尺。

「血面金剛」退了五步，環眼一瞪，喝道：「好秃驢，你大爺與你無怨無仇，你怎麼見面不管三七二十一，舉手就打人呢？你懂不懂規矩？」

這時，「九紋龍」也已趕到，他上下打量了「血面金剛」半天，接口道：「你這小子可也不懂規矩，這叫不打不相識啊！」

大悲打了「血面金剛」一掌，不但沒將對方打倒，却反把自已雙手打得生痛，心中駭然驚忖道：「世間那有這等功夫？」思忖間，不敢再直進，急忙一側身，向右飄去，身子才動，突聽一個冷冷的聲音道：「大悲，你家姑奶奶在此等候你。」

大悲一驚，駐足抬眼，見那阻擋之人，竟是「白鶴仙子」冷霄梅。

大悲有自知之明，想也不多想，猛一轉身，只見，「九紋龍」在側，此時已多了白紗蒙面的「白鳳會總舵主」。

三面強敵阻擋，只有後退了。

突然，一個冷森森的聲音道：「大悲，還有一條路你沒有看。」

大悲聞聲知是宗鴻羽，此時，他是真正的完全陷身重圍了，而四面阻之攔人，個個功力都在他之上。

第一次，大悲覺得自已生機太少了，因爲，比力、比智，在場的人，沒有一個弱於他啊！

大悲心中暗自呼道：「拚吧，拚一個算一個。」此念一生，毒心立下，轉身注定宗鴻羽，陰毒無比的冷聲，道：「宗小兒你們一起上吧。」

宗鴻羽陰沉沉的道：「大悲，你配嗎？」大悲狂聲大笑道：「不配？不配你們怎用得着這麼多人包圍？」

宗鴻羽嗤笑道：「閣下剛才不跑，只怕別人連看也不看你一眼。」

大悲狠聲道：「宗鴻羽，你打算把老夫怎的？」

宗鴻羽平靜冷冷的，道：「凌遲處死！」聲音冷酷得如萬年寒冰，令人聞聲，毛髮爲之倒豎。

大悲不由自主的退了兩步，精目中透出恐怖的光芒，二女也駭然的把目光盯在宗鴻羽的俊臉上，似乎懷疑這話不是他說的一般。

大悲深吸了一口冷氣，沉聲道：「只要你辦得到。」說話之際，硬着頭皮跨上了一步。

宗鴻羽冷冷的冷笑一聲，道：「你出手吧！」大悲掃了二女一眼，道：「只是我們兩人決生死？」

宗鴻羽叱道：「你還不配圍攻。」大悲心知難免一拚，不由大喝一聲，道：「老衲與你拚了。」一招「雷電交加」，閃電拍向宗鴻羽，出招之迅捷，狀如偷襲。

宗鴻羽殺機已生，右掌揚處，一招「血流漂桿」早已拍出。但見紅光瀰天，威猛駭人。

大悲早知宗鴻羽身懷血掌絕學，但知道他血掌未練好，心中並不十分怕他，但，此刻一見他掌招，心中不由大驚失色！敢情，過去宗鴻羽身蘊奇毒，血掌僅能使出五成威力，血色只能佈到掌心，離達指端，此刻，却整個手掌都紅了。

本來，大悲連宗鴻羽血掌五成功力也抵不住，此時見他已有十成功力，心中怎會不大驚失色。

「白鳳會總舵主」也是心頭駭然，但驚駭中，却充滿了喜悅，因爲，由宗鴻羽的功力猛進，她已知道，他身懷劇毒已消除了。

眨眼之間，兩人已走了五招之多，全部是快攻快驟，似乎都想早點把戰局結束，以省體力。

心理上的恐懼，再加上功力不敵，大悲招式已開始亂不成章，他平時慈和的假面目，已然全部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猙獰，善目中，也閃出陰毒狡猾的光芒，不時向四周掃視，似想看看那一環最弱，以便突圍脫身。

「白鶴仙子」冷霄梅，嬌聲冷笑道：「大悲，你少打歪主意了。」

她一出聲點破，大悲心中大駭，心中直把她恨入骨髓，但恨雖然恨，那企圖脫困之心，也爲之全部打消了。

宗鴻羽連攻三掌，陰冷的笑道：「大悲，小爺要看看你的心肝五臟是什麼顏色！」

大悲揮手拍出三掌相抵，一面强自鎭定道：「老衲心肝在胸腔之內，只要你有這份能耐。」

宗鴻羽劍眉突的一揚，招式立變，冷喝一聲，道：「看招！」聲落人影一閃，突然穿入大悲的掌影之中，二女見狀，芳心齊都爲之大驚，不由自主的各自跨上了一步。

就在這時，場中傳來大悲一聲震天慘哼！

二女聞聲止步，抬眼之間，不由芳心一震。只見，宗鴻羽手中提着大悲一條血淋淋的右臂，星目帶煞，劍眉倒豎，狀如煞神，甚是驚駭。

大悲倒退在三丈之外，紅潤的臉色，已因過份的劇痛，而蒼白如紙，也許，他對生命還有着太多的留戀，是以，一雙圓睜的精眸正自恐駭的盯着宗鴻羽，連運功止血都忘了。

沒有同情，也沒有憐憫，宗鴻羽此刻的心腸，好像已由肉的變成了鐵石，他殘酷的道：「大悲，在下自以爲目的已快達到了。」

大悲無法自主的退了三步，吶吶的道：「宗鴻羽，江湖上的人，剛剛開始相信你具有俠肝義胆，但是……」

宗鴻羽陰笑道：「但是在下却要親手將這些撥去是嗎？」大悲冷冷的點頭道：「不錯！老衲替你可惜。」

一聲激昂的長笑，響徹雲霄，笑聲裏，包含了太多的悲涼成份，使人聞聲，會自然而然的體會出，那裏面沒有一點愉快與滿足之意。

良久，良久，宗鴻羽止住笑聲，冷嘲道：「大悲，你怎會關心在下？」

大悲不愧一代梟雄，朗言坦然道：「老衲爲了生命不得不忠告你，假使，你殺的是別人而不是我，則我願意你多殺幾個，讓天下人恨你。」

宗鴻羽緩緩的移步向大悲行去，陰森的道：「你知道在下抱着什麼心情離開臥龍谷的嗎？」

「老衲不知道，但却不希望知道。」

宗鴻羽狂笑一聲，道：「哈哈……不管你希不希望知道，在下總是出來了，在臥龍谷中，在下服毒練功，本已把生死看穿，生死都不足在下珍惜，禿驢，你該知道，今日在下面對你假仁假義的賊禿，會不會因爱那不着邊際的名譽而放過你！」

大悲唯一的一線生機也沒有了，現在，他唯一可以選擇的是甚麼死了。

他冷冷的望了宗鴻羽一眼，突然，左掌閃電揚起，向天靈蓋拍去，不錯，這確是一個乾脆的死法。

但是，他快，宗鴻羽更快，就在他方把手揚起之際，突聽宗鴻羽滿叱一聲，道：「沒有那麼痛快！」人影隨着話聲一閃，大悲左臂已落入宗鴻羽手中。

大悲眞沒想到，宗鴻羽對他竟會如此狠毒，他由絕望而轉成憤怒，大吼一聲，道：「宗鴻羽，你……你要把佛爺怎的？」

宗鴻羽陰冷的冷笑道：「假使，你有那眼福，在下要你親眼看看自己的心是什麼顏色！」

二女駭然的望着宗鴻羽，她們，再也沒想到宗鴻羽竟是如此殘酷，這一剎那，僅只是短短的一瞬之間，他好像完全變成了另一個人。

大悲唯一的左手，已落入人手，心中大急，突然，他腦海中靈光一閃，舌頭一伸，猛然用口咬去。

這一着，宗鴻羽沒有辦法阻止，星目中殺機一閃，左手突然閃電插進大悲胸中，動作之快，似還在大悲之先。

大悲上下牙齒才咬住舌頭，突然慘號一聲，渾身顫抖，頹然倒了下去。他胸口中，仍插着宗鴻羽的左手，鮮紅的血，順着宗鴻羽黑色的衣袖，如湧泉般的淌在地上。宗鴻羽用力一拉，二女登時驚叫一聲，轉過身去。

他，手中提着血淋淋的一顆人心，星目血絲密佈，木然的盯着大悲鐵青的臉，沉重的道：「大悲，看看，它也是紅的，與一般人的完全一樣，但是，在它的唆使之下，你却狠心的屠殺了一個與你毫不相干的人。」

大悲不能再言再語，他只木然的望着自己的心，緩緩的闔上眼簾，與世長辭了。

他已得到了他人生最後的歸宿，但是，在人世之間，他却自己首創下，萬古臭名，最初，他也許並無此意，但是，人間種種的誘惑却使他走上了極端，使他忘了人生如朝露，寄居人間，只不過是瞬間的事而已。

宗鴻羽緩緩的把那顆心，擲到大悲屍體胸上，木然的仰臉看着天上浮雲，似在祈禱着什麼。

「血面金剛」重重的吐了一口氣，這口氣，好像他自方才便閉到現在，是以，直吐了那麼久才吐完。

「白髮仙子」冷雪梅緩緩轉過臉來，她不敢看大悲的屍首，急步走到宗鴻羽身側，柔聲道：

「羽哥哥，走，我們去洗洗手去。」回頭吩咐道：「金剛，把那屍首拖到一邊去埋了吧！」

在同時，「白鳳會總舵主」也吩咐道：「九紋龍，把屍體拖走。」

「血面金剛」才走一步，「九紋龍」已搶着叫道：「喂！那次小子，別動，這是俺的差事。」

「血面金剛」環眼一瞪，道：「明明是俺的差事，誰說是你的？」

「九紋龍」齊眉棍一揚，雷吼道：「你敢情是要打架？」

「打架？怎麼，你要打？」

「九紋龍」道：「我一看到你就覺得不順眼。」

這敢情好，他是看了不順眼，才故意借題發揮，要找「血面金剛」打一架。

「血面金剛」上下把「九紋龍」打量了一陣，叫道：「我也是越看你越不順眼，看你楞頭楞腦的，老子就有氣，來來來！咱們打勝的人，就埋這屍首。」

宗鴻羽轉過身來，心中暗自奇怪的忖道：「世間竟有比鬥以埋人做獎品的，這可是少見。」

「白衣仙子」冷雪梅柳眉兒一揚，似要出言喝阻，宗鴻羽急忙一握她的玉手，低聲阻道：「雪妹，別管，讓他倆打一架也好，不然，他們心中誰也不服誰，而正遇到強敵，誰也不管誰可就麻煩了。」

他說着一拉冷雪梅，那邊「白鳳會總舵主」早已看到了，她芳心不由一陣黯然，獨自忖度道：」終究宗鴻羽關心她勝於關心我，唉！我當時不做這什麼舵主，也許，現在早已與他站在一起了。」

思忖間，一抬頭，恰好碰到宗鴻羽灼灼的目光，宗鴻羽輕輕的搖搖頭，示意她不要喝阻。

「白鳳會總舵主」只覺心頭一甜，不由自主的輕輕點了點頭。

「九紋龍」猛一點頭，道：「好！就這麼辦。」話落就要出手。

「血面金剛」突然叫道：「慢來，等俺脫下衣服來。」

「九紋龍」吼道：「穿着俺也打得透，脫什麼？」

「血面金剛」環眼一瞪道：「你知道什麼，俺這衣服刀槍不入，豈能佔你便宜。」話落早已將黑衣脫掉，露出胸膛。

「九紋龍」也摔掉手中齊眉棍，道：「好，俺也不佔你的便宜，你說吧！咱們怎麼打法。」

「血面金剛」一拍胸膛道：「俺先給你打三掌，你再換俺三掌怎麼樣？」

「九紋龍」心急，脫口道：「好！你站好。」話落猛吸一口氣，大喝一聲，「力平五嶽」。飛身向「血面金剛」胸口擊去。

「轟然！」一聲大震，登時風起五步，土揚百尺。「血面金剛」退了兩步，自語道：「嗯！還不錯，有點分量。」

「九紋龍」只覺手掌微麻，心中嘀咕道：「這小子還真有兩下子哪！我這一掌足有七成力，怎麼他才退了兩步。」心念轉動間，大喝一聲，又是一招「力平五嶽」，這一次，他可用了九成真力。

「血面金剛」退了五步，胸口微微作痛，心中驚忖道：「敢情剛才他沒有用全力，嗯，這小子還蠻夠交情的。」

「九紋龍」上下把「血面金剛」打量了一陣，心知用上十成力，也打不倒他，銅鈴眼一轉，道：「喂，大小子，上前幾步，太遠了。」

「血面金剛」沉聲道：「走到你面前也是一樣。」話落大步而行。

那知，他一起步，「九紋龍」突然大喝一聲，趁他馬步不穩之際，飛身拍出一招「挾山超海」從下向上撤來。

「血面金剛」一驚，待要沉氣，已來不及，「轟的」一聲，直被偏出七八步遠，砰的一聲，跌得滿身塵土。

「九紋龍」得意的道：「怎麼樣，輸了吧？」

「血面金剛」一躍而起，道：「好小子，我還以為你蠻夠交情的呢？原來竟公然騙人，大爺不認輸，小子，你準備了，我也先打兩掌，再把你打翻。」

「九紋龍」鄭重的吸一口真氣，把功力全聚於胸上，點頭，道：「來吧！」「血面金剛」大喝一聲，巨靈掌突然拍出一招「挾山超海」，自下向上撤來。

「九紋龍」是個渾人，方才他雖然想了個辦法把「血面金剛」騙的摔了一交，但卻沒想到「血面金剛」也會騙他。

這一來，他吃的虧吃得可就比「血面金剛」更大了，「轟的」一聲，直被「血面金剛」打出兩丈多遠，「砰！」的一聲，跌在地上。

「血面金剛」笑道：「好好好！」咱們一招還一招，我也只騙你這一次，來吧，下次該你挨兩掌了。」

「九紋龍」從地上爬起來，由方才那一掌，他已知道「血面金剛」功力遠在他之上，當郎面色一沉，道：「慢着，咱們私鬥歸私鬥，公事歸公事，等俺把公事交待完畢，咱們再打不遲。」話落走到「白鳳會總舵主」面前，恭身道：「啓稟舵主，金鳳堂主楊銀花已率衆在谷外駐紮，請示舵主命令。」

「白鳳會總舵主」芳心一喜，道：「叫她進來吧！」

「九紋龍」道：「進來豈不是全被圍了。」

「白鳳會總舵主」掃了「白鶴仙子」冷雪梅一眼，道：「那位就是南海派掌門之人，她已不與我們拚了。」

「九紋龍」心中有事，當下點頭，道：「舵主請別人去吧！我還要與那大小子拚兩掌。」

「白鳳會總舵主」搖搖頭道：「你不是他的敵手。」

這時，「白鶴仙子」冷雪梅也傳音對「血面金剛」道：「金剛，你把屍體帶走吧，等一下，九紋龍追去，你可不能眞個傷了他，這是你小主的意思。」

「血面金剛」點點頭，道：「俺曉得了。」話落提起大悲屍首，大步向山凹中走去。

「九紋龍」方要答「白鳳會總舵主」的話，但一回頭，見「血面金剛」已把屍體拖走，地下只剩下一顆心與一灘血，急忙飛身抓起人心，大叫道：「好小子，你還沒勝呢！」聲落人已追了出去。

「白鶴仙子」搖搖頭，粉臉上，浮現一絲笑意。

這時，谷口突然奔進一個美艷的靑裝中年婦人，但見她脚下行雲流水一般，快捷如飛，刹那間已到「白鳳會總舵主」眼前，恭身道：「屬下參見舵主。」

「白鳳會總舵主」點點頭道：「剛才九紋龍曾提過你來了。」

「啓稟舵主，屬下因放心不下，是以把大事交待完後，親自進谷參見舵主，屬下見守谷敵衆，放進不管，她們似有困死我們的計劃。」

「白鶴仙子」冷雪梅心中暗自好笑，但却不多言語。

「白鳳會總舵主」搖搖頭道：「這邊已不會再發生流血拚鬥的事了，你來得正好，現在就去把她們都召進來吧，我有大事交待。」中年美婦一怔，道：「舵主……」

「不要多問，等一下妳就知道了。」中年美婦恭身道：「楊銀花遵命。」話落急步而去。

「白鶴仙子」冷雪梅嬌呼一聲，道：「楊堂主接住。」聲落纖手一揚，一塊白玉令，已化做一道白光飛向中年美婦——「金鳳堂主」楊銀花。

「金鳳堂主」楊銀花猛一錯步，回身抬手，一把把玉令抓入手中，目光掃處，先是一怔，突然若有所悟的道：「楊銀花謝了！」回身急奔而去。

「白鳳會總舵主」看了「白鶴仙子」冷雪梅一眼，冷漠的道：「冷姑娘可否等小妹把會中事交待一下，咱們再決勝負。」

「白鶴仙子」冷雪梅已成竹在胸，聞言點頭道：「悉聽吩咐，不過此谷之中，不知何處有水，得先把他的手洗一洗。」

宗鴻羽搖頭道：「不急。」話落目注「白鳳會總舵主」道：「姑娘可是要把舵主之位讓出？」

「白鳳會總舵主」是第一次，聽到宗鴻羽如此稱呼她，心中有一種無法形容的感受，這稱呼，雖然並不算親近，但比之舵主之稱，可就親切得多了。她默默的看了宗鴻羽一眼，道：「是的。」

「在下以爲，姑娘與爲大局着想，不該如此意氣用事。」

「白鳳會總舵主」掃了他一眼，搖頭堅決的道：「此事我心意已決，再者，這是我會中之事，公子……」突然，她覺得不安，急忙住口，不安的盯着宗鴻羽出神。

宗鴻羽聞言心中暗驚，急忙道：「在下多事了。」

「白鳳會總舵主」急得幾乎想哭，連忙嬌怯的道：「我……我……公子，你，你不要誤會。」

「白鶴仙子」冷雪梅，心中早已把她視同姊

妹了，見狀嬌笑道：「羽哥哥，你難道還看不出嗎？天下事，可去則去，可留則留，不能不識時務，再者一個女子，總不能一生老死江湖啊。」

第一次，「白鳳會總舵主」冷霄梅流露出感謝之色，雖然，她沒有說一句感激的話。

宗鴻羽若有所悟的笑了一笑，但那笑意是那麼苦澀！因爲，他想到了另外兩個女孩子。

「白鶴仙子」冷霄梅打開僵局道：「我們走吧！」三人急步向小屋前奔去。

四個叛會之人，這時已被制住，衆人一見舵主到，一個個把眼睛盯在「白鳳會總舵主」臉上，似等她做最後處置。

「白鳳會總舵主」冷冷的掃了四個老太婆一眼，默默不語。這時，谷口已湧進七八十人，爲首之人，正是那「金鳳堂主」楊銀花。

「金鳳堂主」楊銀花到達場中，一眼看見三個護法，一個堂主的狼狽相，心頭不由爲之一沉，脫口問道：「玉鳳堂主「鐵面婆婆」呢？」

「白鳳會總舵主」淡淡的搖頭，道：「找你去了。」話落自懷中掏出一方紅底白鳳的玉牌，遞給「金鳳堂主」楊銀花，淡然的道：「楊堂主，這個你接下吧！」

「金鳳堂主」楊銀花一見那玉牌不由嚇了一大跳，急忙雙膝跪地，沉聲道：「啓稟總舵主，本座擔待不起！」

「白鳳會總舵主」堅決的道：「白鳳會，自祖師開創以來，一向上下同心，仗義扶危，臨難不苟免，但是，傳至本舵手中，却有人心生背叛，欲棄會他就，足證本人力薄能鮮，難當此重任，讓位之事，乃是勢在必行。」

全體會衆，聞言個個惶恐，一齊都跪下來，那些陸續到達的，雖不知何事，但她們見衆人個個面現張惶之色，知道事不尋常，也都齊跪了下來。

「金鳳堂主」楊銀花落淚道：「總舵主幼年接管白鳳會，恭謙仗義，愛會衆如愛己，但是，總舵主應該知道，世間盡多不知恩義之人，如果以她們爲做事準則，則天下能有幾個眞正好人，還望總舵主念祖師創會苦心，憐本會後繼無人，接此重擔，則弟子等雖粉身碎骨，也不敢稍忘總舵主仁厚之心。」言來泣不成聲。衆弟子聞言，也都個個爲之淚下。

宗鴻羽崇敬的望着這個處事穩重的姑娘，雖然，他從來沒有看過她的廬山眞面目，但，此刻他却覺得那麼迷人。

「白鳳會總舵主」美目中緩緩浮現兩顆清淚，她沉重的嘆了口氣道：「上代祖師，因人叛變而受傷身亡，她在臨終之時，曾對我說過一句話，你們都不知道。」她揮袖抹去淚珠，但却立刻又湧了出來，她憐惜的望了四周衆弟子一眼，沉痛的，道：「她說，有人叛會之時，就是你離會之日。」

「金鳳堂主」楊銀花泣道：「總舵主，你，你豈能完全相信老舵主臨終悲憤之言？」

「白鳳會總舵主」哽咽道：「是的，我完全相信她的話，白鳳會，並非我雲家的財產，我早就該離去了。」語聲隱帶幽怨。

「金鳳堂主」楊銀花聞言心頭一沉，突然抬起淚眼，道：「雲家？」

「白鳳會總舵主」突然伸手扯下面紗，一張清麗絕俗的粉臉兒，，登時呈現於衆人眼前，全場會衆不由爲之一呆。

「白鶴仙子」冷霄梅斜斜瞄了宗鴻羽一眼，傳音道：「羽哥哥，你眞有福氣，你看，她多美呀！」

宗鴻羽劍眉一皺，低聲叱道：「霄妹，現在是什麼場合，你還頑皮。」

冷霄梅見宗鴻羽不悅了，不敢多說，小嘴內嘀咕道：「人家爲你好，你還罵人，哼，狗咬呂洞賓……」

「白鳳會總舵主」冷漠的掃了四周一眼，道：「是的，老舵主原是家母，我雲彩虹接此會的目的，原是爲她報仇，如今親仇已了，白鳳會已非我久留之地，楊堂主，家母臨死之時，曾言本會只有你可繼承，我雖已退出白鳳會，但只要我有機會，本會中的事，我會隨時幫忙的，接下吧！」

「金鳳堂主」楊銀花仍圖挽留的道：「總舵主……」

雲彩虹斷然道：「楊堂主，我本來面目已現，因果也已講明，你還不接掌舵主，究竟是何用心？」

「金鳳堂主」楊銀花無奈，只得三拜九叩之後，接下「白鳳會」玉符。

雲彩虹感慨的道：「從今之後，白鳳會由楊總舵主領導，小妹謝謝各位姊妹多年的愛護。」話落朝四周一福，回身對「白鶴仙子」冷霄梅道

雲彩虹全力攻擊紅袍怪人，却急壞了一旁觀戲的宗鴻羽。

：「冷姑娘，咱們走吧！」

冷雪梅玉手一指，笑道：「那裏可有水？」

雲彩虹冷漠的點頭道：「那是本谷山水的發源之地。」話落回頭掃了叛會四人一眼，冷冷的道：「四位親眼看到。」

銀髮老太婆道：「姑娘可以殺我們了。」雲彩虹冷笑道：「本姑娘此刻殺了你們，你們倒說本姑娘是在演戲，等你們死了之後，本姑娘再接回白鳳會，是以，本姑娘不想殺你們，要你們看到死為止。」四人慚愧的低下頭去。

雲彩虹毫無牽掛的向冷雪梅道：「我們走吧！」聲落，一騰身，掠空而去。

「白鶴仙子」冷雪梅與宗鴻羽隨後緊追而起，剎那間，三人已消失於絕谷盡頭的濃密樹林中了。

楊銀花深沉的嘆息一聲，沉重的喚醒那些引領木然呆望的弟子，道：」總舵主已去遠了，這是我們白鳳會最大的不幸，失此明主。」話落一頓，轉臉冷冷的對四人道：「總舵主既饒了你們，我也不再為難，但這一生一世，只要你們有一點人性，便將永遠無法彌補你們內心的慚愧，你們走吧！」話落不再理會四人，自去安排自己的事去了。

這邊暫且不提。

雲彩虹三人，不到盞茶工夫，已奔上一處山崖，此處，怪石林立，野草叢生，但卻無高大的樹林。

此處山崖，甚是平坦，方圓約有百丈，中間是一處清澈可見游魚的大池，池東有一缺口，水由缺口流出。高處清水灌下，似是雪溶的水。

雲彩虹一指清池，冷冷的對宗鴻羽道：「此處可以洗手了。」

「白鶴仙子」冷雪梅，見狀心中暗忖道：「她此時心含悲戚，等下要是動上手，她萬一打出火來，竟以真武功相對，那時我倆勢必要一人葬身此池之中，我不如先讓羽哥哥安慰安慰她，等她平靜下來，再來與她較量，那時，她就捨不得死了。」心轉念決，當即道：「嗯！我倒把一件大事忘了。」話落目注雲彩虹道：「姑娘，剛才我會等你料理會務，現在，小妹也有急事，必須馬上去辦，你能等我一等嗎。」

雲彩虹冷冷的道：「你請！」

「白鶴仙子」冷雪梅也不招呼宗鴻羽。飛身一躍，如飛而去，就如真個有十萬火急的事情。

雲彩虹冷哼了一聲，回頭只見宗鴻羽剛洗好手，轉過身來。他星目向四下掃了一周，劍眉不

由爲之一皺。

雲彩虹心中暗哼一聲，道：「冷寒梅有大事先辦了。」語氣甚是平靜。

宗鴻羽脫口道：「去那裏？」

雲彩虹冷哼道：「你們自己的事也能不知道嗎？」

宗鴻羽聽出她語氣不善，劍眉不由一皺道：「雲姑娘說話如此含蓄，在下……」

「含蓄？誰叫你多問。」

宗鴻羽不滿的道：「在下未見她去處，問問姑娘，難道有什麼不是嗎？」

雲彩虹心亂如麻，如今又見宗鴻羽對她如此冷落，心中更加紛亂，闇着美目一瞪，怒道：「我不願告訴你。」

宗鴻羽何等冷傲，當即冷哼一聲道：「我自己去找。」話落舉步就走。

雲彩虹先是一呆，突然霍然轉過身去，傷心的流起淚來。宗鴻羽走了幾步，心中突然一動，忖道：「她回憶往事，正在傷心之際，言詞之間，自難免不善，我一走，萬一她傷心而尋短見怎麼辦？」思忖間，一回頭，只見雲彩虹香肩聳動，哭得十分傷心，但卻沒有一點聲音。

宗鴻羽不能回停下腳步，回身輕輕走到雲彩虹身後，溫和的道：「雲姑娘……」

「誰要你叫！」

宗鴻羽沉重的道：「我自己叫我叫，因爲，我知道你對我的心意。」

雲彩虹芳心稍定，但仍冷冷的道：「那時我以爲你已經死了，所以才那麼說的。」

宗鴻羽把目光凝注在池中，淡淡的道：「也許天可憐我大仇未報，要我再多活上幾天。」

「幾天？」雲彩虹再也控制不住，霍然轉過身來，盯着宗鴻羽出神。

宗鴻羽收回失神的目光，突然與她那雙熱情如火的眸子相觸，心中突然一緊，急忙把自己目光移開。

雲彩虹痛苦的道：「不要把目光移開，爲什麼你從來不願意領會我眼中的含意？」

宗鴻羽沒再收回目光，只沉重的道：「第一次看到你時，我已領會到了。」

雲彩虹急迫的道：「你領會到了什麼樣的？」

宗鴻羽退了一步，低聲道：「善良，與……

……」

「與什麼？」

宗鴻羽又退了一步，道：「與不願意與我分離。」

雲彩虹泣道：「但是你卻離開了我。」

「是的，因爲我必須離開你。」

「爲什麼？」

宗鴻羽緩緩抬起頭來注定雲彩虹道：「那時，我是懷着滿腔的憤恨而來，我更知道自己的壽命，因此，我不希望有任何一個人同情我，更不願意你喜歡我。」

「我的心意你怎能左右得了。」

「因此我製造恨。」

雲彩虹柔聲道：「但是，你越是製造恨，我越是喜歡你，直到後來，在飛雲寨時，我才知道……」突然，她粉臉一紅，住口不說了。

宗鴻羽接道：「你才真的恨我是嗎？」

不知是那裏來的勇氣，雲彩虹突然嬌呼一聲，投進宗鴻羽懷裏，急迫的道：「不！是愛，深切的愛。」話落小嘴已蓋在宗鴻羽嘴上。

宗鴻羽有些茫然，也輕撫着她蓬鬆的秀髮，是愛，是憐，也一時之間，無法分辨清楚。

雲彩虹突然移開小嘴，嬌呼道：「抱我，摟緊我，鴻羽，鴻羽……」聲音是那麼恐惶，好像，她在黑暗而無人的寂寞世裏，偶然抓到了一個人似的。

宗鴻羽心中早就對她生了愛慕之心，只是一直沒有辦法表達，此時雲彩虹如此一叫，似乎已點燃了久藏的心火。也用力抱着她微帶顫抖的嬌軀，道：「雲姊，雲姊，我該這樣叫你嗎？」

這一刹那，雲彩虹覺得這整個的世界都屬她們的，她覺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王，她溫柔嬌弱的道：「不！不管我比你大還是小，我要你叫我妹妹，哥，叫，叫啊！」

宗鴻羽輕輕吻了她一下，輕聲道：「是的，雲妹，別哭，別哭。」

雲彩虹幽幽的道：「我不能自制，我要把多日來。爲你保存的淚水全部流給你，那裏面有愛與怨，都是你的。」

宗鴻羽輕輕吻吮着那一顆顆晶瑩如珠般的淚水，柔聲道：「妹妹，現在一切都過去了，從今以後，我也許永遠也不會離開你了，雖然，你武功比我好，但我卻覺得仍要保護你。」

「不要用也許，肯定點，我要你肯定的告訴

我，永遠不離開我。」

宗鴻羽點了點頭，柔聲道：「是的，永遠不，只要你聽話，不淘氣。」

雲彩虹把一雙玉臂窩在宗鴻羽懷中，溫馴的的道：「我永遠聽你的話，不淘氣。」

宗鴻羽輕輕香了香她，柔聲道：「那快不要哭了。」雲彩虹點點頭，用衣袖把淚擦去，果然不哭了。

宗鴻羽摟住她在一塊大石上坐下，低聲問道：「雲妹，你當眞不管白鳳會的事了嗎？」

雲彩虹毫不思索的問道：「你說要不要管呢？」

宗鴻羽肯定的道：「當然要管，因爲，西藏密宗正在處心積慮的要把白鳳會滅掉，那時，如無人從旁加以援手，她們怎麼抵抗？」

雲彩虹柔聲問道：「你也管嗎？」

宗鴻羽點頭道：「是的。」

「不與我分開？」

宗鴻羽道：「分開也只是暫時的。」

「不！暫時的也不要。」

「最多只有一兩天。」

雲彩虹小嘴一噘道：

「一兩個時辰也不要。」

宗鴻羽無可奈的道：「好吧！你永遠跟在我身邊。」

雲彩虹高興的一親宗鴻羽，道：「好，我們一起管。」

就在這時，崖頂飛上「白鶴仙子」冷雪梅，她面色凝高聲叫道「快！你們快來，那四仙來了。」

雲彩虹急忙離開宗鴻羽懷抱，嬌羞的低下頭來。

宗鴻羽滿以爲逗一下，這個調皮的姑娘，準要笑一番了，那知，目光到處，却見冷雪梅那麼凝重，心中不由一驚，問道：「那四仙？」

冷雪梅道：「密宗的。」

宗鴻羽心頭一驚，飛身拉起雲彩虹與冷雪梅的手，急道：「我們走！」

「走」字出口，三人已飛落崖下。

飄下高崖穿過樹林，也只不過是轉眼間的事，宗鴻羽鬆掉拉着二女的手，悄聲急說道：「快，雲妹仍去指揮白鳳會衆人閃避，密宗的人，大都身懷邪法，她們只怕應付不了，楊銀花剛接任舵主之位，一時之間，恐尙難服衆心，快，快去。」

雲彩虹遲疑不安的道：「羽哥……我……」

宗鴻羽堅決的截住道：「只要我們心比日月，那怕什麼閒言，別遲疑了。」

雲彩虹玉牙一咬朱唇，突然像是下了很大的決心似的，脫口道：「好！我去。」話落深深盯了二人一眼，輕身如飛而去，她沒有再說不讓宗鴻羽離開她，但是，那明亮的眸子，却似告訴宗鴻羽不要忘記，方才對她的承諾。

事情確實相當急迫，但是，「白鶴仙子」冷雪梅一見二人情景，登時又調皮起來，嬌笑一聲道：「由姑娘進展到妹妹，這速度好快啊！」

宗鴻羽俊臉一紅，輕叱道：「什麼時候了，你還調皮，快去召集你的人吧，密宗決不會只派四個議決來，恐怕大援還在後面呢！」

「白鶴仙子」冷雪梅扮了個鬼臉，香舌一伸，嬌聲應道：「是，老大哥，還有什麼將令沒有？」

宗鴻羽對這個調皮姑娘，眞是哭笑不得，只得笑道：「沒有什麼了，嗯！對了，你的人最好不要進谷，可以堅守此谷進口，別讓密宗的人有救援的機會。」

「白鶴仙子」冷雪梅粉臉上調皮之色一收，道：「我呢？要不要進來？」

宗鴻羽搖搖頭道：「你要指揮他們，怎能進來呢？」

「不，不管，我要進來。」語氣十分堅決，顯示出她心中的着急與關懷。

宗鴻羽聞言不由急道：「你進來那些人怎麼辦呢？豈不成了羣龍無首的烏合之衆了？」

「白鶴仙子」冷雪梅急急的道：「我自然會找出能指揮的人替我指揮，你不用擔心，這樣我可以進來吧！」

宗鴻羽擔心着谷中的戰局，不敢與她再纏下去，聞言只得鄭重的叮嚀「白鶴仙子」冷雪梅，道：「好吧！你看着辦吧！一定要找個眞有這種能力的人才行啊！」

「白鶴仙子」冷雪梅這才滿臉歡喜的嬌笑一聲，飛身向谷外掠去，去勢如驚電一閃，剎那之間，便已消失芳踪。

宗鴻羽感慨的搖頭自語道：「我宗鴻羽雖說體內潛在之毒已除，而功力大進，但與她們相比較，我功力實在還差一段啊！」自語方了，突聽

遠處「血面金剛」的聲音大笑道：「那裏！那裏，俺『血面金剛』生平最瞧不起沒胆量的人，你雖然明知打不過俺，却敢一死相拚，僅這一點，俺就佩服你了。」接着「九紋龍」的聲音道：「難得你這小子會佩服俺，不過，俺也很佩服你就是了。」

他們誰也不知道什麼謙虛，所以，一旦謙虛起來，便顯得有些不倫不類，使人發噱。

宗鴻羽急忙向前飛躍七丈，恰好碰到斜裏走出來的兩人。

兩人一見宗鴻羽，先是一怔，繼而雙雙躬身，齊聲道：「公子一個人在此？」

宗鴻羽急道：「兩位姑娘已去了，谷內……」

「九紋龍」性急，未等宗鴻羽把話說完，已搶先問道：「可是谷中來了敵人？」

宗鴻羽點頭應道：「不錯！密宗的四個護法。」

「九紋龍」濃眉一揚，喝道：「待俺『九紋龍』去宰他幾個再說。」話落洒開大步，就要向谷內跑去。

「血面金剛」一聽密宗四大護法之名，臉色先是一變，繼而大聲喝住「九紋龍」道：「慢着，這四個人俺曾看到過，你可去不得。」

「九紋龍」止住脚步，道：「有什麼去不得的？」

「血面金剛」正色道：「你決不是他們對手。」

「九紋龍」聞言不由勃然大怒道：「那你不妨跟來看看。」話落大步行去。

宗鴻羽知道「血面金剛」生就一付硬骨頭，寧折不彎，從不輕易服人，如今見他說得如此凝重，準知事情不比尋常，當下忙喝住「九紋龍」，道：「九紋龍，慢來，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先聽血面金剛把那四人的來歷講一講，我們再去不遲。」話落一頓，轉對「血面金剛」道：「我們邊走邊談。」

「血面金剛」自從聽到四大護法之名後，紅臉上神色便一直很凝重，聞言邁開大步，邊行邊道：「這四大護法的來歷，我不知道，但四人使用的兵器，我却見過。」

九紋龍道：「什麼兵器。」

「血面金剛」道：「每人用一根顏色不同的大竹筒，徑約三寸，長有五尺。」

「九紋龍」一聽忍不住大笑道：「哈哈……原來你是怕打。」

宗鴻羽聞言却是心頭一沉，因為，竹筒雖硬，終非鋼鐵，如果其中沒有可怕的機關，這四人決難令「血面金剛」如此心驚，當下道：「九紋龍，不要打岔，讓他說下去。」

「血面金剛」道：「這四個人，在我守候冠蟒之時，曾到飛雲寨、萬蠱谷中找過密宗之主，說他們也是藏人，願在宗主旗下效力，要求那密宗之主，給他們安插一個職位。

「密宗之主便問他們有什麼特長，並要他們在谷中試試，事先，密宗宗主曾經言明，如果四人願在任何一堂聽人指揮，則可以不必冒險，否則，死於萬蠱谷內，可怨不得別人。但四人却決定在谷內冒險。」

「九紋龍」又忍不住插口問道：「結果呢？他們有沒有死？」

「血面金剛」道：「死了那會來這裏。」

宗鴻羽急問道：「他們那些竹筒中，有什麼神通？」

「血面金剛」道：「當初我只見一個穿紅袍，用紅竹筒的老傢伙，他在萬毒攻擊之時，紅竹筒一掃，洒出一片油水，接着四周化成一片綠火，燒死不下千千萬萬毒物，那密宗之主一見，便把他們升為護法了。」

「九紋龍」道：「要是他的對手是個內功極強之人，一掌把那些油反拍回去，那豈不成了作法自斃了？」

「血面金剛」道：「這四個人，不只兵器歹毒，內功也甚了得，不然，以密宗之主為人的狡詐，豈會想不到這一點。」

宗鴻羽點點頭，道：「此言有理，我們快去，她們只怕不知道這些人的可怕。」他心中牽掛着雲彩虹的安危，話落當先向谷中奔去。

「血面金剛」相繼起步，「九紋龍」追上前道：「你不是害怕嗎？」

「血面金剛」大笑道：「生死有什麼值得歡與悲的，我只是怕那密宗公子不知底細，遭了毒手，那些妞兒誰能替他照應得了？」

「九紋龍」也大笑道：「看不出你還懂得情呢。」

「血面金剛」道：「俺要是懂得什麼是情，只怕現在也沒有這麼自在了。」

這邊兩人邊談邊走，早已被宗鴻羽丟下了十多丈遠。

穿過矮林，宗鴻羽已來到谷地中央，星目掃處，只見白鳳會中弟子環立，中央正有一個赤髮紅袍，雙目暴凸，外表兇殘無比的老者，與雲彩虹打得難分難解，單由那人的行動，宗鴻羽便已看出，決非一般高手能與之相提並論。

在兩人動手不遠的地方，並立着三個年紀相若的老者，中間一人，身着黑袍，雙目深陷，狀如剛自古墓中挖出的骷髏。右側一人，身着青袍，尖嘴虬髯，形如人猿，左邊一人，身着灰袍，面如灰布，長如枯竹。三人手中也都持着竹筒，其色與三人袍色相同。

他們，雖然被困於陣心，但外表却極平靜，精眸中不時閃射着輕視陰毒的光芒，顯然沒把衆人放在心上。

宗鴻羽走到陣前，只見雲彩虹玉掌紛飛，漸漸把紅袍怪人，逼得有些窮於應付了，但很明顯的是，紅袍怪人決不至於在三四招內落敗。

那邊，玉鳳堂主，亦即現任的白鳳會總舵主，正自全神貫注在三人身上，似在防備他們下手偷襲。

這時，紅袍怪人，突然招式一變，大喝道：「你敢與老夫較較掌力嗎？」

雲彩虹雖覺他手中紅竹筒有點奇怪，芳心中早有所防備，但却不知道究竟有何用途，聞言冷聲嬌叱道：「那你就先接你家姑娘一掌試試。」聲落招化「迴風落柳」，右掌以七成真力拍了出去，左掌却蓄勁自防。

紅袍怪人別具用心，聞言大喝一聲道：「來得好！」竹筒閃電移到左手，右掌一揚，以十二成真力拍了出去，掌出風生，威猛絕倫。

「轟然！」一聲大震過處，沙飛土揚，木折草偃，迴旋的氣流，直升起七八丈高，威勢確屬罕見。雲彩虹退了兩步，紅袍怪人也退了兩步。

紅袍怪人心頭暗駭，思忖道：「此女精明無比，先留功自防，居然還有這等功力，如若真個單打獨鬥，我還真不是她的對手呢。」心念轉動，由嫉生恨，殺機更濃，當下故意冷笑一聲，輕蔑的道：「老夫還道是白鳳會總舵主有什麼驚天地、泣鬼神的無敵功力呢？却原來與老夫相差無幾，真是聞名不如見面，見面勝似聞名了。」

當着周圍如此多白鳳會弟子，雲彩虹本已有些下不了台，何況，她這時又發現了自己心上人也在這裏。

雲彩虹柳眉登時一豎，嬌聲怒叱道：「那你就再接你家姑娘一招試試！」聲落雙掌齊出，招化「氣吞河嶽」，全力向紅袍怪人拍去。

紅袍怪人正是要她如此，見狀心中大喜，暴喝道：「老夫還怕了你不成。」話落右掌猛然拍了出來，狀似十分用力，實際上，這一掌全是虛招，目的不過在引誘雲彩虹把掌力全部拍出，沒有自衛功力而已。

宗鴻羽萬沒想到雲彩虹是一會之主，曾經歷盡生死場面無數，如今竟會衝動若此，見狀不由急得大喝道：「雲妹，平靜點。」

但是，爲時已經太晚了，只見紅影一閃，紅袍怪人已騰身空中，右手巨大竹筒一揮道：「丫頭，你以爲老夫好惹嗎？」

只見，一蓬油質之物，四面八方向雲彩虹罩下來，快如電光石火一閃，顯然不是揮出的，而是用內力打出的。

油質見風化成一片綠火，遮天蓋地，方圓不下七丈，真使人不知從何躲起才好。

雲彩虹被宗鴻羽一喝，芳心登時爲之一淸，但內功已然拍出，欲收無力，此時再想提氣聚功躍脫，顯然已來不及了，不由心中長嘆一聲，道：「罷了，」雲彩虹想不到會落個這等下場。」

正當此時，雲彩虹突覺纖腰一緊，接着如飛般的平射出八九丈遠，身才落地，背後已傳來連聲慘號。

雲彩虹才一定神，突聽耳旁宗鴻羽埋怨道：「你也是久經大敵之人，今天怎麼就這麼容易動肝火呢？看，被他乘機傷了這麼多人，要不是我下手快，豈不連你也傷着了。」語氣中雖然充滿了責備之意，但却也充滿了關懷。

雲彩虹一扭頭，只見地上此時已躺下了七八個白鳳會的女弟子，滿身是火，滾動哀號，慘不忍睹。

雲彩虹扭頭怯生生的望了宗鴻羽一眼，突然咽咽的哭泣起來。

她人本來生得嬌柔，惹人生憐，這一哭，更令人心痛，宗鴻羽知道她是由於克敵心切，厚責不得，當下以衣袖替她拭去粉臉上淚痕，輕聲，道：「不許哭，這裏都是你過去會中的弟子，他們會笑你的。」

雲彩虹哽咽道：「你！你不生氣了？」

宗鴻羽搖頭道：「我本來就沒生氣，不要哭了，只要以後對敵時，能處事鎮定就行了，不然，只怕時時都有被人暗算的危險。」

雲彩虹溫柔的點頭，道：「我一定聽哥哥的話。」

宗鴻羽輕輕推開她，道：「你在這兒等等，讓我去對付他。」

雲彩虹一把抓住他道：「我們兩個去。」

宗鴻羽搖搖頭，堅決的道：「他只有一個人，你替我掠陣，聽話才乖。」

雲彩虹溫柔的點點頭，低聲關懷的道：「你要小心。」

宗鴻羽點頭答應，回身走到紅袍怪人面前八尺左右處，冷冷的道：「閣下好狡詐的心思啊！」

紅袍怪人皮笑肉不笑的哼了一聲，道：「好說好說，閣下過獎了。」

宗鴻羽冷森森的道：「在下想領教那毒火的滋味。」

紅袍怪人怪笑一聲，道：「你叫什麼名字。」宗鴻羽冷笑道：「在下宗鴻羽。」

紅袍怪人一怔，道：「什麼？你就是宗鴻羽！好小子，都是你使中原四個奇女紛爭平息，老夫早就有意除你了，來來來，老夫決不令你失望就是了。」

宗鴻羽趁他說話之際，早已把功力提聚於雙掌之上，他知道紅袍怪人，決料想不到他敢放手全力攻擊，而不留自保之力，當即大喝一聲，道：「接小爺一招試試。」聲落一招「血流標桿」，閃電拍了出去。

紅袍怪人，確實沒料到宗鴻羽明知自己毒火厲害，敢一上手便全力攻擊，當下右手猛然一揚，厲笑道：「早聽說宗鴻羽功力不及四女厲害，大概傳言不會有假，老夫豈會怕了你。」話落一招「風捲殘雲」，反拍宗鴻羽。

「轟然！」一聲大震，登時沙土瀰漫，旋風襲人。紅袍怪人直被震出三尺多遠，胸口氣血翻湧，右掌酸痛欲折，心中暗叫道：「我上了這小子的當了。」

宗鴻羽退了一步，心中微微一驚，但他已佔了先機，那肯給敵人以緩氣的機會，當即大喝道道：「再接小爺一招試試。」聲落連攻七掌，密密麻麻的掌影，映出一片片紅雲，使紅袍怪人，連一點還手的機會都沒有。其他三人，一見老大吃了虧，不由個個急怒攻心，腳下不由自主的向前移動着，似想出手。

突然，一個冷冽的嬌音道：「三位還認得我冷雪梅嗎？」

三個怪人一抬頭，臉上神色不由同時為之一變，黑袍怪人冷聲道：「你待怎的？」

「白鶴仙子」冷雪梅望了打鬥中的宗鴻羽一眼，見他已完全控制了戰局，暫時不至於有危險，始才放心的道：「本姑娘暫時不怎麼樣，不過，三位可別動。」

冷雪梅話聲才言，突聽紅袍怪人悶哼一聲，道：「毒針 那個放的？」接着，砰的一聲，紅袍怪人大叫一聲，被宗鴻羽一掌打出一丈多遠。

三個怪人，見狀大怒，齊聲怒吼道：「這與小輩，老夫全宰了你們。」

但見三根竹筒同時向三個方向掃出，黑水、灰霧、青粉，登時瀰漫成一片，「白鶴仙子」驚叫道：「退，毒水、灰瘴、毒蟲，沾者身亡。」

但是，說話容易，行動慢，何況，周圍白鳳會的弟子，功力原就不及三人深厚，登時慘號連天，躺下了三四十個人。

三個怪人，此時已是怒火攻心，一見尚有人逃脫，登時大吼聲中，欲待再度出手趕盡殺絕。驀地，一個冷酷的聲音大笑道：「哈哈……三位如果再不停手，只怕令兄要去見閻王了。」

這四個怪人原是同胞四兄弟，由於他們個性怪僻，平日雖然很少交談，但卻感情甚篤，骨肉連心，聞言同時悚然一驚，住手向發話人望去。突然，三人齊聲驚叫道：「啊！『毒聖』諸葛海。」

宗鴻羽聞聲回頭，果見來人正是自己由斷魂谷中放出的老毒物，「毒聖」諸葛海，不由劍眉一揚，心中暗怒。

「毒聖」諸葛海掃了四周一眼，笑道：「嘿嘿，不敢！老夫諸葛海，尚稱不得聖。」

黑袍怪人怒道：「諸葛海，你也是江湖上響噹噹的人物，想不到竟也是乘人之危的宵小之徒，老夫倒高估你了。」

「毒聖」諸葛海大笑道：「哈哈……別提了，咱們是彼此彼此，四位當年要是不來那麼一下子，把諸葛海騙進斷魂谷中，被關了二十年，說不定諸葛海今日還會助三位一臂之力呢？」

青袍老怪人怒聲道：「只好怪你自己。」

宗鴻羽於千鈞一髮之際救出雲彩虹後，上前與紅袍怪人接戰。

「毒聖」諸葛海笑道：「我沒怪四位啊，咱們這是一報還一報，諸葛海生平不佔任何人的便宜，四位知道得很清楚，所以，諸葛海一出困，四位便投靠了密宗，使諸葛海追尋四位，追了好久才追到這裏來。」

黑袍老人道：「你打算怎的？」

「毒聖」諸葛海陰沉的眸子寒光一閃，道：「那要問三位了。」

一直沒開口的灰袍老人陰聲道：「你要什麼條件吧？」

「毒聖」諸葛海一掃地上紅袍怪人，道：「我諸葛海一向講求無牽無掛，當年斷魂谷中，諸葛海一住二十年，這是老夫所無法忘懷的，是以……」突然住口不說。

三個怪人，聞言同時心頭一沉，青袍怪人脫口道：「是以什麼？」

「毒聖」諸葛海道：「老夫想請令兄替三位抵上一遍，困坐八十年，假使，他能活那麼久的話。」

三個怪人聞言先是一怔，突然同時目露兇光，「毒聖」諸葛海心頭一沉，但却鎮定的大笑，道：「諸葛海生平不做沒把握的事，三位少費心。」

貴兄弟四人，本來就最畏懼這個以用毒馳名，而又心黑手辣，殺人不擇手段的老毒物，否則，他們也不會把毒聖騙進斷魂谷中關了廿年了。

紅袍怪人痛苦的呻吟一陣，毅然，道：「好吧！你給解藥吧！」

「毒聖」諸葛海陰沉的一笑道：「我把解藥給了你們，要是你們三個與老夫拼命，老夫豈不又要動一次手脚。」

灰袍怪人怒吼道：「那你要怎麼樣？」

「毒聖」諸葛海陰笑道：「別生氣，三位今日晦星高照，既然落入我諸葛海手中，要想和解，只有聽我的，三位以爲如何？」

黑袍怪人冷笑道：「好吧，諸葛海，你說吧，大不了暫時封了我三人的穴道。」

「毒聖」諸葛海心計狠毒無比，聞言大笑道：「老夫從來不做這種事，三位放心。」

青袍怪人怒道：「那你要怎麼辦，爲什麼不說出來？」

「毒聖」諸葛海雙眼一瞪，冷聲喝道：「放下你們手中的竹筒。」

黑袍怪人厲聲道：「我們怎能信得你？」

「毒聖」冷笑道：「諸葛海言出必行，江湖上無人不知。」

黑袍怪人冷笑道：「但對我兄弟四人，只怕要打折扣吧！」

「毒聖」諸葛海沉聲道：「三位別忘了，老夫賤號毒聖，你們沒了竹筒，就是來個七八十個，老夫也懶得一抬眼皮。」

黑袍怪人陰沉的道：「毒聖，咱們下次會再相見的。」

「毒聖」心中冷笑一聲，陰沉的道：「但願能再相見。」

黑袍怪人丟掉手中竹筒，對其他二人道：「你們也丟下吧！」

其他二人無可奈何的把竹筒丟下，傷重倒地的紅袍怪人，此時強忍着劇痛，緩緩把紅色竹筒舉了起來。

「毒聖」諸葛海沒想到他會殘酷至此，身受劇毒，尚存報復之念，是以，根本就沒理會到他，當下冷冷的道：「三位退下三丈！」三人只得依言而行，向後退去。

「毒聖」諸葛海從懷中摸出一個黃色玉瓶，拔塞倒在三根竹筒上，只見，一線黃色液體一沾竹筒，竹筒便立刻破裂，毒水、毒瘴、毒蟲，死的死，消的消，剎那間燬於無形中。

就當此時，驀見紅袍人紅竹筒一揮，一片油漬，直潑「毒聖」諸葛海背後，其勢仍然如電。

「毒聖」諸葛海一抬眼，突見白鳳幫會弟子面現恐怖之色，他久經大敵，再加之心計過人，見此情景，突然想到了紅袍怪人，情急之下，那敢回頭，就勢倒地一滾，滾出五尺翻身一躍而起，雙足猛點地，身子騰空直上九尺。轟的一聲，原先倒身之處，已被三個怪人，打了一個三尺方圓的大坑。

「毒聖」諸葛海這一切動作，完全是一種潛意識的，事先沒有看到一絲警兆，但却看着料到了。

宗鴻羽見狀心中不由暗自佩服，忖道：「此人果然心機過人。」

「毒聖」諸葛海一落地，臉上神色登時大變，冷冷的笑道：「三位自絕生計，可怪不得老夫了。」話落猛一轉身，飛身向谷外激射而去。

三個怪人大吼一聲，起身欲追，突見宗鴻羽飛身阻住，道：「三位如此一走，地上這些人命，由誰抵償？」

宗鴻羽身子一動，雲彬虹、冷雪梅也跟着飛出，阻住其他二人。奔到谷口的「毒聖」諸葛海，一回頭，心中暗自冷笑道：「今日你們是死定了。」

三人這時才想到「毒聖」諸葛海之所以要燬掉他們的兵器，乃是用的借刀殺人之計，以絕後患，心中不由悔恨無比。

紅袍怪人此時身上劇毒已然攻到心房，突然大叫一聲，七孔流血而亡，死狀甚是淒慘。三人一回頭，見兄長已亡，不由萬念俱灰，紛紛大吼一聲中，向眼前三人撲到，出手全是最歹毒的招式，形如拚命。

六人分做三對，剎時間，殺得難分難解，當

烈無比，直把一旁白鳳會的弟子們看得目瞪口呆。

「血面金剛」與「九紋龍」彼此看了一眼，「九紋龍」道：「這四個老傢伙，果然還有一手，俺剛才要是下去，準逃不了。」

「血面金剛」道：「還是留着你的好。」

「九紋龍」道：「爲什麽？」

「血面金剛」朝地上一指道：「不然，這麽多死人，我一個人怎麽埋得了呢？」

「九紋龍」苦笑道：「原來你小子沒按好心腸。」

「血面金剛」笑道：「怎麽沒按好心腸，剛才你不是爲了大悲的屍體，還跟俺爭得頭破血流嗎？」

就在兩人對話之際，突然場中傳來一聲慘號，與「白鶴仙子」冷雪梅對敵的青袍怪人，已被冷雪梅震飛兩丈之外，落地連吐兩大口鮮血，心脈斷裂而亡。

就在「白鶴仙子」冷雪梅才一歇手之際，場中又是一聲慘號，同樣的死法，灰袍怪人，也被雲彩虹震在兩丈以外。二女彼此對望一眼，似乎仍含有較量的成份。

宗鴻羽與黑袍老人，此時也已鬥到了分際，猛聽宗鴻羽大喝一聲，道：「躺下吧！」聲落慘號傾起，黑袍怪人，已萎頓於就地。

宗鴻羽掃了四周一眼，心中一陣黯然，沉聲，道：「把他們埋在這裏吧！」

「白鳳會總舵」楊銀花這時走到雲彩虹身前，洛淚道：「雲姑娘，望你能體念上天好生之德，再領導本會，不致使會中弟子，慘死於無辜，老身就是赴湯蹈火，決不離姑娘寸步。」

雲彩虹搖頭道：「這一仗，就是我在，仍難免使我派弟子傷亡達五十多人之多，總舵主，你不要過謙，只要你有此心，不把本會視爲自己私產，則白鳳會總有一天飛黃騰達的，不要再做往別想了，專心照顧會務吧！」

宗鴻羽也道：「只要總舵主主存得一顆善心，自有能人願意相助。」

「白鳳會總舵主」楊銀花也是極端利害的人物，聞言心中突然一動，抓住時機，立刻堅定的道：「只要宗公子肯相助，則楊銀花雖自知力弱，也願勉强一試。」

宗鴻羽以爲她會錯了意，俊臉不由爲之一紅，道：「總舵主不可誤會，在下並非能人。」

「白鳳會總舵主」楊銀花道：「當今之世，只有公子能助我。」

「白鶴仙子」早已會意，心忖道：「你可聽明，只要拉了他相助，那我們兩個便跑不了。」心念轉動間，笑道：「他會助你的。宗公子請說一遍。」

宗鴻羽爲難的道：「總舵主見諒，宗某實非江湖中人，當此亂世，宗某乃是身懷重任而來，任務既了，便當永遠退出武林，總舵主找我，豈非找錯了人？」言辭堅決無比，全無餘地。

楊銀花粉臉微微一變，心中突生退而求其次之想，抬眼道：「公子只要答應，在江湖一日，助我會一日，則楊銀花心願已足。」

宗鴻羽點頭道：「只要在下力所能及，決不令總舵主失望。」

「白鳳會總舵主」楊銀花躬身謝道：「楊銀花代表我會，謝過公子了。」

這時，周圍也響起一片歡呼之聲，良久始絕。「白鳳會總舵主」楊銀花環視地上一眼，黯然道：「把這些弟子屍體好生收殮起來，暫葬此谷之中。」

宗鴻羽正色道：「舵主如有重務，就請去指揮，我等可在此稍待一時。」

楊銀花不安的道：「只是……」

宗鴻羽笑笑道：「不妨。」

楊銀花只得告了罪，帶着會下弟子，抬着死傷屍體，向谷內叢林中走去，良久，始才消失於林中。

「血面金剛」看了「九紋龍」一眼，道：「這一下沒輪到我們。」

「九紋龍」笑道：「好在我們沒出聲。」

雲彩虹抬頭望着宗鴻羽道：「我們到那去？」

宗鴻羽星目中寒光一閃，道：「先在此等等。」

「白鶴仙子」冷雪梅道：「等誰？」

宗鴻羽道：「毒聖諸葛海！」

「九紋龍」一怔道：「他會再來？」這時，兩位姑娘已會過意來，默然不語。

宗鴻羽冷笑道：「他安下借刀殺人之計，如今計已得償，自當再回來一趟。」

欲知後事如何？

請看下期分解。

武俠長篇連載

丹心一劍

琴心·文　羽君·圖

花自飄零水自流

獨孤雲對着他們的背影叫道：「你們最好躲得嚴密一點，否則天涯海角，我也要把你們一個個搜出來，讓你們嘗嘗凌遲碎割之苦……」那些人充耳不聞，頃刻之間就走得不見了！

獨孤雲這時驟感一陣虛弱，幾乎連皮袋都握不住了，身子軟軟地倒在車上，心裏直發嘔！

龍姑却支撐着餘力，從車墊下又取出一個藥瓶，倒出一把藥丸來，匆匆地塞進他的口中，自已已昏倒了！

這時古大剛已把地上的黑加救醒，提同到車上來探視二人，只見獨孤雲在輾轉反側，龍姑則口吐白沫。

黑加一看車中的兩個瓶子，大驚失色，連忙搶起龍姑手中的藥瓶，倒出一大把，塞進她的口中，急聲叫道：「龍姑，你怎麼這樣傻呢……」

古大剛也失色地問道：「怎麼會事？」

黑加指着龍姑第一次取出的紅瓶道：「那是毒藥，服下一個時辰後，立刻會喪失知覺而死，幸好她服下去還不太久，不然就沒救了……」

古大剛也是一怔，連忙問道：「這白瓶中的是解藥？」

黑加點點頭，古大剛才剛下了心，大毛二毛却已發現墨池中明易生的屍體，搶着跳下去撈了上來，抱屍悲嘯不已。

× × ×

盧山中的夜色漸深，兩條猿猴仍是抱着明易生的屍體，一聲聲地發着悲啼，黑加與古大剛却心急地守着兩個人。

獨孤雲先醒過來，發覺身上受劍傷的地方都已用布包紮好了，只是身子還是得很虛弱，但他還是努力地撐了起來。

首先他注意到兩頭巨猿在那兒悲啼，搖搖晃晃地走過去，在牠們身上各踢了一脚，怒聲罵道：「混帳畜生，你們要是早點出來，怎會讓那批狗賊逃出我的劍下，更不會叫我多受那些折磨……」

巨猿挨踢之後，嗚咽不敢稍動，還是黑加道：「小兄弟！你別怪牠們了，幸虧牠們醒得早，否則我們都活不成啦，我們在打鬥時，牠們都不知道……」

獨孤雲詫然問道：「牠們都在車子裏，怎麼會不知道？」

黑加嘆了一聲道：「你前脚走，我們後脚也跟着來了，因為古老伯說他也不知道青城山主夫人在那裏，我們只好再來找你，仗着這兩猴子的嗅覺靈敏，總算追上了你，可是龍姑怕牠們在路上淘氣，給牠們吃了昏睡藥，讓牠們昏昏沉沉地……」

獨孤雲呆了一呆道：「原來這麼會事，我還以為這兩頭畜生是存心要我好看呢！不過這也太危險了，要是牠們醒得遲一點……」

黑加輕輕嘆道：「我們怎麼想到會碰上這事呢？」

獨孤雲呆了片刻，才嘆道：「這也難怪，連我都沒想到，……」

古大剛走過來道：「賢姪！你也是的！身上既然帶着那種到器，為什麼不早點拿出來呢，硬靠着一個人的力量跟他們拼……」

獨孤雲搖搖頭嘆道：「老伯！你不懂的？」

古大剛怒道：「我當然不懂，你現在是大劍客了，自然也不屑於用暗器對付敵人，可是你不該拿我們的性命當作兒戲……」

獨孤雲被罵得垂頭無言，古大剛却餘怒未息地道：「我真不知道你是個怎麼樣的人，也不知道你離開青城山後，在外面作了些什麼孽，那個姓蘇的女孩子把你恨成什麼樣子了！現在你不是孤獨剛的兒子了，我管不了你，否則我一定重重地摔你幾面耳光……」

獨孤雲跪下來哽咽地道：「古老伯！你別這麼說！雖然我不是獨孤的骨肉，可是我頂着這個姓長大的，我也不想改變了，尤其是對你，從小就把我當親生兒子一般疼大的，你就是我的父親，你要怎麼責罰我都行！」

古大剛的氣色畧轉好了一點，伸手把他扶了起來道：「算了，我只要聽你說句有良心的話就够了，我也不配有你這樣的兒子，不過你把自己的身世弄明白了嗎？」

獨孤雲臉上一陣激動，輕輕地點了一下頭道：「可以算是明白了，不過還要找個人問問清楚！」

古大剛連忙問道：「還要找誰？你見到你母親了嗎？這死的可是明易生，他是怎麼死的？死在誰的手上？」

獨孤雲聽了這幾句問話，不禁又煩燥起來，

可是他不敢對古大剛發作，見到二猿還在抱着明易生悲啼氣就來了！

狠狠地又踢了牠們一脚喝道：「人已經死了，你們還鬍叫些什麼，他又不是你們眞正的主人，快挖個洞把他埋了……」

二猿見獨孤雲發怒了，果然不敢再啼，同時動手在地下連抓帶扒，片刻工夫，已挖了一個大坑。

獨孤雲將屍體推進坑裏，又命二猿推下土石，他自己却走過一旁看看，古大剛不禁奇道：「這明易生既然是你母親的丈夫，自然也是你的：……」

獨孤雲苦笑一聲道：「老伯！我母親是岑紅梅，這一不會錯的，岑紅梅是他的妻子也不錯，可是他却不是我的父親！」

古大剛一怔道：「這是什麼話？？」

獨孤雲嘆了一聲道：「岑紅梅到靑城兩年後才生下我，……」

古大剛點點頭道：「這也有理，那你的父親一定是靑城山中的人了，這就奇怪了，你母親從來沒有跟人交往過呀……」

獨孤雲煩躁地搖搖手道：「老伯！你別再問了，有一天我把事情弄淸楚了，自然會告訴你的，現在我寧可做個無父無母的孤兒……」

古大剛見他說話時神容很悽慘，倒是不忍心再去盤問他，想了一下，才輕嘆一口氣道：「好吧！我也懶得再問這件事了，不過另外還有一件事我可得提醒你一聲，那是郡主……」

獨孤雲連忙問道：「盈盈怎麼樣，你找到她了？」

古大剛搖頭道：「沒有！我離開靑城山就一直在追你，那有時間去找她，不過你倒是應該去找她，你們從小……」

獨孤雲神色一變道：「是的！我會去找她的，天涯海角我也要找到她！」

古大剛點頭嘆道：「我知道你們感情很好，從前我一直以爲你是獨孤剛的後人，雖然不反對你們交結，却一直擔心你配上她，崑崙奴固然也是人，總是……咳！總是不大好，現在你既然不是崑崙奴，我就放心了……」

獨孤雲又觸及心中的隱痛，可是他什麼也不能說……

神色悽然良久，他才一嘆道：「老伯我找到盈盈，也會替她找一個理想的歸宿，使她一輩子生活得很幸福……」

古大剛一笑道：「你別假正經了，你們的事還能瞞過我，早先你們的身分不相配，她對你還那樣癡心，現在……」

獨孤雲連忙道：「老伯！你弄錯了，我不會跟盈盈成婚的……」

古大剛臉色一變：「什麼！你不要她！你知道她爲什麼會從靑城山中出走嗎？那都是爲了你，那天你受了鄭三日的毒劍所傷……」

獨季雲搖搖手道：「我都知道！可是我只能把她當作自己的妹妹……」

古大剛臉色變得更慘，氣呼呼地道：「沒良心的畜生，郡主那一點不好，你在外頭結識的這些女孩子那一個比得上她，她爲了你傷心出走，流浪天涯，你現在反而說出這種絕情的話，你對得起她嗎？眞沒想到你變心得這麼快……」

獨孤雲痛苦地道：「老伯！你不明白，我不能娶她……」

古大剛冷笑道：「我不明白？我比誰都明白，郡主是個冰淸玉潔，天仙一般的女孩子，她自然不會像那些野女人一樣地對你賣弄風情，你認識的女人太多了，到處留情，享盡人間艷福，自然不再想她了……」

獨孤雲萬分痛苦，逼得大叫道：「老伯，你不知道我……」

古大剛冷笑道，我若知道你是這樣一個下賤的東西，從小就扼死你，不容你活到這麼大了，現在我殺不了你，可是再也不願管你的閒事了，也不願意再看見你了，由着你自暴自棄吧……」

說完，憤然回頭就走，獨孤雲連忙追上去叫道：「老伯！」

古大剛憤然止步厲聲道：「別再叫我老伯，我們從此斷絕任何關係，不但如此，我還要天涯海角去找到郡主，告訴她你是怎樣的一個人，郡主對我恩深義重，我不能讓她再上你的當，聽你虛情假意的花言巧語……」

獨季雲大急道：「老伯，你不能這麼做！」

古大剛冷笑道：「爲什麼不能！我偏要這麼，做你糟蹋別的女人我不管，却絕不容你去玷辱郡主……」說着回頭又要走，獨孤雲伸手想攔，古大剛一瞪目道：「你要跟我動手？好呀！我現在是絕對打不過你，只要你殺了我，就再也不會

有人搗的蛋了……」

獨孤雲急得又跪了下來，流淚道：「老伯，小姪怎敢……」

古大剛在他臉上吐了一口垂沫，一言不發，揚長地走了，黑加慢吞怔過來拉起獨孤雲道：「小兄弟！要不要我替你把他抓回來！」

獨孤雲怒聲道：「滾開！你少管我的事！」黑加被他罵得莫名其妙，怔了片刻，才呶着嘴道：「小兄弟，你不要對我這麼兇，我也知道你看不起我，處處地方都給你惹麻煩，要不是為了龍姑……」

獨孤雲心中一熱，心中感到萬分歉意，連忙又向他作了一揖，萬分內咎，陪着笑臉道：「大哥！對不起！我不是存心對你兇，實在是我心裏煩，你為我幾番出死入生，我感激之心無以言表……」

黑加仍是悶悶不樂地道：「你不用感激我，只要你對龍姑好一點，別說罵我幾句，殺了我都行，可是你若欺負龍姑，我說什麼也不饒你！」

獨孤雲聞言不禁一怔，看看這渾厚天真的漢子，心中萌起一種異樣的情操，那是一種由衷的尊敬！

記得有一次龍姑會經跟他開玩笑，問他有沒有愛過女人，他忸忸怩怩的蹩了，半天才隱約透露心中的感情。

他看了上一個姑娘，可是自知配不上那個姑娘，只希望那個姑娘有一個圓滿的歸宿，……」

龍姑在閒談時把這件事告訴自己，還叫自己想法子去套他的話，要他說出那個姑娘的名字。

沒想到他心中深戀的那個女子竟是龍姑自己……

想到這兒，他忍不住又走到車中去看龍姑，龍姑已經醒了，正扶着車門向他呆呆地望着。

黑加比她先趕過去，問道：「龍姑！你怎麼樣了？」

龍姑輕輕地道：「我好了！你怎麼跟獨孤大哥吵架呢？我們的確是給他找了很多麻煩，不怪他生氣……」黑加一低頭，忍不住落下了眼淚。

獨孤雲却深知他心中難受，連忙道：「龍姑！是我不好……」

龍姑却傷心地道：「不，獨孤大哥！我醒來半天了，心裏也難受死了，我的確給你找了很多麻煩，第一，我不該把大毛二毛迷昏過去，使你失去了兩個好幫手，否則你就不會受那些人的欺凌折磨……」

獨孤雲一嘆道：「這怪不得你，要不是你們來得巧，我豈僅是折磨而已，連性命也保不住了，尤其是黑加大哥，他捨身救我，才使我能活到現在！算起來我真該好好地感謝他，你也不要再罵他了，他是個很好的人……」

龍姑幽幽一嘆道：「我知道！可是我真恨自己，一點也幫不了你的忙，反而累了你，剛才我差點害死你……」

獨孤雲微怔道：「你害死我？」龍姑點點頭道：「是的，你問我要藥時，我給你的是毒藥……」

獨孤雲驚道：「毒藥！那不是恢復體力的藥嗎？」龍姑彈淚道：「不是！你受傷那麼重，血流得那麼多，任何藥也無法使你立刻恢復，我們又打不過那些人，大毛二毛也不能永遠阻止他們出手，我怕你再受到他們的折磨，所以給了你一顆毒藥，一個時辰後，你就毫無痛苦地離開人世了！」

獨孤雲一呆道：「可是你自己也吃了一粒！」

龍姑哭道：「我害死了你，自己怎麼還能活着呢！自然只有陪你一死了，我不知道你帶着那個落星追魂，可以把他們嚇跑……獨孤大哥！你該好好地打我一頓，我實在對不起你，老是闖禍……」

獨孤雲呆了半天才道：「龍姑！你沒有做錯，當時我根本沒想到使用落星追魂，要是我知道你無法使我立刻恢復體力時，我會請你給我一顆更烈性的毒藥，讓我死得快一點，那一剎那我真想死，尤其是看着你為我受那非人的痛苦……」

龍姑却淚落如雨道：「不！獨孤大哥，我一點都不苦，相反地我還很快樂！那個蘇麗貞……：我真感謝她……」

獨孤雲大聲道：「她這樣折磨你，你還感謝她？

龍姑擦擦眼淚，堅定地道：「是的！在田家堡中，我知道她會經跟你好過，她那麼美！比我強多了，我真擔心……可是我知道你不喜歡她，她用我來使你傷心，足見我在你心中的地位比她均重要，你為了我向她求情，我高興死了……」

獨孤雲鼻子一酸，實在不忍心再聽下去，連忙阻止她道：「好了！龍姑不要再說下去了，我會永遠記住你的情意，可是我實在不配你這樣對

我，你知道我……」

龍姑轉顏一笑道：「我知道！還有很多女人愛上你，除了那個蘇麗貞外，還有楚秋鳳、葉芳蓮、趙絳珠、錢婉兒等，他們是神州五劍的女兒……楚秋鳳為你斷了一條臂，我在你心中的地位也許微不足道，可是我高興能為你受點痛苦……」

獨孤雲一皺頭道：「你從那兒聽到這些名字的？」

龍姑笑道：「古老伯說的，他還告訴我你最愛一個女孩子，叫做李盈盈，是青城山主的女兒，也是你在睡夢中念念不忘的盈盈！我真不懂，為什麼你剛才要對古老伯說那種話呢？盈盈一定是最美的一個……」

獨孤雲長嘆道：「你不懂，也不必再問了，既然你知道我的過去，就不應該再對我那樣，我在感情上是個最殘忍的惡徒！」

龍姑目中閃着異樣的光芒道：「不！獨孤大哥！我不同意你的話，我不認為你是個殘忍的人，相反的，你是個最仁慈的人，花落在水面上，並不是流水的故意的招引，也不是花朵故意落下來，花自飄零水自流，一切都是自然發生的……」

獨孤雲呆了，遲遲地道：「你是從那裏得來這些怪想法的？」

龍姑悽然一笑道：「這是我心中自然而然的想法，並沒有誰告訴我，一個像你這樣的男人，應該有很多人自動地愛上你，你不拒絕她們就是你仁慈的的地方，至少你給了她們一點慰藉，使她們覺得付出的感情，多少有一點收穫……」

獨孤雲聽得滿心羞慚，雙手掩住耳朵大叫道：「不要說了！不要再說了……」

龍姑呆了一呆道：「獨孤大哥，你肯再聽我說一句嗎？只有一句……」

獨孤雲實在受不了她的這種解釋，因為這對他太寬大了，他認為一時的刺激，像游戲人生般地接連取得了五個女孩子的感情，固然是為了要取得神州五劍的劍法精髓，但多少也存有一點報復的心理！報復他在青城山所受到的蔑視與奚落！

可是龍姑把他扮得太完美了，完美得令他慚愧！

龍姑的目光仍是深情萬種地注視着他，使他無法拒絕這深情的企求，所以他放下手，痛苦地道：「我再聽你說一句，不過你千萬別再替我說好話了，在感情上我是個最大的罪人……」

龍姑幽幽一嘆道：「獨孤大哥！我不管你是什麼，我只有一個卑微的要求，雖然我只見過一個蘇麗貞，可是我知道另外的那些女孩子，每一個都比我強，我也不敢奢望跟她們一地得到你的垂青，只求你不要摒棄我，把我也當作飄零水面的一朵小花，我不知道會飄落到什麼地方，只求不要在半途把我拋到岸上……」情深意摯，如杜鵑之哀啼，令人不忍卒聽！

獨孤雲情激之餘，握住她的手叫道：「龍姑！你不是飄零水面的落花，你是我心田中一枝常放的玫瑰，只要我不死，你永遠開放在我的心中……」

龍姑感動萬分地偎在他的懷中，顫聲道：「謝謝你！獨孤大哥，我真希望我現在就死了，這樣我就能永遠地留在這一剎那的幸福時光……」

獨孤雲忽然看見黑加在旁邊，張大了眼睛，一顆顆的大珠淚直往下落，卻說不出是惆悵還是歡欣！

他微微一笑，撫着龍姑的頭髮輕輕地道：「龍姑！你該感謝一個人，在我心中，你只是許多玫瑰中的一朵，在那個人心中，你卻是一顆永恆的星光！」

黑加突然驚覺獨孤雲說的是他，連忙一整神色叫道：「小兄弟！我……」

他的話沒有說完，因為蹲踞在明易生身旁的兩頭巨猿突然跳了起來，吱吱怪叫着向前撲去！

獨孤雲等人也為之一愕，連忙跟着過去，卻見濛濛夜色中飄然走來一條白色的人影……

兩頭猿撲到那人影之前，不但沒有敵對的行動，反而跪了下來，口中嗚嗚地哀嘶不止！

那是一個中年的女尼，光頭，披着一襲白色的袈裟，她的雙手撫着兩頭巨猿，以微帶激動的聲音低低地道：「大毛二毛！你們還認得我……」

獨孤雲也怔住了，夜色中他仍可看清那女尼的面貌，長長的眉毛斜飛入鬢角，口鼻都跟自己有幾分相似！不用問了，她[illegible]岑紅梅！[illegible]自己生身的母親。

她是背夫棄子而後又親手殺死自己丈夫的狠心婦人，可是她的眉目之間，竟洋溢着一片慈祥……

（未完）

細數港泰武林恩怨

華天宏

泰國拳術神秘的內幕，將於十二月十日在澳門新花園擂台揭開。那兒的「擂台」十二年前，記者的朋友陳克夫兄及吳公儀氏在該處「未決雌雄」（按吳氏比武日子是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二日）。這次泰國拳賽在澳門舉行，本刊記者華天宏赴澳作戰地採訪，圖文將在本刊登出。

泰國拳術盛行於本國及其隣近地區，它與港澳武林有一段綿長的恩怨。這兒就先談此中恩怨，至於泰拳有何忌憚如何惡法，押候再談。

香港拳師最先跟「泰拳」發生恩怨的是太極門人胡勝，張耀强。目前能在泰國昂昂然設武館的也是太極門人，他是記者故交董英傑大師之令公子虎嶺兄。

胡勝是鄭榮光的高足，也是記者的戰友，一九五七年港澳台三角大賽中，記者隨軍赴台與胡勝等人共食共宿。在五七年十一月廿三晚，胡勝擊敗台將紀文龍。廿四晚將姜長根擲於台下。廿五晚爭奪冠軍，胡勝先後週旋於高森煌與鄭清揚之間，以戰略失敗，因不足五分「點數」之負，屈居季軍。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鍥機，由於胡的大捷，太極隨軍參謀董君同港後，遂策劃出胡勝張耀强聯袂征泰之事。

征泰之事發生於一九五九年，胡、張兩位吃了敗仗，華僑在台下力捧，也輸個一敗塗地，事後，兩人返港在英京酒家招待記者，說失敗於賽前喝了賽場的一杯水。是否屬實，記者未曾寓目，只好目之為「神秘」。不過，胡勝當年為香港武林中一流高手（只說他的工夫，不是輩份）吃了泰拳這記悶棍，幸災樂禍的人自然不少，其實，圈中叔父是極為震驚的。

正因如此，香港武林為此事憤憤不平者垂兩年之久。白鶴派倪沃棠兄早年曾赴泰作排球賽，頗知泰拳竅要，又以同門陳克夫有國術、西洋拳修養，曾擬組隊赴泰為香港武林一逞雄風，但未如願。

正在東拉西扯之間，泰拳的厲害處，就被人描述為「神乎其技」了。

終於，在一九六一年五月八日，香港體育閒人韋基舜、楊俊驥等組隊赴東埔寨與「泰拳」作戰。當時的人選是管理許志民（柔道）拳師：黎雄（北少林）李洪（蔡李佛）楊康（蔡李佛）方其江、李金華、王柏榮（俱為西洋拳師）。依據當年本報特約記者金風兄在高棉寄過來的戰報說：港方拳師只有李洪打出水準。李洪是打五月八日晚上第一場的，對手是森沙勒，苦戰五回合得和。第二場打西洋拳，也是東方的毛萬德勝了。第二天首場，香港楊康也敗在蘇沙利手下，賽程僅一分鐘。第三晚是主力戰，由香港黎雄對炳良，這場黎雄雖然擊倒對方，但對方彈力甚强，一扎躍起反把黎雄打得血流披面。事後評論，黎雄疑因為烏龍所判敗，但可知對方實在厲害，雄兄在五七年時是記者的「戰友」，曾榮獲三角大賽輕量級季軍。在泰拳手，佔不到半點平宜，足見人家的狠勇。

泰拳於一九六一年五月八日至十日晚上在東埔寨戰勝香港國術及西洋拳的詳情（東方自稱是五勝一和）本報當年駐東特派記者有詳細報道。及港將回還，記者也曾一一訪問，得知泰拳果然了得，四肢全出，肘膝並用。

自後，由於拳賽收得，一九六二年八月上旬，本港拳擊會要人陳德昭曾向澳門何鴻燊接觸，擬以慈善籌款名義，設擂台於新花園，使港澳拳師作賽，但未成事實。自後，香港人對泰拳之嚮往（可能部份有仇恨成份在內）有增無已，同年八月十六日，泰國留港學生多人向詠春派約戰，事成八九，惜無人胆敢供應場地，後來，詠春派拳師駱耀、徐尚田、黃淳樑、鄭北、文少雄、郭强六人提議到澳門比賽，但對方不允。泰港拳師之「第

三次會戰」因此告吹。

且表六一年五月之敗後，香港青年柔道團團長因目擊戰情，心知泰拳了得，曾擬集資聘請柬埔寨三屆拳擊冠軍森沙勒來港任教，但書信往返多次，卒未能成事。據傳：泰拳手不欲國技傳於異域，是以不來港應聘。

除此之外，在一九六〇年三月卅日之前，也曾有一次「擂台」幾乎打成。那時，胡勝、張耀强，神秘敗陣歸來，港澳人士均不明所以，也不信泰拳如此厲害，因此，曾進行組織港、澳、寮三角拳賽。當時寮國業餘拳擊青年會秘書吳殿才及香港許志民，澳門朱新春（白鶴健身院副院長）曾經接過頭，寮國選手廿六人，計爲：劉叻，一二三磅，甲組。索旺，一〇四磅，乙組。偉京，一一〇磅，甲組。頌塞，一一八磅，甲組。甘塞，一二三磅，甲組。代龍，一二五磅，甲組。敦練西沙利西。可是，後來，由於人事上的關係，在四月上旬宣佈告吹。

綜合十二年來的資料，可知港澳打擂台最哄動的還是吳陳比武，一路發展下去，幾經波折，玄之又玄的我國國術間到泰國，竟然吃虧。這次，泰拳終於來了，港澳拳師又未能登台代表「本區」一雪前恥，只好作台下客，摩拳擦掌，恨得牙癢癢的，倒也有一番難堪的滋味。

說過了港、澳、泰拳術圈中恩恩怨怨，記者且以看過紀錄片及曾訪問與泰國拳師搏鬥過的人士所得資料談一談泰拳。

泰國拳術最厲害的是：索、求、笛三招，這三招只是譯音。「索」是手肘撞擊及連帶的敲拳，插捶等動作。「求」是用膝頭頂撞敵方下部的致命動作，由於致命，十二月在澳門舉行的賽事，嚴格規定，護陰跌落時馬上停賽。至於「笛」即粵語的腳踢。

泰拳索、求、笛亦凶：肘、頂、踢三絕招，以踢字訣最爲緊要。也正是國術經常敗於泰拳的主因。

細意觀察泰拳，雙拳是齊眼出擊的，冶攻守於一爐。原來泰拳是世界上最激烈的搏鬥，在本土拳場演出，是准打眼及擦陰的，正因如此，名師都擅長打眼擦陰，故此，橋式擺開，雙拳成「先後手」平峙眼前，長橋急攻不達之後，肘撞膝頂隨之而來，肺、心、下部常受重創，而皮外無事。至於踢（笛），腿法比拳還多，每一連串的動作中，包括虛招，進馬，突襲，拉長敵我距離等作用在內，國術謂：眼一過了「穿心」部位，便會欠動而且予以人隙，但泰腿則不然，常踢頭部，胸部，而且踢頸部爲多，一如蔡李佛之「哨棍」，據力戰英雄李洪說：泰腿快勁而且假動作多，所以顧頭失腳，眼花繚亂。更有一招是以腳勾敵之頭使其走近，然後踏進揮拳擊之。

泰拳由練功（跳繩，練跑，打綠豆，沙、鐵沙、籐絲包）以至搏擊方法均甚科學，絕不如國術有故弄玄虛之處，可是上陣之時，却甚迷信。祇消任何女性觸摸過拳台便即停賽。而且在打擂台之前，必戴上聖繩環繞頭上，名曰「聖功」，用意在尊重師父，在樂器聲中，跪拜祝禱之後，一擊準備作賽，才又把聖功除下開始比武。

這次的擂台爲廿四平方呎，四角立柱，地台爲帆布蓋榻榻米（日本蓆）赤足穿護蹄，有護陰，戴六安士拳套。競賽者需十八歲以上，分爲六級：（一）飛量級，一一二磅以下（下同）（二）雛量級，一一八磅，（三）羽量級一二六磅，（四）輕量級，一二五磅，（五）沉量級，一四七磅，（六）中量級，一六〇磅，（七）重量級，一七五磅。

拳賽由三個口號控制（一）促（出擊）（二）逸（停止）（三）憶（分開）。賽程分五回合，每一回合限時三分鐘，終結時休息兩分鐘，每回合最高分數爲五分。罰例包括：將敵擊倒後仍扭打、抛擲、用口水作戰、咬、敵人攀索時攻擊。

在泰國及其隣近地區，小孩子六七歲即練武，收費或免費之拳賽觀衆人山人海，較香港之大，小足球運動更爲蓬勃。在武林中亦有派別之分，互相傾軋之情況常存。也有職業拳手，正當台上打個你死我活之時，台下賭個你死我活的情形比比皆是。此次在澳作賽，這情況諒將發生，但台下「賽員」請留意詳細拳例。

泰國拳賽規則

（一）擂台——賽場：依照國際款式，面積爲廿四平方呎，四角立柱，地面鋪上帆布（帆布之下爲特製的柔術墊，由日本運來）。

（二）服裝：參加競賽者規定穿紅成藍褲，以便公證人、觀衆及司儀

容易辨認，拳賽進行時腕上可戴上彩繩或飾物。

在祈禱預祝成功典禮舉行時必須戴上一聖禮環繞頭上，該禮名為「聖功」，用意為尊崇教師或教練，但在雙方接獲訊號開始拳賽前，必須先行除下。

競賽人須戴御海產硬殼，或預防撞擊環形物在陰部之上，以資保護。（倘上述的殼或環脫掉，拳賽立即停止，由競賽人步往在擂台側設立之屏風後重新戴上）。

（三）手套：競賽人戴上的手套不准超過六安士，亦不准少過四安士，習慣上戴六安士重的手套。

（四）競賽人磅重：競賽人應在拳賽舉行之日指定時間，於比賽場公磅過磅，由運動場負責人見證，事後再由一位合資格醫生檢驗身體。

倘競賽人體重超過規定者，可於兩小時內設法減重，以比賽不屬奪標賽為限，倘有不能照規則辦理，可尋求途徑妥協，或得雙方同意以同一體重者代替之。

競賽人不得在十八歲以下。

以下為各級拳賽之規定重量：

（一）飛量級——一一二磅　（二）雛量級——一一八磅

（三）羽量級——一二六磅　（四）輕量級——一二五磅

（五）沉量級——一四七磅　（六）中量級——一六〇磅

（七）重量級——一七五磅

（五）比賽：每次比賽以五個回合為限，每一回合限時三分鐘，終結時休息兩分鐘。

（六）助理員：每一個競賽人可帶兩名助理員入擂台，以便在兩分鐘的休息時間協助或處理有關事務，但在拳賽進行時助理員必須在擂台之外，且不准從旁指點競賽人如何攻守，如有違背此例或有任何其它犯規事件發生，可能因此連累競賽人被宣佈戰敗，惟事前必先提出警告。

（七）公證人與裁判員：拳賽由一名公證人與數名裁判員主持，公證人在擂台之內，職責為控制競賽人之行為，拳賽開始前，公證人檢視競賽人之綳帶與幼帶（規定兩手用一吋的綳帶六呎，半吋的幼帶一呎）。綁帶等物要適當地紮妥，腳甲要修短，足踝套或綁帶不准有任何硬物充塞裏面。

不准隨意塗上花士令或藥油。

拳賽由三個口號控制：

（1）出擊（促）（2）停止（逸）（3）分開（憶）

裁判員必須在擂台之外，且隔開觀衆，執行職務時不得與觀衆商洽。

每回合最高的分數是五點，記錄分數的咭片由三名負責人保存。

公證人是唯一拳賽管理人，其決定不得更改。

裁判員的職責只為協助管理分數，並無權利對公證人員決定有所爭論。

（八）時間管理員：時間管理員之職責為發出開始與停止拳賽之訊號，若因事停止而擬延長某個回合之時間者，應事前徵得公證人員准許。

（九）決定　根據下列各例作決定：

（1）當某一競賽人敗退，跪倒或雖挺立而不能繼續拳賽者，由公證人數至十即作敗論。凡被擊出擂台外的競賽人由公證人數至十時仍不能返擂台者，亦作敗論，在此情形下，競賽人應自行返擂台，不准倚賴任何人援助。

（2）當某一競賽人在鐘聲發响號表示第二個回合開始時而不能繼續競賽，即作敗論，如遇重傷時或雖戰勝而臨時退出者，亦視作戰敗。

（3）由公證人與裁判員計算分數，獲得分數較多者作戰勝論。

（十）給分辦法：凡擊中，踢中，用肘部撞中，用膝部撞中對方，或任何行動使對方能力削弱而不犯規章者，可得分數。

任何一方得五分者即作戰勝一個回合論，對方當然得較少分數，每人均得五分者該回合即告停止。在最後得回會統計，分數最高者為勝利。

（十一）處罰：凡將對方擊倒而仍施行扭打、拋擲、吐痰、撞擊、咬、踢等等，即受處罰，如有其他不適當的行為，如在對方攀着繩索時予以毆打或踢，亦被處罰。

（十二）宣佈不比賽：倘任何一方面或雙方皆顯明表現着無拳賽之意圖，即宣佈比賽作罷。

武俠長篇連載

勾命符

端木玲・文
羽君・圖

「死谷」奇逢

「交情！」龔然想了又想，就是想不起來，勾命書生這十餘年來同誰交情不錯。

龔然急於想知道這是什麼組織？以及，那個秘密組織的主腦人物，身處險境的他，怎能出面去問。

他不問，自然有人問，牛玲瑜用酸溜溜的語氣說：「交情！聽你的口氣，那個同你有交情的人不像是男人，否則，你們怎會既斷絕了往來，偏又『餘情』猶在？」

「咳！咳！」勾命書生乾咳兩聲，支吾地說：「你眞是朶解語花，一猜就中，不過，你放心，我同她們早已義情兩斷，那『餘情』二字只不過是用來嚇嚇那七名老鬼而已。」

「是誰？」牛玲瑜似乎意猶未足的大聲追問道。

勾命書生乾笑着說：「人死不記仇，我已當她她們死了，還不放過她們幹嗎？」

「不行，非說不可！」牛玲瑜得寸進尺的逼了一句。

勾命書生長吁一聲道：「唉！難了，這眞是爲難下官了，要不說嗎，看你那副凶樣子，老夫實在下不了台，要說嗎，人家歸隱了五十年，說出來衝犯了人家的忌諱，恐怕連老夫都有些不便。」

勾命玉女牛玲瑜尖刻冷笑，嗤之以鼻說：「我說勾命教主是位頂天立地的大英雄，誰知也是

個怕我們女人的『趙季常』。」

龔飛雲一楞眼，有些怒，大叫道：「笑話，老夫怕老婆！怕過誰？」

勾命玉女說：「怕老情人。」

龔飛雲又唉了一聲說：「難！難！做人眞難，老夫不是怕，嗯！嗯！是怕惹閒氣。」

牛玲瑜不依地說：「不怕你就說！」

龔飛雲萬般無奈地：「這樣吧！咱們打個啞謎，我念兩句『七絕』，讓你去猜。」

牛玲瑜沉吟了一下，點頭說「好」。

勾命書生淸淸喉門，低聲念道：「裙拖六幅瀟湘水，鬢聳巫山一段雲。」

這是有唐一代大詩人李羣玉一首七絕中的兩句絕詩，是名士自風流，李羣玉斗然出手寫了這麼兩句活色生姿的七絕，描盡當時爲他陪酒的一位歌姬，寫盡那位歌姬在珠簾一捲時出現的風姿，看得使人照眼蕩心。而今日出自勾命書生之口，暗指兩位早年名滿天下，今爲此一秘密組織的首腦人物。

再往深處點說，這兩位早年名滿天下的高人是名女人。五十年前的名女人，曾同勾命書生有過段交情，看樣子，名氣還在「輕薄三嬌逐水流」之上的女人會是誰？

龔然不是孤漏寡聞，而是勾命書生告訴他的不多，他實在對早年武林間的掌故知道的不多。然而，那位矯揉造作的勾命玉女長長的哦了一聲，竟然點點頭道：「我明白了！是她們啊！」

牛玲瑜猜透了啞謎，龔然倒嘔了一肚子悶氣，不過略有頭緒了，雖然他沒有一下子理會過來此兩人是誰，但是，他起碼沾上了一點邊了，將來碰上老頭一問，不難水落石出。

牛玲瑜往下又逼問龔飛雲：「說說看，那是個什麼組織？」

龔飛雲乾笑一聲道：「那是個網羅天下奇才異能之士於她們裙下的組織，定個什麼明目，眞的眼前連我都不知道呢！」

牛玲瑜略爲沉吟了一下，猛問龔飛雲道：「你決定了多加入她們的組織嗎？」

勾命書生意頗得意地答道：「自然，眼前我想寄重他們的地方多着呢，不過，爲了顧慮我的身份地位，我是不會主動去投靠她們的，不過，她們要是重金禮聘我去，那又另當別論了。」

牛玲瑜小嘴一呶，嗤之以鼻道：「你不怕自貶身價嗎？投靠女人裙下，哼！想不到堂堂一代宗主，甘願厠身女人裙下受人卵翼，我眞爲你難過。」

勾命書生萬般無奈地嘆口氣說：「爲勢所迫，楊維英比我强是事實，孤掌難鳴，我怎能不多向武林朋友連絡，期冀得點助力呢？」

牛玲瑜大表反對地說：「我不贊成，有現成的菩薩不拜，偏要到處去祈佛求神，你眞是笨牛一條。」

勾命書生詫然問：「拜誰？」牛玲瑜答：「拜我啊！」

勾命書生更覺詫異，不解地反問：「拜你能求得出什麼寶貝來？」

牛玲瑜得意地說：「我可以勸我哥哥用『陽』指給你交換『陰指』，『陰陽』雙指合璧，你不就無敵於天下了嗎？」

勾命書生猛拍手大叫道：「好主意！」

「嗯！嗯！」兩聲冷峻怪笑陡然自飛泉頂端十丈處飄傳而下，龔然疾然仰首，往上望去。絕壁頂端，冲霄飛起一道白髮蕭蕭的紫衣人影。

那是一名手策根烏精沉拐的老婦人，老婦人身形一閃而沒。那種快速程度，簡直迅如紫電一擊。

勾命書生大叫一聲道：「不好！上面有人……」但見人影紛飛，勾命書生同牛玲瑜如响斯應，雙雙飛蹤而起，撲向絕壁。

龔然藏身處雖隱秘，然而，其位置確恰到好處，兩方面的行動他都看到。驟然間，他心中起了一個怪念頭，那名白髮蕭蕭的老婦人會不會是勾命書生的老情人，那兩句七絕中的一人？

勾命書生眨眼間早已同牛玲瑜上了飛泉頂端，身形一閃而沒，顯然是去追那名冷笑的老婆婆去了。

龔然悵然望着絕壁頂發怔，悻悻的往峯下走去。他眼前極需要做一件事，立刻找老頭，問問他那兩句七絕詩指的是什麼人？

峯迴路轉，走了五六里山路，轉過一道山彎，嚇！前面山道上，金光耀眼，赫然排站着七名老人。

我的天！單從七名老人一臉怒騰騰的氣勢看，七名金袍老人那種磨牙勵齒，像要一口將人活生生吞下肚的凶煞惡神的樣子，使龔然不寒而慄，他心中暗道一聲：「完了！」

老鬼！七名老鬼正是星宿七老，「七劍會星河」的金袍護法。正所謂寃家路窄，此地碰上這七名老鬼，只有一條路好走，那就是——「死」。

死在七名老鬼劍下豈不是白饒太不划算了。龔然想想自己的機智和聰慧說服七名老鬼，然而他知道七名老鬼已經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一切的解釋等於白費，反正七名老鬼非要自己死不可。

老鬼們既是非要他的命不可，那麼，他又何必徒費唇舌？爲什麼不死裏逃生？站着等死幹嗎？

反正老鬼們尙距他十幾丈，七名老鬼再强，身法再快，想要追上他龔然，並不是回簡單的事，何况，他龔然也是年青一代中的佼佼好手。

此念一生，扭頭就跑。

他簡直是命亡，命亡飛跑的逃生，能跑多快就跑多快，往右一拐，岔向飛鳳峯與「望霞」峯之間的一座小峯。他的用意是飛上那座小峯後抖嗓高呼求援。

因爲，那座小峯地處「飛鳳」、「神女」、「登龍」「望霞」諸峯之間，倘若瘋狂劍士仍未離開巫山，相信仍在這幾座峯間，只要自己衝上那座小峯登高一呼，老瘋是沒有聽不到自己求援的。

他一口氣飛上小峯，回頭一看，七名老鬼你已趕近了不少，但仍距他在七八丈外，他心中微驚，腳下面不停的飛奔，一面抖嗓仰天長嘯了一聲。誰知翻過小峯頂不及十丈，前面斷崖阻路，一頭衝到處斷崖邊沿。

斷崖下面濃雲瀰漫，難望得淸是何景况，龔然站在絕崖邊上嘆了口氣，扭頭回望，七名老鬼挺着劍一步一步的逼了上來。

此時的他，七名老鬼也將他視爲砧上肉，只等他們七劍一舉，爲他分屍。

龔然爲人何等高傲，他甘心於眼睜睜的讓敵人爲他分屍嗎？然而，今天却是死成定案，他猛然升起一個怪念頭，一聲冷嘿，雙眼一閉，湧身向斷崖下的雲海躍落。

龔然採取這種斷然行動，並非是盲目的行動？有其道理，縱是天生傲氣使然，但亦經過詳細的思考，今天既已走上絕路，反正是死路一條，以其站在斷崖邊上等天宿七劍分屍？倒不如跳下去自我了斷來得痛快。

死，也讓七名老鬼趁心如意，也許許這樣做尙能死中求活。所以跳崖乃是死裏逼出此下策。在躍下斷崖之前，他一反初衷，沒有登高呼救，其原因是既已走上絕路，徒呼奈何？乾脆來個悶聲不响，如果慘遭跌死，也死得痛快些，萬一僥倖不死，豈非更有意思嗎？

此事，將來縱然傳揚開去，武林中人也不會譏笑自己懦弱，說自己怕七名老鬼，一見天宿七老就嚇得只有跑的份兒，最後還被逼得「跳崖」。

不會的，武林中人絕不會沒有同情心？沒有是非心？相反的，他們只會諷笑七名老鬼，笑他們以堂堂七老之尊，以大壓小，逼得他走投無路，以至於「跳崖」。

龔然心安理得的躍了下去，他不願就此死去，螻蟻尙且貪生，何况是人？而且是一代橫才，嘗以英雄自許，爲時下武林中不可多得的少年高手，豈願就此而生？

一想到求生，在躍身墜落的瞬間，猛吸口氣，在呼呼風嘯之中，他努力平衡急速下瀉的身形，不使身軀在空中翻轉傾倒，他不是一個宿命者，而是一個創造命運的人，因而他並不聽天由命，却毅然將雙睛睜開，意圖看淸下面形勢，作應變的準備，以決定如何着地。

他唯一的希望是跌下去不被跌死，再不濟，也要設法留下一口氣在，他死不得，在這人世間，要辦的事太多了。誰都知道，他並非是怕死的懦者。

然而，當他雙目睜開一看，不禁失望了，身形雖已穩住，可是，雲霧撲面，涼沁沁的，斷崖下面甚麼也看不到，視線所及，一片糢糊，他不由得暗暗嘆了口氣，忖道：「我命休矣！」。

耳邊風聲越來越响，身上的涼氣也越來越濃，像水、像冰，視線所及，始終一無所見，衣袂振得「劈啪」「劈啪」暴响。此時，下落的速度，

其快疾之程度，簡直像顆飛瀉殞星。由於視界不清，使得他無法找出求生良法，在一無所見的情形下，一切只好聽天由命了。

他瀉落的時間雖然短暫，但如依這種快速的落勢估計，這一瞬間，應該已有百十丈了。然而，濃如潑墨的雲霧越來越重，處此環境下，求生的希望整個幻滅了，他內心有着說不出的悲哀。

「想不到自己正當創業伊始，尚無所成之時，厄運就降臨了。」

「壯志未酬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龔然爲自己惋惜！他想，如果生命就此結束，眞太值不得了。然而，求生渺茫，怎不令他哀傷？

就在龔然心有未甘，自傷自憐之際，突然，身後忽然產生一種特殊感應，好像有一種奇大的壓力緊廹着身子，在這電瞬之間，龔然意識到了一件事，快臨地面了。

此念一生，求生之念又起，他猛吸一口氣，準備變勢着地。然而，電瀉而下的身形何等快速？甫吸得半口氣，身子業已到地。

「嘩啦」一聲暴震濺，還算僥倖，龔然[illegible]落在一個深潭中。

潭水凜冽，砭骨刺膚，龔然週身一震，打了個冷戰，說不出心中有多高興，這條命，總算自死亡邊緣中檢回來了！

雙手亂揮，閉住一口眞氣，呼嚕一聲，一頭鑽出水面，慌忙換口氣，張目一望，四下水霧迷濛，什麼也看不清，「咕嚕」一聲，身不由主地又往下沉。

龔然連忙又閉住一口氣，雙手揮扒，兩足蹬挺，身子一盪，再次浮出水面。

他乃一代雄才，智慧和體力均屬超人，雖然不識水性，且又處於生死邊沿，可是心中却一點都不驚慌，他想只要能保持載浮載沉，當要下沉的時候閉住一口眞氣，當浮起時抓住一瞬良機換氣，就不愁有危險了，然後，選定一個方向，永遠朝着那個方向亂蹬亂扒，總有抵達潭邊的一天。根據經驗，這種靜止無波的水潭，其面積應該不會太大。

他照着想定的主意，扒、蹬、浮、沉、閉氣、換氣，一刻工夫，硬被他亂扒亂蹬的衝出了鬼門關。眼前雖然依舊迷濛，但依稀不遠處有柳絲低垂於水面。

有此發現，他喜得幾乎狂叫起來，於是手足併用，加快的往柳絲處泅去。彈指工夫，到了垂柳下面，一把抓住柳絲，心中喜不自勝，長長的喘了幾口氣，遂感慨萬千的長嘆了一聲，暗道：「這下眞的得救了。」

「大難不死，必有厚福」，此生，他決不辜負蒼天賜予的機運，也決不輕輕虛度，他下定決心，上岸後，要轟轟烈烈的作爲一番。

攀絲援柳於爬上潭邊一塊濕漉漉的蒼石，四下仍是大霧迷濛，靜得連風鳴柳嘯的聲音都沒有。

龔然大奇，暗忖：「這是甚麼地方？」疑念方動，另一個念頭又起，龔然失聲大叫「不好」，雙手急忙探入懷中小心翼翼的掏出了一隻八寸長的小革囊，打開革囊在朦朧霧影下一望，才算鬆了口氣。

革囊中有藥瓶，火石火鏈，碎銀，鐵劍，然而，這些都不關緊要，他雙目神光湛湛的望着那張拆疊得有二指大的香妃箋，那是不久之前，勾命仙子交給他的「勾命陰指訣」。

由於革囊製作的十分精巧，尚未浸水，是以「指訣」無恙。不管他將來練不練這門功夫，總之，這是一種武林中夢寐以求的瑰寶，也是勾命仙子愛護他的一番心意，若然弄濕了，甚而失落了，如何對得起勾命仙子？

箋紙無恙，龔然將吊提心口的沉鉛放了下來，又小心翼翼的將箋紙放回革囊中，包好革囊，揣入懷內。賸下的，只等雲開霧散之後，再尋路離去。

龔然自小就住在巫山，他知道這像種深秋天氣，山區中時有濃霧，特別是在早晨，濃霧一起，往往要到午時才散。所以他耐心等下去，等待雲開霧散。

本來，像這種雲霧，再濃再重，對一位絕世高手來說，如他的內力已達上乘境界，應對視線毫無阻碍，然而，龔然雖說是年青一代中的高手，他終究是名十五六歲的大孩子，內功火候只能說是奠下了基礎，比諸當今的高手，像星宿七老，龔飛雲，楊維英等人，那還不知要差上了多大的一截。

就連顛狂劍士他都比不上，如果他具有楊維英那種將內力自雙目中逼出懾人神光的境界，能施展「慧劍伏魔大法」那麼，眼前這點濃霧又算得

了什麼？

武功一道，半點都假不得，龍然只有那點子能耐，也就只有枯坐蒼石靜等雲開霧散一途可尋了。然而，他等了又等，依時辰計，應該是午時了，可是，雲霧依舊，未見稀薄半分，他不禁稱奇不已！他私心在想：「像這樣等下去，雲霧不知什麼時候方才消散？」

相及此處，一念陡生：以其坐着枯等，倒不如闖他一下，或許胡闖亂闖的還能闖出條路來也不一定。

雲霧雖濃，龍然的目力尚能看個三五尺那麼遠，不愁會碰壁撞樹，因而使他放心大膽不少。說走就走，他背向水潭往相反的方向走去，也不知甚麼方向，只管隨脚走。所到之處，遍地柔草如茵，有時會碰上一些枯樹枝，有時也會碰上橫竄的野兎，四週依然寂無人聲。

龍然大奇，自己長年在巫山上，實在從未聽人說及有這麼個濃霧的地方。

龍然自小生於巫山上，足跡幾遍巫山十二峯，這地方怎麼沒有來過呢？

於濃霧中摸索了約一盞熱茶時候，仍然不得要領。像這樣摸索下去，雲霧又不散，捱到日落西山，天色暗了下來，晚間更加不易摸索。如果第二天也一樣的濃雲漫天，自己豈不被困在谷中，永遠無法脫困？

他靜下來集中全副精神思索對策，忽然想到了，如果自己對正一個方向走，天涯猶有盡頭時，一定會找到一條山徑，或者是撞到堵山壁。這也是他剛才游出水潭的方法。此時，腦中依稀有了個輪廓，他落身之處，乃是座絕谷。

念頭一打定，立刻付諸實現，對正一個方向勇往直前而行。一經行動，立刻見效，跨過幾重清溪，穿過數叢丹楓，踏着綠茵的柔草走了一程，突然有了驚人的發現。朦朧雲霧中，隱約有一線紫色光影透霧而出。

那一紫色微光像是燈光，出現的地點距他不遠。

有燈光就有人，龍然心中這一喜，不由得精神大爲振奮，加快脚步，往前疾行。然而怪事發生了，饒他走得多快，那一線紫色微光始終若即若離，使他可望而不可及，在一箭之地那麼遙引着他往前走。

龍然心中大奇，猛想到一件事，這點紫光，可能是燈光，如果確定是燈光，那麼一定是盞紫燈。

「紫燈？」

他心中猛震，這盞紫燈與前此出現的五盞「紅燈」與七盞「金燈」有無牽連？若是他們同出一源，自己豈不又落入那七名老鬼的算計之中？而自己跟着紫燈走去，豈不正好墜入他們的圈套？

一想到「金燈七劍」，龍然不由心中一聲沉哼，傲氣陡發，足下加力，猛往前面狂追下去。

他根本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不管這樣疾奔會不會撞上甚麼？然而，儘管他跑多快，紫色微光仍始終保持原有的距離，與他若即若離。

龍然心中發毛了，他又想到了另一件事，這名持着紫色燈光引誘自己之人，其武功之高，殊爲深不可測，他對自己的行踪瞭若指掌，換句話說，其人目力超人，內功亦已登峯造極，視力能穿透重重雲霧，自己快，他也快，自己慢，他也慢，因其輕功精微，故可運用自如。倘若此人眞與那七名老鬼屬於一丘之貉，那麼，此人顯係「紫燈」甚麼的。其地位，當高出七名老鬼之上，最不濟也會同老鬼平行。

此人是誰？如說此人地位高出金燈七老之上，該一秘密組織只有一首腦人物，前此勾命書生打的啞謎，那兩句七絕成詩——「裙拖六幅瀟湘，鬢聳巫山一段雲」。暗示的兩名極頂人物。假如眞，他們現身相引，其用意何在？要對自己引至甚麼地方？

龍然心中豪氣陡發，足下猛加把力，展盡一生所學，狂追而去。他有點不信邪，暗自作了決定，非追下去看個究竟不可。

龍然發了狠，風馳電掣，亡命疾追。然而，追了不及兩里，紫光陡然熄滅，重重雲霧中又恢復一片暗淡，龍然見紫光隱去，恐防有變，急忙將步子緩了下來，稍一打量，他愼防雲霧中突起發難，雙掌凝神戒備以待。

聽了一陣，四下靜得落針可聞，甚麼也沒有，龍然大奇，他又想到了一件事，那人可能在暗中監視他，可能正緩緩的向自己掩來，趁自己不備之時猝起發難。停了一會，甚麼動靜也沒有，龍然更迷惑了，此人將自己引至此地，其用意究竟何在？

此地，既非脫困，而其人又未見現身，能令他不驚奇？

他心轉了幾下，實在想不透，不由心中有氣，暗吸口眞氣，力發丹田，朗朗發話道：「朋友何不現身一見，我龔然恭候多時了！」事情急轉直下，呼聲方落，又有了驚人的奇事發生。不遠處，突然傳來一聲既興奮，又感傷，語意慈愛，激動至極的嬌叫：「然兒！然兒！」

龔然聞聲發抖，連心都震顫了起來，這不是撫養他長大，自己日思夜念，據父親勾命書生說跌下巫峽死去的娘的聲音嗎？

龔然想是太過激動，這突如其來的變故使他激動得嘴唇抖顫，不知如何應答？雙足震抖，有些發軟，連一寸都挪移不動。

「然兒！然兒！」凄戚的嬌喚聲又起。

每一個字像一把重錘，狠狠的在龔然心弦上猛擊。龔然終於狠力將牙巴咬住，制住了抖顫的唇皮，費盡了力氣，方自牙縫中拼出了兩個字——：「娘！……娘……」

其聲之悲，其音之慘，鐵石人兒聞之也會一掬同情淚，突然，不知他那來一股子力量，人似飛燕，疾投向慈愛的呼聲處相距不遠，僅十丈來之隔，兩三個起落凹已縱至，霍然見三間竹屋，屋門口一名中年美婦人睜着一雙茫然無光的眼睛，向雲霧中掃視。

那美婦人約三十出頭，遠望之下，身段，面貌，無一不美，然而仔細一望，此名婦人似是飽經憂患，受盡了折磨，三十多點的人，兩鬢已是自斑白，額上愁紋如波。龔然落在那名婦人身前，凄然的叫聲：「娘」。虎目之中，忍禁不住涔涔淚水自腮滾落。

美婦人喜極忘形，熱淚盈眶的幽聲歡叫道：「兒呀！我終於等到你了！」雙臂一張，迎撲而下，一把將龔然抱得緊緊的，不知是喜？是悲？淚水無止境，像斷線的珍珠一樣簌簌而下。

兩人相擁而泣，因此名婦人的出現，龔然頓將那線紫色燈光忘了個一干二淨，早已拋到九霄雲去了。

此名中年美婦人是誰？讀者不難猜到正是那被勾命書生收為小星的畢素霞。

龔然天性流露，一聲聲娘，哭的畢素霞想起一生悲慘的遭遇，傷心到了極點，也跟着放聲大哭。

也不知哭了多久，還是龔然先收住了淚，勸住了娘，母子兩人進了竹屋。

竹屋陳設簡陋，但有一種雅潔氣氛，兩人坐定，龔然一肚子的話不知從何說起，但他是武功已有相當火候之人，摒棄煩念，將神思靜了靜，紛亂的思緒立刻有了頭緒，他先問娘此地何處何名？她這些年去了甚麼地方？

畢素霞簡畧的告訴他，此谷名「死谷」，顧名思義，乃羣峯密閉的「絕」谷，一且進入此谷之人，只有一途可尋，那就是等死。因為，這座死谷終年為霧封塞，難得碰上個雲開日現的晴天，而且死谷的四週皆為百丈絕壁削峯，縱有一等輕功，也難任意上下，如非絕世好手，一且進入死谷，絕難脫困。

其次，畢素霞問他，這些年去了甚麼地方：原來自龔然五歲那年，與勾命書生中秋在巫山上賞月，被送上落星峯學藝以後，畢素霞一氣之下，同勾命書生大鬧一場，

勾命書生當時本想一指將他點死，後來，覺得那樣讓她爽爽快快的死掉，未免太便宜她了。

勾命書生想了幾天，如何處置這位如夫人兼長徒，讓他受盡磨折而死？終於讓他想出了一條其毒無比的方法，將她放入死谷，歷盡苦楚，自生自滅。

勾命書生終於將他送入絕谷，放了五十對家兎在死谷中，並替他預備病醫好，給了她些簡單的器皿，衣物，還給了她足够兩年的食糧，就這樣，畢素霞在死谷中過了十餘年。

頭兩年，糧食就吃盡了，幸而那些家兎繁殖成了座野兎谷，遍地皆是兎子，吃的問題倒是一點不愁。可惜谷中少見陽光，不能種植五谷，是以這些年來，天天吃兎肉。對於住的問題，他胼手胝足的伐竹建屋，蓋了三間竹舍。

一個人不能成年累月見不到陽光的，缺少了陽光，足以損及一個人的壽命，幸而勾命書生為她將病療癒，武功雖被廢，她也可從頭練起，正因為

缺少陽光，無法學習基本的吐納法，步功毫無進展，只能說因爲他勤奮不輟的苦練，彌補了生理上缺乏陽光的缺憾，而沒有損及生命。

本來，她想早就結束自己的生命了，問題在於說不出爲甚麼她不想死，她想留着口氣在，要找機會向世人揭發勾命書生的惡行。好像是天意，冥冥中注定她不能早死，她死了，龍然身世的謎底就永遠無法揭開。

當世之中，明白龍然身世的人，除勾命書生本人外，僅只她畢素霞清楚，如果她一旦死去，雖然，龍然亦已懷疑勾命書生不是他父親，然而僅憑癲狂劍士同楊維英的推斷，仍不足以證實他的身世。

龍然聽完畢素霞叙述十一年的遭遇後，心中充滿悲憤，恨恨的挫牙不置，覺得勾命書生的行爲太歹毒了。接着，他提出癲狂劍士在巫山後山崖下，如何同老和少楊維英推論自己身世的一番談話拿來問畢素霞。

畢素霞先長長的幽聲嘆了一陣，方將十五年前自己如何隨着勾命書生上皖南九華山下飛龍嶺尋仇，如何出手救龍然，而勾命書生如何慘屠他的全家，並火焚飛龍堡，以及勾命書生如何殺三位師姊滅口……。她一口氣說至龍然五歲那年被帶上落星宮。

龍然聽得淚涔涔，痛不欲生。他心情既矛盾又痛苦，勾命書生是自己的血海仇人，然而他卻撫育自己長大，恩仇難辨，叫他如何善處？

他明白了一件事，自己姓「楊」，的確是天下第一劍楊維英的獨生子。

龍然明白身世後，驟然想起了一個無法理解的問題，那就是父親爲甚麼出家遁入空門？何以早不出家晚不出家？偏偏還在勾命書生尋仇之前的數月，連家中的人都不告訴一聲就悄然離去，當時，父親是明知勾命書生會上飛龍堡尋仇，有意遁入空門避禍？還是他根本不知道，僅是時間上的一種巧合？

最使他不解的是勾命書生血屠了自己滿門，父親居然能隱忍十餘年而不加聞問。

他沉思良久，驟然想到父親在巫山頂上同「星宿七老」中那名獅面紅鼻，虬髯的老人說過的話來了！

那是昨晚在巫山頂上發現的事，自己看得十分清楚，聽得也極明白，當時，那名獅面老鬼抽出長劍，逼父親出手，父親搖搖頭對老鬼解釋：「貧僧當年曾在佛祖前發下毒誓，此生不用兵刃，如非在性命交關的生死關頭下，亦不出手傷人。」

如果「當年」兩字就是父親離家遁入空的時候，那麼父親的出家，可能是爲某一位高僧的渡化，而遁入空門避禍，也因而證實了十餘年來，父親對血屠滿門的仇人不加聞問的原因。

龍然明白了身世之後，自然悲痛欲絕，經畢素霞勸慰了一陣，他猛想到眼前最急要之事是如何脫困出谷，找到老癲，籌商如何向勾命書生報仇？同時，急於要見老和尚，認父歸宗，將「龍然」兩個字摔得遠遠的。

一想到脫困，猛又想到了引自己來此的那盞紫色燈光，心中轉念了幾下，覺得那人是有意將自己引來此地，何以此人一直沒有現身？實在成了個謎！

龍然將心中所疑惑的問題提出來問畢素霞，而畢素霞一點都不感到意外，點頭沉吟了一下道：「那是一名年歲跟你不相上下，人品長得俊逸不羣的白衣美少年，此人武功高不可測，偶然神龍般的現身絕谷，我曾探問他的身份，以及他到絕谷來的用意，然而，他守口如瓶，半點不肯洩露，相反的，他倒問起娘的身世來，基於他的年歲同你相等，爲娘說不出爲什麼，私心中有一訴衷曲爲快的念頭，是以將生平的遭遇和盤托出，那孩子，愛那孩子聽後非常同情娘的不幸身世，時加安慰，並經常送來了大批食物衣着。」

龍然聽得十分入神，沉思少頃問道：「他每次現身是不是張了盞紫色風燈？」

畢素霞點點頭說：「大概是谷中濃霧如墨，是以那孩子打盞燈照路。」

龍霞搖搖頭道：「問題不會那麼簡單。」

他隨即對巫山神女峯自己遇上的兩起武林高手，「金燈七老」同「紅燈五劍」告訴畢素霞，同時，心中否定了以前想像的「紫色燈影」是那個什麼秘密組織的兩大首腦人物之一。

問題越來越複雜了，金燈七名老鬼之上，兩名首腦人物之下，難道尚

有『紫燈』什麼人物？」

畢素霞聽得微微綴眉，她眞想不到武林中居然有這麼些怪誕人物，以「燈」表示身份。她聽及龍然出手擊落四盞金燈，暗中爲他躭心，她明白武林中有不少忌諱，表示一己身份的信物被人毀掉，常視作奇恥大辱，非將那毀他信物之人殺掉而甘心，她了解七名老鬼此生絕不輕饒龍然。同時，在她聽到了七名老鬼逼他跳崖後，却絲毫不覺得驚異，因爲，金燈七老此舉乃屬必然之手段。

龍然又想起勾命書生牛玲瑜所打的啞謎，問畢素霞，畢素霞思索良久，搖頭說道：「勾命書生終其一生，就我所知，還沒聽說他會同這麼兩個女人有過什麼牽腸掛肚的事，我也未聽他說過武林中有這麼兩個高手，如果他們之間確會有過一段不足爲外人道的醜聞歲史，那也非勾命書生年輕時候的事了。」

關於那兩名謎樣人物，龍然仍是一無所知，只好暫時放下，等待將來見到老癲時再問。

眼前，龍然明白了自己的身世，他感於畢素霞一生不幸的遭遇，均與她有關，何況畢素霞又將他自牙牙學語撫育到五歲，這種恩德，沒齒難忘，是以他仍呼畢素霞爲「娘」，對畢素霞撫育之恩不敢稍忘。

母子二人談論了一陣，哭了一陣，感傷嗟嘆了一陣。然後，龍然提出來一個問題，問畢素霞道：「媽，我們怎樣才能離開死谷？」

畢素霞大搖其頭，沉沉的幽嘆一聲道：「娘這一生恐怕將會老死此谷了，至於你……脫困不是沒有可能，只有兩個方法能出困。」

她深注愛子一眼，安慰龍然道：「你別失望，兩種方法之一，你能做得到。」

龍然搶着問道：「什麼方法？」

畢素霞說：「一種方法是谷中出現一位絕世高手救你脫困，不過，希望太渺茫了，因爲，此名絕世高手，其武功之修爲，最起碼也應如你生身之父那麼到了功深若海的地步方行。」此法可說是行不通，的確希望不大。

畢素霞往下接說道：「第二種方法要憑你自己努力，加緊鍛鍊，苦習勤修，終有一天若到了火候，自然能脫困。」

第二種方法仍然渺不可期，武功一道，深博如海，什麼程度方算到火候，有些人苦練一生，連眉毛都練白了，仍未能稍窺堂奧，照現在的情形來說，就眼前自己現有的武功而論，再苦下個三十年五十年的功夫，也未必能趕得上父親楊維英。換句話說，出困是遙遙無期的遠景。

龍然苦笑了笑，雙手一攤說道：「孩兒除了一套『勾命劍』勉强過得去外，關於內功火候，那實在差的太遠了，尚不知要苦練多少年呢？」

畢素霞點點頭，默認龍然所說一點不差，她沉眉想了俄頃，突然一抬眼問龍然道：「你習過『勾命指』沒有？」

龍然搖搖頭道：「沒有。」他說至此處猛頓，剉剉牙巴，恨聲道：「我這一輩子也不會學那種鬼指。」

畢素霞對她的願不願意學是另外一回事，然而，她仍是十分惋惜地說：「可惜你沒學勾命指，如果學了勾命指，那麼脫困將是指日可期的事。」

龍然聽得神情振奮，雙目中閃過一層異樣的光芒，然而那縷彩神極爲短暫，一瞬而沒。

畢素霞何等聰慧，看出龍然有些異樣來了，緊接着問：「然兒，將你心中所想之事告訴娘！」

龍然探手入懷，革囊中掏出那張香妃箋，雙手捧給畢素霞，面上忽然作色，斬釘截鐵的說：「這是『勾命指訣』，不過……孩兒這一輩子也不會學它。」

畢素霞明白他此刻的心情，不忙着勸他，先將香箋接了過來，如獲至寶般的看了一遍，又將香箋摺好交還龍然說：「孩子不管你習不習，先將之放好，娘有話說。」

龍然如言接過收好，畢素霞閉目沉吟良久，方睜開眼睛，未語先嘆了口氣，然後徐徐說道：「我明白你此刻心情十分矛盾，一方面恨不得生啖龍飛雲的心肝肺腑，爲你死去的祖父同母親報仇方才甘心；然而，另一方面，你又想着老鬼會教養你成人，在名義上，你們有十餘年的父子親情，因此之故，心情矛盾，不知如何善處？是殺死他，還是放過他？關於這一

個問題，我想，你最好面對現實，先將它摔在一邊，留待將來讓你父親去決定。楊大俠一代高僧，智慧若海，他明白怎麼處理此一問題，不損及你的感情，眼前，你要先計較如何脫困的問題，如果，你不能脫困，一切恩仇將無從了結，而且，顛狂劍七同令尊找不到你，其心情苦惱的程度，當非你所能想像。而且，他們兩位已屆七十高齡，人生七十古來稀，望七老人，天年亦已無多，我欽佩你擇善固執，堅不欲習勾命指的品格，然而，你不習勾命指，將會延遲你脫困的時間，可能會延誤到三十年，或者是五十年後。試想三五十年之後，令尊·否健在？

「你最大的願望是楊大俠認祖歸宗，並且找上洛星宮向聊雲飛了結恩仇。然而，三五十年之後，那魔頭恐怕早已屍寒肉腐了。退一步說，就算你習勾命指，聊雲不死，等你三五十年，等你有一天能脫困出谷，去找他清結恩仇，試問這三五十年所修練的又是那一門那一派的武功，還不是『落星宮』的嗎？所以，事有從權，應該先求脫困，用最快速的方法脫困，既已學了勾命劍，那又何必斤斤計較勾命指呢？」

一言提醒鵬煞，有爲醍醐灌頂，被畢素霞說活了心，立時暗作決定，要苦練勾命指脫困。

× × × ×

秋盡冬殘，巫山絕頂應是「高處不勝寒，春猶正霏霏」之時，然而，「死谷」因爲地處幽深，風不吹雪舞，雖然雲霧仍濃，但已暖和如三月小陽春了。

竹屋中的母子，相對盤膝，苦練勤習。然而，自從開日春起，死谷中有了生氣，漸至雲消霧散，陽光普照，四週景色歷歷在目。

鵬煞講着大好春光於戶外練指，課餘之暇，寄情死谷中的山水，而那名裝燈少年也再未現過身。

眞是上天的傑作，死谷並不大，縱橫不及兩里，此刻奇花異草盛開，溪水潺潺，眞是山水清奇，生機盎然，使鵬煞心胸一暢，然而，當他見到了四週如劍戟森列的羣峯時，又說不出的失望起來。

這種光滑如削的百丈絕壁，若不具有一等身手，眞無法任意上下。畢素霞說：如果將勾命指練到火候，內功自然隨之增加，對於脫困的問題，那就輕而易舉了，那時候，只須將指力運於十指之端，攀抓陡壁，立現五個深深的指痕，人就可穩住身形。

只要人能在削壁上生了根，事情就好辦了，飛身一縱五丈，勢竭時一把往壁間再抓去，如此交互藉力，這高的削峯，只須藉力二十次便可脫困了，並不須硬將內功練到功能御氣使力的那種至高境界。

一晃眼過了半年，在這半年中，鵬煞固然是苦練勾命指，而畢素霞經常得鵬煞的助力，在恢復功力上大有希望，她的身體已不像從前那麼孱弱了，因爲鵬煞的稟賦超人，加上勾命仙子在妃箋上記的心得十分詳盡，鵬煞習來事半功倍，半年來進境頗速。

半年來，他的指功亦已練到了當年勾命書生送他下巫山武當取鐵劍令符的那種境地了，一指打出，五丈外的野兎必然應手翻滾。

春盡花謝，這天，是一個晴朗的日子，畢素霞叫住鵬煞，指指聳插雲霄的百丈削壁說：「兒呀，有很多事等你去辦，現在，該是你脫困的時候了。」

鵬煞聽得心中乍喜，歡喜拉着畢素霞的手歡叫道：「娘，咱們一塊走！」

畢素霞苦笑着搖搖安慰他說：「不行，眼前只你一人能出去，娘還得再苦練些時。

鵬煞不禁黯然神傷，莫知所措，他怎能捨畢素霞一人獨留在谷內？

畢素霞上前一步撫着他的肩胛說：「天地間惟大英雄大豪傑能提得起放得下，我知道你不忍心將我一人摔在谷中而離我獨去，如你不離去，就在谷中於我何益？而在茫茫塵世中，有多少緊要的事等着你去完成，你又何必不想開點，早日去辦那些事？至於我，勾命指訣已經記熟，近日功力亦有進境，稍加勤練，勾命指不是早晚即可習成嗎？而我脫困死谷，也不過是時間早遲而已！孩子，世事無常，你何不趁早離去！」

話雖如此，畢素霞內心的悲痛只有她自己清楚，孤獨半生，只道被困絕谷，此生此世永遠不能脫困，也永遠不可能再見鵬煞，然而，皇天不負苦心人，她們終於見面了，這像是奇蹟。就畢素霞而言，孤寂了十幾年，的確她也太怕孤獨了，而鵬煞勢在必行，他怎捨得他離去？所以說，她是

忍着痛楚，含着兩眶熱淚鼓勵他離去。

禁不住畢素霞的慫恿，龔煞終於拜辭了畢素霞，畢素霞檢了個晴朗的天氣，送他到南面的絕壁下。兩人洒淚而別，畢素霞眼含痛淚，眼巴巴的目送龔煞一把一把的抓着絕壁往上飛援，沒有多久，成了個黑點，終於翻上了絕壁頂端。

一朝脫困，氣壯如虹，龔煞望望四下的形勢，自己此刻仍然身處巫山，只見立身之處極是陌生，好像是「聚仙」峯的南隅，恰與「飛鳳」峯遙遙相對。他立足之處雖不是聚仙峯的巔頂，然而，因地勢挺秀拔峭拔，背倚奇峯，面臨絕谷，左有「起雲峯」，右有「諸仙峯」，飛鳳遙對，氣勢不凡。

他想着半年前自己被逼得躍下絕谷，半年與世睽違，人事滄桑，武林間不知起了什麼變化？

父親楊維同老獺還在巫山嗎？

勾命書生投靠了那個秘密組織了沒有？

金燈七名老鬼此刻寄魂何處？？那些助紂爲虐的天下羣醜現在去了什麼地方？還有那名神秘白衣少年呢？

龔煞一想到星宿海的七名老鬼，不由得的怒氣陡發，無明火高三丈，一剉牙，仰天發出一聲長嘯。這一聲嘯，是他一身功力的總合，而其功力，經死谷半載苦練，已今非昔比，威勢不凡，响震羣山，百里可聞。

龔煞甫脫「死谷」，即被「黃燈五煞」包圍。

一噎抒發鬱鬱胸中達半年的一口怨氣，心胸頓暢，四下一打量，第一個要找之人是父親，找父親同老癲就得上神女峯尋線索。

他決定上神女峯的原因是「神女廟」同其下的秘谷可能是金燈七名老鬼落脚中原的巢穴，也可能是那個秘密組織的發號施令的總舵所在，而老癲同父親必須在巫上尋線索求證自己的身世，兩下皆在巫山行事，自然各不相同，斷斷在所難免，是以父親的行踪，或多或少離脫七名老鬼的監視。

半年後的龍然，練就了「勾命陰指」，遠非當日巫山頂內吳下阿蒙可比了，當日，他連金燈七名老鬼之一，獅面老人的一招都不敢硬接，那時他的功力，勉強只能同「紅燈五劍」走幾招，而今，絕技在身，豪氣如雲，昂頭挺胸，直闖神女峯。

神女峯距他立足處僅一峯之隔，半個時辰不到，他已到了神女峯的半腰。然而於此時，神女峯上怪嘯連連，飛湧下五名怪人。

時當午正，驕陽之下峯巔飛撲而下的五名怪人，赫然正是前此在神女峯上見過，霹魔中的五名煞梟，走在最前的是名白髮紅髯，年叩七旬，精瘦如柴的矮老頭，背插一隻古劍，此人正是列名八荒的天山一梟。

走在第二名的是雪山猿婆褚三姑，此人像猴精一樣的老太婆，後面是陝南的金鈎斷魂伍文焆，伍文焆的後面是長相怪異，紅髮赤眼，頭如鋼錐，眼似銅鈴，穿着一件及膝麻布短褸的赤水河八頭水怪風化雨。最後一名是華山第一劍，白傢面皮，目露凶光，年約五旬的喬亦橋。

此五人風馳電掣的奔瀉而下，一眨眼躍落半山，將龍然的去路阻住，五人各取方位，將龍然困在當中。

天山一梟古劍出鞘，垂劍一指，冷冷地發話道：「小子，你幹嗎來這裏？」

龍然冷目一掃霹魔，猴婆褚三姑鐵拐往地上一頓，桀桀兩聲怪笑，冷諷道：「這小子命倒長，大概是千年烏龜精轉世投胎，七位護法不是早已將他逼下死谷了嗎？怎麼會活回來了呢？」

八頭水怪更絕，一張滿牙交錯的兩顆大獠牙，「嘻嘻」一聲道：「聽七位護法說，這小子在跳崖之前活像條僵蟲跪伏在求饒，七老看他可憐，想饒他，沒想到這小子像他娘一樣的癲狂病突發，屁股一蹺，一頭往『死谷』中硬了下去！嘿！嘿！嘿！看來他的魂遊故國，捨不得撒手進鬼門關，想上神女峯來看看花花世界。」

龍然極力按捺住怒火，一聲不響，由得他們胡扯夠了，方橫掃五魔一眼問：「你們說够了嗎？」

華山第一劍喬亦橋凶睛一瞪，反問龍然：「够了怎麼樣？不够又怎麼樣？」

龍然嘿然一聲答道：「够了就回答小爺的話，如果還有厥詞，怕沒機會，那就儘量的放吧！」

金鈎斷魂金鈎一聲哼，斷魂金鈎一擺，怒叱道：「小子，你有什麼話儘管問你家伍太爺！太爺讓你死得瞑目。問吧！」

龍然點點頭說：「好！好！首先 ，小爺想知道你們是什麼『燈』？」

伍文焆說：「太爺們是『黃燈五煞』。」

「黃燈五煞？」龍然略加沉吟，又問道：「紅燈五劍呢？」

伍文焆搖頭道：「你沒有知道的必要，問別的。」

「且慢！」天山一梟伸出枯瘦如柴的鬼爪一比，接口說道：「這小子已成甕中之鱉，咱們好事做到底，讓他死而瞑目，伍兄，『事無不可對人言』吧，你就跟這小子說了！」

伍文焆遲疑了一下，吞吞吐吐的說：「首座請三思！」天山一梟赤眼一翻，挺胸一拍道：「一切責任老夫負，伍兄儘管說吧！」

伍文焆如奉綸音，整頓一下嗓門，語音沉重地答道：「『五劍』上了武當。」

龍然心中暗驚，五劍上武當做什麼？心有所思，立時脫口問：「上武當做什麼？」

伍文焆答道：「想邀武當掌門參加本『派』。」

龍然聽得心中狂震，追問：「貴派是什麼『派』？」

伍文焆答道：「『星河派』七劍護法奉『令主』之命，於今年中秋在星河舉行開派大典，邀約劍門七派大會星河。」

龔煞心中一動，將話題一轉，問伍文焰道：「令主在貴派中是什麼身份？」

伍文焰答：「令主係本派一派之主，職司發號令，主理中樞，總攬派內一切大權。」

龔煞旁敲側擊的問：「貴派的令主，想來是武林中赫赫有名的高人？」

出乎龔煞所料，伍文焰並不正面置答，反而問龔煞：「你猜猜看！」

龔煞自作聰明的說：「是兩位早在享譽武林的前輩……。」此語一出，五名魔頭竟然哄堂大笑起來，反將龔煞笑得滿頭玄霧，大惑不解起來。

龔煞心口在問：「難道我說錯了嗎？」

他正打算補問伍文焰，天山一梟似乎看透他的心意，岔上一嘴：「問別的，這個問題到此為止，不可再問。」

龔煞知道再要強問也沒有用，乾脆不再多費唇舌，另提問題道：「金燈劍呢？」

伍文焰答：「上少林寺去了。」

龔煞明白七名老鬼上少林寺的任務與『紅燈五劍』相同，沒往深處問，猛想到一個最關緊要的問題，問伍文焰道：「貴派的『令主』現在何處？」

伍文焰反問龔煞：「你問咱們令主幹嗎！」

龔煞用一種滿不在乎的神情說：「不幹什麼，找她談幾個問題。」

褚三姑接上一句說：「你省省吧！咱們令主上『星河』啦！」

「上星河？——」龔煞沉吟不語，伍文焰冷聲地說：「小子，還有什麼問的嗎？要沒有的話，你該自作了斷啦！」

龔煞眉頭一轉，按捺住怒火，傲然幽他一默說道：「當然，當然！咱龔『煞』今天碰上了你們黃燈五『煞』，可謂煞星碰上煞星，然而，你們是『五煞』，我龔某人只不過是『一煞』，所謂小巫碰上大巫，我龔某人當然要自作了斷，好吧！長話短說，龔某人有兩個問題請伍當家的明示；第一，咱們落星宮不是與貴派有點淵源嗎？五位為何如此仇視在下？」

他提出此問題的用意在探詢勾命書生是否已真個投入『星河』派旗下了？

伍文焰冷笑一聲說道：「不錯，令尊亦已加盟本派，可惜龍護法已不承認你是落星宮的人，傳令本派，但凡是發現你的行蹤之後，格殺勿論。」

龔煞聽得心中一慘，虎淚幾乎奪眶而出，但他為「龍護法」三字困惑，不解的掃望五名魔頭。他想不到龔飛雲那等高傲之人，甘願自貶身價，投入「星河派」中與金燈七名老鬼做了一字並肩王。

褚三姑似乎看透了他的心意，桀桀冷笑搶着說道：「小子，你別以為你爹像你一樣的沒出息，告訴你，令尊在本派的地位極是尊隆，位居『太上』護法，何等光彩啊！」

龔煞不明『太上護法』是什麼地位！既是多了『太上』二字，想來總比『金燈護法』高一點。

目的已達，反正知道落星宮亦已同那些魔崽子狼狽為奸，龔煞轉問第二個問題：「告訴在下，瘋狂劍士同悟非大師現下行蹤何處？」

伍文焰沉吟一下，見天山一梟未加攔阻，方說道：「那兩名老鬼近數月來，像幽靈鬼魅一樣，鬼鬼祟祟的在巫山十二峯間不知鬧些什麼鬼門道，不久之前方才離去，他們揚言此去武當，阻止七位護法行事。」

龔煞點點頭，他所想知道的終於全知道了，於是向伍文焰抱拳稱謝道：「謝伍當家的！在下失陪了！」

話落旋步轉身，置黃燈五煞於不顧，昂然就待離去。天山一梟怒哼一聲，反手抽出長劍，「冷虹乍驚」，一劍削向龔煞面門，冷冷地說：「想一走了事，不留下點東西行嗎？」

龔煞身軀右幌，避開了伍文焰凌厲的一劍，其餘四煞各出兵刃，分向龔煞四週一圍，將他困在核心。

龔煞面不改色，仍然是傲態畢露，冷冷地問天下一梟道：「閣下要龔某人留點什麼下來？」

天山一梟冷森森地說：「腦袋。」

龔煞哈哈一聲大笑道：「腦袋乃人身之首，閣下想要？」

褚三姑將要接腔，八頭水怪風化雨那個該死的東西一些不知厲害，搶

着獠牙，裂嘴得意地大笑搶口接腔道：「老夫訂下了！」他指的當然是韓煞的腦袋。

喬亦橋凶睛一閃，打趣風化雨道：「什麼訂不訂，要顆死人腦袋做什麼？」

八頭水怪風化雨陰陽怪氣的長笑一聲，方說道：「不幹什麼！春寒料峭，老夫晚間少隻夜壺。」此語一出，五煞全笑了。

韓煞也笑了，他是怒極而笑，趁五煞笑得氣爲之結時，雙手猛劃，「嘶！嘶」兩聲，透指打出兩道勁風，一點八頭水怪風化雨的「仁中」，一打華山叛徒喬亦橋的左眼。喬亦橋一雙凶睛數左眼的凶光最熾，所以，他誠心相點瞎他的左眼。

黃燈五煞隨便站出一人來跺跺脚，都足以使半個天動搖，因爲五煞確有實學，韓煞兩指打出，首先爲天山一梟識破，老魔頭一面翻腕一劍刺向韓煞的左脅；一面大聲嚷叫，提醒四煞道：「勾命指！」

喬亦橋如響斯應，雙足疾飄，身形暴退，同時將頭側甩，想避開那一指。然而，忙中有錯，他本應向左甩，不就避開了嗎？詎知他反向右避去，但聽「噗」的一聲，隨着這位華山名劍手慘叫一聲，右眼鮮血淋淋，成了個大窟窿，一隻凶目就此了賬。

八頭水怪風化雨並未好到那裏去，指向仁中的勾命指「達」的一聲，洞將穿舌，硬生生將水怪的門牙打脫七八隻。風化雨被打得一個倒翻翻了出去，跌在地上，「哇哇」怪叫。

五煞已傷其二，餘下三煞嚇了個胆裂魂飛，他們做夢都想不到韓煞習了「勾命指」，此時心中全在嘀咕，一面振腕攻出一招，一面飛身疾退。

這種以進爲退的招式僅屬虛招，然而，強如韓煞這種高手，也不敢輕忽半分，身形一閃，退了三丈。

此時，韓煞有了異樣感覺，耳鳴心跳，顯然是因爲自己初習成這種指力，功候尚未至極境，連着飛攀百丈絕壁，此刻並強運指力傷雙魔，從指力未將兩人廢掉這種情形看，顯然是眞力不繼。

額上亦已汗珠如豆，他那還敢怠慢，趁三煞旋驚之餘，未發動攻勢之前，趕快離去。念動身隨，落地一個倒翻，又退了四丈，強提一口氣，哈哈大笑道：「小爺尚有要事待辦，失陪！」身形一線，飛向神女峯下。

他明白了全盤的狀況之後，巫山已沒有就下去的必要了，多耽一刻，就多一分危險，眼前最重要的事是去找父親楊維英，以便認祖歸宗。

三煞沒有追來，韓煞一口氣下了神女峯，突然想到了一件事作起難來，他想到那位對他關懷備至，眞將他視如同胞手足的姐姐勾命仙子，此女雖是勾命書生親生，然而，其性情溫婉秀慧，且又稟賦超人，對他有傳技之德，大丈夫恩怨分明，自己已來到落星宮脚下，且又順路，能不進宮去探望一下？

他不便自前宮而入，於是取道後門入宮。走後宮門必須繞個大圈，也要走很長一段距離，因爲走後宮門，輕車熟路，可也避開落星宮的監視。

途中，他想到了另一個想不通的問題；前此，在自己落入死谷之前，曾親耳聽勾命書生同勾命玉女牛玲瑜相談，勾命玉女極力反對勾命書生投入「星河派」下，而勾命書生也明白的表示過，不會投入「星河派」旗下。

然而，事隔半年，勾命書生爲什麼會一反初衷，投靠了星河派，當起太上護法來了？

對於這一點，韓煞難以釋懷，他必須要弄淸楚，也可能令他直闖落星宮的理由。

行行復行行，尚幸黃燈五煞沒追下來，他感到有些乏力，將脚步放慢了一程，來到一處泉鳴松嘯的山坳中，一看景色不錯，心胸爽暢，乾脆雙足一盤，坐在一塊岩石上行起功來。

他必須將耗去的眞力調勻。一盞熱茶過去了，半個時辰過去了，他漸漸沉緬於忘我之境中。

正於此時，人影幢幢，自山谷後面轉出來三位兩鬢霜白，年華老去的美婦人。

誰？——桃花三嬌。第三嬌一見韓煞，玉齒一磨，恨恨的咬牙冷哼道：「活該這小子今天走霉運，老娘今天活劈了你！」

雙肩一幌，纖腰一擰，便要飛撲而上，首嬌猛伸手將他攔住，出聲阻

止道：「三妹，莽撞不得，你劈了這小子不打緊，咱們到那兒去找那寃家，普天之下，知那寃家行踪之人恐怕只有這小子，再說你劈死這小子，萬一那寃家怪責下來怎麼辦？」

第三嬌覺得首嬌的話甚對，狠狠的望了韋然一眼，反問首嬌：「依你呢？咱們放過他？」

首嬌說：「咱們上去，等他功行圓滿，逼問他那寃家的行踪，他如不吐實，你再放手修理他。」

第二嬌拊掌贊成，三人立時採取行動，緩緩掩了上去。三嬌在距韋然三丈遠處停了下來，虎視眈眈的望着韋然。

韋然對身外來了三了敵友不分的煞星一無不知，第三嬌難平往日被韋然一再撩撥的怨氣，冷笑連連的望着他，眼中充滿了殺機。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桃花三嬌身後兩丈遠處的一塊五尺高岩的上端，露出兩隻犀利如刀的凶睛，那兩隻凶睛閃射出縷縷煞氣，不時閃動着冷灼的狡色。

那雙滿蓄狡色的厲目有時凝注着韋然，有時在三嬌修長的背上突突亂掃。

從這種閃灼不定的眼色透視，不難想見那雙厲目的主人心中有一件難以取決的切身大事。

突然，那雙厲目中的狡色大熾，凶光一閃，狠狠的盯了首嬌一眼，依次橫移，盯去第二嬌……。三嬌逐個被他盯完之後，像是有了決定。

岩石後的厲目猛往下一縮，突然飛起一道青色人影，那人快如迅電，身形一縮，足點岩石，早已如隻大鵬一般飛撲而下。

在他下撲的同時，「噓！噓」之聲大作，三嬌連身子尙未轉過來，靈台重穴上，每人重重的挨了一指。三嬌心中怪叫着：「勾命指！」

然而，她們只是心中在叫，三人連呼叫之聲都未叫出，「咕咚」三聲早已栽翻地上，雙脚蹬挺，就此了賬。

那名青色人影在打出三指之後，臨空一個陡折，硬將前撲的勢子往回撤，「刷」的一聲，落向岩後，了無聲息。

現場擺着三具死不瞑目的屍體，韋然仍垂目閉眉，趺坐松下，宛如對身前兩丈發生了重大變異一息不知。

又是一盞熱茶過去，韋然悠悠醒來，四肢微伸，雙目緩緩睜開來。睜開來的雙目神光湛然，亮如晨星。然而，當他看清身前丈處臥了三具女屍時，瞠目咋舌的楞了。三具女屍雖是臥着，可是韋然對三嬌的印象何其深？他一眼就看出是桃花三嬌，而且，三嬌早已死去多時。

這一驚，簡直驚得如五雷轟頂，以桃花三嬌之能，怎會不聲不響的死在自己面前？震驚之餘，他跳了起來，落在三嬌身前，俯身察看，愕然大吃了一驚。

三嬌的死法相同，全死在「勾命指」下。陳屍巫山，是誰出的手？勾命書生？還是勾命仙子？

然而，如以功力推論，能一舉打死桃花三嬌之人，除開勾命書生本人外，勾命仙子是否有那份能耐還是問題，如就心性而論，講毒辣，當數勾命書生有此可能，像勾命仙子那等慧心蘭質之人，自難出此煞手。

推來算去，殺死三嬌之人是勾命書生已毋庸疑議了，韋然此時說不出心中多麼憤恨，恨勾命書生的確稱得上是心黑手辣的一代惡人。

然而，有一點令他極是不解，韋飛雲不是傳話「金燈七老」，要七名老鬼對自己格殺不論，今天，爲什麼會放過自己？未下煞手的原因何在？難道說，他還有點父子之情嗎？」

韋然想來想去就是想不透，依勾命書生那種狠毒的脾性，絕不可能放過自己？他放過自己，這簡直是椿不可思議的事。

韋然呆呆地站在三嬌面前痴想，他說不出自己對勾命書生是否還有點感情？他是自己的毀家仇人，自己不知是恨他好？將來[illegible]殺他好？抑成是放過他？

他痴想得入了神，正當他神痴智迷之際，突然，衣袂振風之聲大作，山坳後面颼颼連聲，撲來三名面相凶橫，一臉怒色的怪人。

第一名是天山一梟，第二名是雪山猿婆褚三姑，第三名是伍文焰。三人距韋然五丈處停了下來，當他們看清橫屍而亡的是桃花三嬌時，實燈三煞全楞住了。

三煞不約而同，用驚奇不置的眼色深深的凝望着韋然，竟忘記了此來

的用意！

龍熬抬眼看看三熬，由於他的情緒正陷於紛擾的分裂狀態，對三熬的到來似乎不關重要，眼色中只輕描淡寫的投去一瞥詢問，那意思好像是在問：「你們來幹什麼？」

三熬看淸了桃花三嬌死法相同，三人全死在「勾命指」下，三人同一心思，認定三嬌是龍熬出手打死的，他們對他投來那種好整以暇的眼色起了戒心，認定龍熬在向他們作無言示威。

在此種情形下，三熬氣餒了，以桃花三嬌之能尙且伏屍脚下，自己三人想爲受傷的八頭水怪風化雨同華山第一劍喬亦橋來找塲，那不是白饒嗎？

三熬不約而同的交換了個眼色，無聲無嗅的來，結果也悄無聲息的去，三熬連半聲都沒哼就掉頭而去。反將龍熬弄了個滿頭玄霧，不明三熬何以像幽靈一現，就悄然而去？

他怎知三熬是看到伏屍的三嬌，錯認龍熬武功亦已高不可測，因此知難而退呢？

他怔怔地望着三熬的背影在山坳後面消失，搖搖頭，想着桃花三嬌雖然怪僻，然而，終其一生，還沒有什麼大惡，而且，三嬌一生爲情所惱，令人可憫。居於這一點理由，他就地爲三嬌掘了個坟穴，將三嬌合葬在古松下，並搬了塊大石，運指寫下墓碑。

龍熬葬好了桃花三嬌，作了一番最後憑弔，嘘唏片刻，快快上路，直奔落星宮而去。他這一疏忽大意，不問明三熬的來意，未將桃花三嬌如何致死的原因找出，黄燈三熬也就不問靑紅皂白，替他作了番義務宣傳，不久就沸騰武林，說桃花三嬌死於龍熬勾命指下。

龍熬巧碰上了黑鍋，蒙上了一屛殺死桃花三嬌的罪名，如此一來，瘋狂劍士幾乎跟他反目成仇。然而，桃花三嬌究竟死於何人之手？後文自有交待。

且說龍熬快快而來，到了落魂谷，運功，葬人，折騰了半天，到達落星宮時，天色亦已黑下來了。

月黑風高好行事，他輕輕鬆鬆的自後宮門混進了落星宮，第一步，先至書房，望着深鎖的重院，不由感慨萬千起來，這座書房，自己曾在其中消磨了十數年，緬懷往事，歷歷如繪，春天，自己曾在書房中高聲吟哦；夏天，曾在院中柳樹上捉蟬；秋天，曾在宮前荷池邊賞月；冬天，花園裏的臘梅香氣四溢，自己曾在梅樹下叫那些青衣壯漢爲他堆雪人。

而今，世事全非，童年的時光不會再來了！那時，自己以少宮主的身份，落星宮前前後後，愛到那裏就到那裏，可是，現在呢？是以敵人身份，冒着九死一生之險，寸步維艱，走的是後門，只敢在悄無人聲的書房憑弔，連前面的花園都不敢移近一步。當然，他可也放胆的越過花園，直衝大廳，然而，那樣太危險了，他實在犯不着去冒那大的生命之險。

龍熬憑弔了一陣，拖着沉重的步子，藉着垂柳老梅的樹幹作掩護，繞經右面一座院繞去。

那座精院就他記憶所知，十餘年來都是勾命書生的書齋，後來，勾命仙子自少林寺回來之後，闢做她養傷的地方。

當他快接近精院時，突然想到了一件事，那就是勾命仙子的母親不住在宮內，住在另一處「別業」中，勾命仙子會不會爲了侍候母親而不在宮中，自己豈不撲個空了嗎？

可是，當他一眼看淸院中有燈光時，他又惴惴不安起來。其原因是勾命仙子可能在院內，然而，兩下相見，勾命仙子能不驚極而呼，自己拿什麼話對他說？

正當他躑躅院牆下，拿不定主意是進去還是不進去之時，驀地裏，黑暗中人影一閃，牆內飛出一條快速疾倫的人影。

那人一步飛出院牆，就展開快速絕倫的身形直奔後宮。

「好熟！那人的影子在黑暗中看不淸面貌，然而，那身形步法相當眼熟，呼之欲出，好像在什麼地方見？」

兩三個起落，那人亦已縱到後宮牆下，突然，龍熬目光所及，又有了新的發現。

那人腋下挾着一個人，最顯著的一點是那被挾的人長髮蓬鬆，分明是一女子。龍熬猛噫了一聲，跟着暗叫一聲「不好！」，身形一閃，立起直追。

—未完—

【前文提要】 天下武林同道皆接得丐幫新任幫主王星天之英雄帖，於一天之中羣集少林寺，使得少林寺上下，爲之不安。大理國鎮南王段正淳也到了少林，正好遇上鳩摩智，他向鳩摩智問及段譽下落，鳩摩智出言諷刺，恰好段譽來到，父子見面，自是歡喜。

游坦之大戰丁春秋

便在此時，身穿靑袍，手拄竹杖的段延慶已走進殿來，他身後跟着「無惡不作」葉二娘，「兇神惡煞」南海鱷神，「窮兇極惡」雲中鶴，四大惡人，一時齊到。玄慈方丈對客人不論善惡，一般的相待以禮。施禮已罷，段延慶段正淳點了點頭。南海鱷神一見段譽在此，登時滿臉通紅，轉身便欲逃走。段譽笑道：「乖徒兒，近來可好？」南海鱷神聽他出口叫出「乖徒兒」三字，知道逃是逃不走的了，惡狠狠的道：「他媽的，臭師父，你還沒死麼？」

羣雄一聽，無不愕然，眼見此人神態兇惡，溫文儒雅的段譽居然呼之爲徒，已是一奇，而他口稱段譽爲師，言辭却無禮之極，更是大奇。葉二娘手中抱着一個兩歲大的嬰兒，微笑道：「丁老仙大顯神通，已將慕容公子打得無招架之功。這般手段，世所罕見，大夥兒可要去瞧瞧熱鬧麼？」段譽叫聲：「啊喲！」首先搶出殿去。

原來不出鳩摩智之所料，段譽一離靈鷲宮，便去追慕容復和王玉燕，在離飄渺峯六百里之東和慕容復一干人相見。包不同等對他雖有厭憎之意，却也不便公然驅逐，不許他同行。一行人途中得到丐幫與少林派爭奪武林盟主的訊息。慕容復立意結納天下英豪，爲他日興燕復國之資，和鄧百川等人悄悄商議，若是丐幫與少林派鬥了個兩敗俱傷，慕容氏漁翁得利，說不定能奪得武林盟主的名號，以此號令江湖豪傑，那是揭竿而起的一個大好機緣，決計不能放過。不料甫到少室山下，便和星宿老怪丁春秋相遇。這數月中，丁春秋大開門戶，廣收徒衆，不論黑道綠林，旁門妖邪，只要投拜門下，聽他號令，那便來者不拒，短短數月之間，中原武林匪人如蟻慕羶，奔競者相接於道路。慕容復和丁春秋相鬥數次，始終未分高下，此刻又再相逢，一見對方徒衆雲集，不由得心下暗暗忌憚。

一陣風風波惡却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三言兩語，便衝入敵陣之中，和星宿派的門徒鬥將起來。段譽不會武功，要和王玉燕二人遠遠避開。偏偏王玉燕關懷表哥安危，不肯離去。星宿派潮水般的徒衆一衝，將慕容復等一干人淹沒其中。段譽展開凌波微步，避開星宿門人，接着便和父王相見，這時突然聽見葉二娘說慕容復已被打得無招架之功，心道：「我快去背負王姑娘脫險。」是以第一個飛步奔出。

丁春秋殺害玄痛、玄難二位高僧，乃是少林派大仇。少林僧人人欲殺之而甘心，聽說他到了少室山上，登時便鼓噪起來，玄生大呼：「今日人人奮勇，活擒丁老怪，爲玄痛、玄難兩位師兄報仇。」玄慈朗聲道：「遠來是客，咱們先禮後兵。」羣僧齊道：「是。」玄慈又道：「衆位師兄，衆位朋友，大家便出去瞧瞧星宿派和慕容氏的高招如何？」羣雄早已心癢難搔，正要等他這句

丐幫幫主「天星王」挑戰星宿老怪丁春秋。

話。輩份較低，性子較急的青年英豪一窩蜂的便奔了出去，跟着四大惡人、各路好漢、大理國段氏、諸寺高僧，紛紛都快步而出。但聽得乒乒、嗆啷之聲不絕，慧字輩的少林僧將師父、師伯叔的兵刃送了出來。玄慧虛智四代少林僧各執兵刃，列隊出寺。

剛到山門門口，派在半山守望的僧人便奔來報訊：「星宿派徒衆千餘人，在半山亭中將慕容公子等團團圍住，惡鬥不休。」玄慈點了點頭，走到石板路上向山下望去，但見黑壓壓的都是人頭，只怕尙不止千餘之數。呼喝之聲，隨風飄上山來：「星宿老仙今日親自督戰，那是百戰百勝！」「你們幾個么魔小醜，居然還敢頑抗，當眞是大胆之極！」「快快抛下兵刃，哀求星宿老仙饒命！」「星宿老仙駕臨少室山，小指頭一點，連少林寺也得塌倒。」

星宿派的門下未學本領，先學諂諛師父之術，千餘人頌聲盈耳，少室山上一片歌功頌德。少林寺建剎千載，在釋迦牟尼佛像前所說過的「南無阿彌陀佛」之聲，千年總和，只怕還不及丁春秋此刻耳中所聽到頌聲的洋洋如沸。丁春秋捋着白鬚，瞇起了雙眼，飄飄然的有如飽醉醇酒。

玄生氣運丹田，大聲叫道：「少林羣僧，結成羅漢大陣。」五百僧衆齊聲應道：「結羅漢大陣。」但見紅衣閃動，灰影翻滾，五百名僧衆東一簇，西一隊，漫山遍野的散了開來。羣雄久聞少林派羅漢大陣之名，但一百多年來，少林派從未在外人之前施展過，自然除了本寺僧人之外，誰也未克得見。這時但見羣僧衣飾不同，或紅、或灰、或黑或黃；兵刃不同，或刀或劍、或杖或棍，人人奔跑如飛，頃刻間便將星宿派門人圍在核心。星宿派人數遠較少林僧爲多，但極大多數是新近入門，不免是烏合之衆，單獨接戰，各有技藝，這等列陣合戰，不由得慌了手脚，歌頌星宿老仙的聲音，却也大大減弱了。

玄慈方丈說道：「星宿派丁先生駕臨少室山，乃與少林派爲敵。各路英雄，便請作壁上觀，且看中土武術，抗擊西來高人如何？」河朔、江南、川陝、湖廣各路英雄紛紛叫了起來：「星宿老怪爲害武林，大夥兒敵愾同仇，誅殺此獠。」各人抽出兵刃，欲與少林派並肩抗敵。

這時慕容復、鄧百川等人已殺傷了二十餘名星宿派門人，眼見外援已到，暫且罷手不鬥，星宿門人却也並不上前進迫，段譽東一竄，西一衝，已然奔到了王玉燕身旁，說道：「王姑娘，待會若是情勢兇險，我再負你出去。」王玉燕臉一紅，道：「我旣沒受傷，又不是給人點中穴道，我……我自己會走……」她向慕容復瞧了一眼，道：「我表哥武功高强，護我綽綽有餘。」段譽一聽，心中老大

不是味兒，心想：「我有什麼功夫，怎能及得上你的表哥？」但說就此出去，却又如何捨得？訕訕的道：「這個……這個……啊，王姑娘，我爹爹也到了，便在外面。」

王玉燕和他數度共經患難，長途同行，相處的時日亦復不淺。但段譽從來不向她提到自己的身份來歷，在他心目之中，王玉燕乃是天仙，自己只是個塵世俗人，在天仙眼中瞧來，王子和庶人又有什麼分別？若是自己說到伯父是大理國當今皇帝，父親是皇太弟鎮南王，不免有誇耀家世，圖博美人青睞之嫌。他明知王玉燕一片情意，都傾注在慕容復身上，只要對自己稍假辭色，能見到她一顰一笑，已是天大的幸事，雖然對她愛慕無極，但說和她永結秦晉之好的念頭，却是想也不敢想的，只不過有時在夢寐之中，偶爾一現罷了。

王玉燕對段譽數度不顧性命的相救自己，心內自也頗念其誠，意存感激，但對他這個人本身却從來不放在心上。有時談到武功家數，段譽又是一竅不通，王玉燕只道他是個學會了一門巧妙步法的書獃子而已，這時忽聽他說爹爹來了，微覺好奇，說道：「令尊是從大理來的麼？你們父子倆有好久不見了，是不是？」段譽喜道：「是啊！王姑娘，我帶你去見我爹爹好不好？我爹爹見了你一定很是喜歡。」

王玉燕臉上又是一紅，搖頭道：「我不見。」段譽道：「麼什麼不見？」他見玉燕不答，一心要討她歡喜，又道：「王姑娘，我的把弟虛竹也在這裏，他又做了和尚。還有，我的徒弟也來了，眞是熱鬧得緊。」王玉燕睜着明澄的大眼，大是奇怪，心想：「你自己不會武功，又收什麼徒弟了？難道是敎他讀詩書春秋麼？」嘴角之邊，不禁露出微微笑意。段譽見引得玉燕微笑，心中大喜，說道：「王姑娘，我這徒弟名叫南海鱷神，有個外號叫作『兇神惡煞』，武功還眞不弱。」

玉燕微笑道：「好端端的一個人，爲什麼有這麼個難聽的外號？」她想段譽溫文敦厚，他的徒弟也必是文縐縐的少年書生。段譽笑道：「好什麼？才不好呢！」他雖身處星宿派的重圍之中，但得玉燕與之溫言說笑，天大的事也都置之度外。

少林羣僧一出動，便已佈好了羅漢大陣，左右翼衞，前呼後應。有幾名星宿門人向西方衝擊，稍一交鋒，便即紛紛負傷。丁春秋道：「大家暫且別動。」提高聲音說道：「玄慈方丈，你少林寺自稱爲中原武林首領，依我看來，是不足一哂。」衆弟子羣相應和：「是啊，星宿老仙既然駕到，少林派和尚一個個死無葬之地。」「天下武林，都是原出於我星宿一派，只有星宿派武功，才是眞正正統，此外盡是邪魔外道。」「你們不學星宿派武功，終不免是牛鬼蛇神，滅亡無日。」突然有人放開喉嚨，高聲唱了起來：「星宿老仙，德配天地，威震寰宇，古今無比！」千餘人依聲高唱，更有人取出鑼鼓簫笛，或敲或吹，好不熱鬧。羣雄大都沒見過星宿派的排場，無不啞然失笑。

金鼓絲竹聲中，忽然山腰裏傳來數聲馬匹奔馳之聲。馬蹄聲越來越響，不久四面黃布大旗從山崖邊升起，四匹馬奔上山來，騎者手中各執一旗，臨風招展。左邊兩面旗上寫着六個大字：「丐幫總幫主王」，右面兩面旗上也寫着六個大字：「極樂派掌門王」。四乘馬在山崖邊一立，騎者翻身下馬，將四面黃旗插在崖上最高之處，但見這四人都是丐幫幫衆的裝束，背負布袋，手扶旗桿，不發一言。羣雄却道：「丐幫幫主王星天到了。」

這王星天到底是何等樣人，除了鳩摩智，哲羅星，丁春秋，慕容復等寥寥數人之外，誰都沒有見過，至於他如何接任幫主之位，這極樂派又是甚麼門派，那是更加無人得知了。只是瞧着這四面黃旗傲視江湖的聲勢，擎旗人矯捷慓悍的身手，比之星宿派的自吹自擂，顯然更有令人肅然生懼之感。

黃旗剛豎起，一匹匹馬在山路上疾馳而上，最先的是百餘名六袋弟子，其後是三四十名七袋弟子，十餘名八袋弟子。稍過片刻，是四名背負九袋的長老，一個個都默不作聲的翻身下馬，分列兩旁。但聽得蹄聲答答，兩匹靑驄健馬並轡而來，左首馬上是個身穿紫衫的少女，明艷文秀，一雙眼珠子却是黯然無光。阮星竹一見，脫口叫道：「阿紫！」她忘了自己改穿男裝，這一聲叫，却是本音。

右首馬上乘客身穿百結錦袍，臉上神色木然，便如是個殭屍。羣雄中見多識廣之士一看之下，便知他是戴了張人皮面具，顯是不欲以本來面目示人，心中均想：「欲和少林派爭奪武林盟主

之人，如何不肯顯露真相？」有的猜想：「看來此人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故意化名為王星天。他怕真面目一露，大家便知道他底細了。既能做丐幫幫主，豈會是名不見經傳泛泛之輩？」有的猜想：「多半這一戰他無充分把握，若是敗於少林僧之手中，他便仍是遮臉而退，以免面目無光。」更有人猜想：「莫非他便是丐幫的前任幫主喬峯？重掌丐幫大權，却來和少林寺及羣雄為難？」鳩摩智等人雖見過他的本來面目，但此刻見到他穩據鞍上，氣度雍穆，凜然有威，雙目顧盼有神，絕非數月前那等猥瑣慌怯的模樣，心下均是暗暗稱奇。丁春秋曾敗在他的手下，更是暗加提防。他此番到少林寺來，本意是攜帶了兩件星宿派厲害法寶，乘王星天與少林羣僧鬥得難解難分之時，突加偷襲，出其不意的除去了這個大敵。他原想在山腰中等候，待王星天與少林派先鬥，然後坐收漁人之利，沒料到一遇上慕容復，風波惡便卽迫不及待的衝陣挑戰，跟着少林僧傾巢而出，反在王星天到達之前，先與少林派動起手來。

阿紫聽到了母親的呼叫，但她此刻身有要事，不欲和母親相會，婆婆媽媽的述說別來之情，當下只作沒有聽見，說着：「星哥，這裏人多得很啊，我好像聽見有人在大唱甚麼『星宿老仙，德配天地，威震寰宇，古今無比。』丁春秋這小子和他的蝦兵蟹將，也都來了麼？」游坦之道：「不錯，他們人數着實不少。」阿紫拍手笑道：「那好極了，倒省了我一番跋涉，不用千里迢迢的到星宿海去找他。」這時步行的丐幫幫眾絡繹不絕的走上山來，都是五袋、四袋、三袋的弟子，列陣站在游坦之和阿紫的身後。

阿紫伸出纖纖素手，向身後一揮，兩名丐幫弟子各從懷內取出一團紫色物事，迎風一抖，原來是兩面紫綢大旗。持旗的人內力深厚，柔勁到處，兩面旗子在空中平平的鋪了開來，竟如硬桿撐持一般，每面旗上都繡着六個殷紅如血的大字：「星宿派掌門段」。

這兩面紫旗一展開，星宿派門人登時大亂，立時便有人大聲呼叫：「星宿派掌門乃是丁老仙，四海週知，那有甚麼姓段的掌門人之理？」「胡混冒充，好不要臉！」「掌門人之位，難道是自封的麼？」「那一個小妖怪自稱是本派掌門，快站出來，不把你揭成肉醬才怪！」一眾僧侶和俗家英雄突見多了個星宿派掌門人出來，既感駭異，亦是暗暗稱快，均想這干邪魔窩裏反，那是再好也沒有了。

阿紫雙手拍了三拍，朗聲說道：「星宿派門下弟子聽着，本派向來規矩，掌門人之位，有力者居。本派之中，誰的武功最強，誰便是祖師，便是掌門。半年之前丁春秋和我一戰，給我打得一敗塗地，當場跪在地下向我磕了十八個響頭，拜我為師，將本派掌門人之位，雙手恭恭敬敬的奉上。難道他沒有告知你們麼？丁春秋，你忒也大胆妄為了，你是本派大弟子，該為眾師弟的表率，怎可欺師滅祖，瞞騙一眾師弟？」她語音清脆，一字一句說來，遍山皆聞。眾人一聽，無不驚奇萬分，瞧她只不過是個十六七歲的幼女，雙目又是盲了，怎能做什麼掌門？

段正淳和阮星竹更是相顧駭然。他們知道這個女兒出於星宿派丁春秋門下，刁鑽古怪，頑劣無比，但武功却是平平，居然膽敢反徒為師，去捋丁春秋的虎鬚，這件事只怕難以收場。以大理國在少室山上的寥寥數人，實不足以星宿派相抗，救她脫險。

丁春秋一生陰險狠毒，師父和師兄都命喪其手，那日和游坦之一戰，却吃了一個大虧。其時游坦之硬生生的剝去了鐵鑄面具，滿臉血肉模糊，令人見之生怖，他自稱是極樂派掌門王星天，丁春秋便以為他是鐵頭人游坦之的師長。此刻在少室山以上再度相見，衆目睽睽之下，阿紫居然打出星宿派掌門的旗號來，此可忍孰不可忍？若不和這王星天決一死戰，在世上更無容身之地了。他胸中怒發如狂，臉上却仍是笑嘻嘻地，一派溫厚慈和的模樣，說道：「小阿紫，本派掌門人之位，唯有力者居之，這句話倒也不錯。你覬覦掌門大位，想必是有些真實功夫了，那便過來接我三招如何？」

突然間眼前一花，身前三尺處已多了一人，正是游坦之。這一下來得大是出其不意，以丁春秋眼力之銳，竟也是沒瞧清楚他是如何來的，心驚之下，不由得退了一步。他這一步退出五尺之遙，但眼見游坦之仍在自己身前三尺之處，可知便在自己退這一步之時，對方同時踏上了一步，當然他是見到自己後退之後，這才邁步而前，後發齊至，不露形迹，此人武功之高，當眞令人畏怖。丁春秋會和他對過一掌而落敗，心中本已有了怯意，眼見他一張黃滲滲，死沉沉的臉皮伸手

可觸，已來不及開口質問：「我是要和阿紫比指，幹麼，要你來橫加插手？」一反手，抓住一名門人便向他擲了過去。

游坦之應變奇速，立即也是反手一抓，一名丐幫的五袋弟子距他背心約有丈許，被他凌空一抓，突然身不由主的飛將過去。游坦之一抓之後，跟着便是一推，那五袋弟子竟如是一件極大的暗器，向丁春秋撲了過去，正好和星宿派的門人在半空中砰的一撞。

旁人瞧了這般勁道，均想：「這兩名門人的弟子只怕撞得筋斷骨碎而死。」那知二人一撞之下，只聽得嗤嗤聲響，跟着各人鼻中聞到一股焦臭，直是中人欲嘔。羣雄有的閉氣，有的伸手掩鼻，有的立服解藥，均知丁春秋和王星天都是以陰毒內勁使在門人弟子身上。那兩人一撞，便即軟垂垂的摔在地下，動也不動，早已斃命。

丁春秋和游坦之如此交了一招，不分上下，心中都是暗自忌憚，一齊向後退了三尺，跟着各自反手，又抓了一名門人，向前擲出。兩人又是在半空中一撞，發出焦臭，一齊斃命。原來兩人所使，均是星宿派的一門陰毒武功「腐屍毒」，抓住一個活人向敵人擲出，其實一抓之際，先已將該人抓死，使那人滿身都是屍毒，敵人若是出掌將那人掠開，勢非沾到屍毒不可。就算以兵刃撥開，屍毒亦會沿兵刃沾上手掌。甚至閃身躲避，或是以劈空掌之類武功擊打，亦難免受到毒氣的侵襲。游坦之自那日隨阿紫相習星宿派武功後，進展神速，自忖要在阿紫跟前逞雄，若無高強武功，法螺總有吹破的一天，當下引她到了個僻靜的所在，要她將本門武功，一項項的演將出來，並詳述修習之法。他聲稱是察看阿紫功夫的缺失，其實反是以阿紫為師，偷學星宿派的武功。「腐屍毒」的功夫便由此學來。

阿紫雖是個玲瓏剔透的姑娘，但一來眼睛盲，瞧不到游坦之臉上的神情，二來親耳聽到這位極樂派掌門王星天一掌將丁春秋打敗，憑她聰明絕頂，也決計猜不到這位武功蓋世的王公子，還會來向自己偷學武藝。阿紫每說一招，游坦之依法試演，只因他身上既有冰蠶寒毒，又有易筋經的上乘內功，兼負正邪兩家之所長，內力非同小可，同樣的一招到了他手中，發出來時便斷樹裂石，威力無窮，阿紫聽在耳中，只有欽佩無已的份兒。游坦之也傳授她一些易筋經上的修習內功之法，說道是極樂派的入門功夫，阿紫照練之後，雖無多大進境，却也覺身輕體健，筋骨靈活，料想假以時日，必有神效。

但阿紫生性好動，在這僻靜的深山中修習武功，只過得數月，便已厭煩不堪，磨着游坦之，定要到外面走走。這時阿紫所會的功夫，游坦之已學到了八九成，拗不過她，只得隨之出外，不久便在一所古廟之中，聽到兩個丐幫弟子的對話，說道丐幫定期在伏牛山畔選立幫主。阿紫聞訊大喜，立即出手，將那兩個丐弟子制住，迫問詳情，得知自喬峯被迫去位，傳功執法二長老先後去世，丐幫羣龍無首，大是衰退。眾長老眼見如此下去，這天下第一大幫便將風流雲散，因此上定期選立幫主。

阿紫和蕭峯相處日久，尤其她在養傷之際，蕭峯朝夕相伴，和她述說各種江湖上的故事軼聞，丐幫中的種種規矩掌故，阿紫自是耳熟能詳，知道要做幫主，必須是丐幫弟子，當即強迫那兩名丐幫的五袋弟子，收她與游坦之入幫。這兩名五袋弟子本來也是大有骨氣之人，對阿紫的無理脅迫，堅不肯屈，但阿紫用出星宿派中種種惡毒的刑罰來，令他們實在難以忍耐，氣息奄奄之際，只得答允。

阿紫和游坦之依期到伏牛山畔，其時游坦之之武功，豈是宋長老、黃長老、陳長老諸人之所能及，數仗接戰，游坦之輕而易舉的打敗羣雄，接掌了丐幫幫主。羣丐見他武功之高，眞是深不可測，人人心悅誠服，互慶得主，都道丐幫光大可期。

丐幫中有個足智多謀人物，名叫「十方秀才」全冠清，身為八袋舵主，執掌「大智分舵」。丐幫幫眾背叛蕭峯，便他一手籌劃。後來證實蕭峯確是遼種，丐幫叛他，原不為錯。只是當日全冠清策動下手之時，連傳功、執法二長老也一併擒獲，大犯眾忌，何況羣丐內心，對蕭峯實有感恩戴德之意，過不多時，宋長老、吳長老等便借個因頭，將全冠清免了大智分舵舵主之職，把他連降三級，降為五袋弟子。游坦之接任幫主後，全冠清抓到機會，已結上了阿紫，替他想出種種法門來消遣解悶，後來更獻議少林爭奪中原武林盟主的名位，使「王星天」成為天下武林的第一人。

阿紫喜事好勝的性情，雖盲不改，全冠清這一獻議，大投所好。游坦之本不想做甚麼武林盟

主，但不論阿紫說甚麼，他總之言聽計從。當下全冠清精心策劃，縝密部署。邀請天下各路英雄好漢同時於六月十五聚集少林寺，便是他的傑作。當丐幫幫衆來到少室山之時，全冠清已連升四級，成為九袋長老，遞補了被蕭峯打死的奚長老之位，與宋奚陳三長老並稱四大長老了。

在少室山與丁春秋相遇，卻出全冠清的意料之外，但他一見山頭星宿派門人大集，便知丁春秋必會向阿紫挑戰，早向游坦之進言，丁春秋一出口，立即上前動手，以免阿紫為難。

這時游丁二人一動上了手，丁春秋知道對方厲害，一開首便使出星宿派中最陰毒的「腐屍毒」來。這功夫每使一招，不免犧牲一個門人弟子，但對方不論閃避招架，都難免荼毒，任你是多麼高明的武功，只有施展絕頂輕功，逃離十丈之外，方能免害。但一動手即拔足逃之夭夭，這場架自然是打不成了。不料游坦之已從阿紫學會了這門功夫，便犧牲幫弟子的性命，抵禦丁春秋的進襲。他二人每擲出一名弟子，便向後退開三尺，接着又擲一名弟子。但聽得砰砰響聲不絕，片刻之間，雙方各擲了九名弟子。十八具屍體橫臥地，臉上均是一片烏青，神情可怖，慘不忍睹。

星宿派弟子人人驚懼，拚命的縮在一旁，以防給師父抓到，口中歌功頌德之聲仍是不斷，只是聲音發顫，那裏還有什麼歡欣鼓舞之意？丐幫幫衆見幫主突然使這種陰毒武功，雖說是被迫而為，卻也是大感駭異，均想：「本幫行事，素以仁義為先，幫主如何能在天下英雄之前，施出這種為人不齒的功夫來，那豈不是和星宿派同流合污了麼？」更有人想：「倘若咱們幫主仍是蕭峯，他必會循正道以抵擋星宿老怪的邪術。」

丁春秋連擲九人，退後幾及三丈，游坦之也退了三丈，兩人相距已在六丈開外。丁春秋反手欲再抓第十人時，一抓卻抓了個空，只見羣弟子都已遠遠逃開，卻聽得呼的一聲，游坦之的第十人卻擲了過來。丁春秋作法自斃，心中又驚又怒，危急之中，飛身而起，躍入了門人羣中。那丐幫弟子的屍首疾射而至，星宿派衆弟子欲待逃竄，已然不及，七八人大呼「我的媽啊」聲中，已給屍首撞中。這具屍首劇毒無比，眼見這七八人臉上立時蒙上一片黑氣，滾倒在地，抽搐了幾下下，便即斃命。

阿紫哈哈一笑，十分得意，說道：「丁春秋，干幫主是我星宿派掌門人的護法，你打敗了他，再來和掌門人動手不遲。怎麼樣？你是輸了，還是贏了？」丁春秋懊喪已極，適才這一仗，實在並不是自己在功夫上輸了，從干星天之擲屍的方位勁力中看來，他內力雖強，但每一次所用的手法都是一模一樣，足見他只是從阿紫處學得一些本門的粗淺功夫，其中種種精奧變化，全然不知。這一仗乃是輸在星宿派門人比丐幫弟子不像丐幫弟子怕死，一個個遠遠逃開，那樣慷慨赴義，臨危不避。他心念一轉，計上心來，仰天哈哈大笑。

阿紫皺眉道：「笑！虧你還笑得出？有什麼好笑？」丁春秋仍是笑聲不絕，突然之間，呼呼風聲大作，八九名星宿派門人被他以連珠手法呼抓住擲出，一個接着一個，迅捷無倫的向游坦之飛去，便如發射連珠箭一般。游坦之卻不會使這一門「連珠腐屍毒」的功夫，只抓了三名丐幫幫衆擲出：第四招便措手不及，緊急之際，一躍向上，冲天而起，這同樣的避開了丁春秋擲來的毒屍，卻不必向後逃竄，可說並未輸招。丁春秋正是要他閃避，左手向自己胸一招，但聽得阿紫一聲驚呼，向丁春秋飛躍過去。

旁觀衆人一見，無不失色，要知武功高強之士，將「擒龍功」。「控鶴功」之類功夫練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原能凌虛取物，但最多不過是隔着四五尺遠近擒拿人，奪人兵刃。所謂「隔山打牛」，原是形容高手的劈空掌，無形神掌能以虛勁傷人，但就算是絕頂高手，也決不能將內力運之於二丈之外。丁春秋其時與阿紫相距七八丈之遙，居然能一招手便將她拖下馬來，擒將過去，武功之高，當眞是匪夷所思。旁觀羣雄中，着實不乏高手，但自忖和丁春秋這一招相比，那是萬萬不及，駭異之餘，盡皆欽服。

卻不知丁春秋拿阿紫，實非憑藉眞功夫，乃是靠了他「星宿三寶」之一的「柔絲索」。這柔絲索係以星宿海旁的雪蠶之絲製成。那雪蠶野生於雪桑之上，形體遠較冰蠶為小，也無毒性，吐出來的蠶絲卻是韌力大得異乎尋常，一根單絲便已不容易拉斷。只是這種雪蠶不會做繭，吐絲也極有限，乃是可遇而不可求之物。那日阿紫以一張透明漁網捉住遊千里，逼得他羞憤自盡，漁網中之便滲得有少量雪蠶絲。

欲知後事如何？請看下期分解。

武俠長篇連載

狂波俠影

岳川・文

雲君・圖

【前文提要】 何蔚水被押上船，解往玉環島去，但船行當晚，便遇巨浪，何蔚水、樊飛雲兩人，一齊抓住了木板，得以不死，天色大明之後，兩人在汪洋大海中飄流——

第十六回　慘絶人寰　祖孫突反目

樊飛雲看了半晌，道：「逃是逃出來了，但是四面是海，又怎麼辦？」

何蔚水道：「那也只好聽天由命了！」

兩人相視苦笑，這時候，大海之上，水連天，天連水，只有他們兩人在水面上飄浮，兩人的心中，都自然而然地起了要和對方靠得近一些的心意。因之兩人在不知不覺間，已是緊緊地靠在一起了。

這時，兩人都是臉色蒼白，何蔚水的長髮，盡皆爲海水所濕，有幾綹貼在她蒼白的臉上，看來更是楚楚動人之極。

樊飛雲怔怔地望了她半晌，才道：「何姑娘，我算是遂了心願了，只不過委曲了你。」

何蔚水聽得樊飛雲這樣說法，不禁一怔，道：「你此言何意？」

樊飛雲在何蔚水的面前，本來十分靦覥膽怯，有話也不敢盡言的。可是如今在這樣的情形下，他卻也不再有什麼顧慮了。

他又淒然一笑，道：「我得以和我心愛的人，一起葬身大海，這不是正如我心願麼？」

何蔚水聽了，心頭怦怦亂跳，半晌講不出話來。

她的水性雖然極好，但是想在這樣的汪洋大海中求生存，卻也是希望渺茫之極的事情，所以她在聽了樊飛雲的話之後，不免心驚。

另一方面，樊飛雲竟如此大胆直率地表示了他的愛意，何蔚水少女心緖，也不能不爲之狂跳。

過了好半晌，她才道：「樊公子，你也未免太痴心了。」

樊飛雲不出聲，將手放在何蔚水的手背之上。何蔚水本來想縮回手來的，可是一轉念間，她心中卻又長嘆一聲，任由樊飛雲按住了自己的手。

樊飛雲只是怔怔地望着何蔚水，他面上漸漸地現出了欣喜莫名的神情來，像是根本忘了他在汪洋大海之中，生死未卜！

何蔚水在這樣的情形下，心中對樊飛雲也不禁更進一步的感激，兩人互望着，連何蔚水也感到，自己就算死了，總算還有一個人對自己如此痴情，那麼爲人一世，也不算寃枉了。

兩人在海上飄浮着，天色漸漸地又黑了下來。到了晚上，海風砭骨，何蔚水功力高，還不怎樣，樊飛雲則整夜都在簌簌發抖。

好不容易捱過了一夜，到了第二天早上，兩人都已經筋疲力盡了。

但是在朝陽之下，向四面看去，除了金光迸射的海面之外，卻是什麼也看不到。

兩人只是緊緊地握住了手，誰也不說話，朝陽漸漸地昇高，樊飛雲才嘆了一口氣，道：「又……又一……天了，我們……不知道還可以捱上幾天？」

何蔚水嘆了一口氣，正想開口，可是忽然間，她以手遮額，向前看去，看了片刻，身子一聳，從海水中躍了起來，站在那塊木板上，繼續向前看去。

樊飛雲一見這等情形，忙問道：「什麼？有陸地麼？可是我們有救了？」

何蔚水搖了搖頭，道：「不是陸地，看來是一艘大船，正在向我們駛來。」

樊飛雲喜道：「那也是一樣，我們怎樣才能使他們知道，前來搭救我們呢？」

何蔚水苦笑了一下，道：「相隔太遠了，我們怎能和船上通信息？」

樊飛雲也站上了木板，向前看去。果然在碧波萬頃中看到了那艘船。其實，那一艘船，只不過是一個小黑點而已，可能是一條船，也可能是一條大鯨魚。

兩人昂着頭，向前看了許久，連抬起來的手臂也發酸了，這才看清，那的確是一條船，而且越來越近，正是向他們駛來的。

何蔚水和樊飛雲兩人，希望陡生，樊飛雲更是忍不住大叫了起來。

這時，那艘船看來，已有拳頭大小了，但是和他們相隔得當然還極遠，樊飛雲嘶啞的叫聲，想傳到船上去，那是沒有可能的事。其實樊飛雲也不是不知道這一點，只不過既然發現有船，那就表示獲救有望，他心中高

興，才忍不住大叫的。

一直到了正午時分，那大船已越來越近了。

而這時，何蔚水也已看出，從大船的式樣看來，正是玉環島上的船隻！

何蔚水不禁苦笑了一下，回頭對樊飛雲道：「樊公子，這船是什麼地方來的，你看清楚了沒有？」

樊飛雲剛才狂叫了半個來時辰，聲音已嘶啞之極。連何蔚水也已看出那大船是玉環島上來的了，他焉有看不出之理？

他也苦笑了一下，啞着聲音道：「不管它是什麼地方來的，總比在海上飄流好得多了——」他一面說，一面留心察看着何蔚水的面色。

只見何蔚水蒼白的臉容上，現出了一絲苦笑，他忙又道：「你放心，無論環境怎樣惡劣，我們總是兩個人在一起抵受的。」

何蔚水嘆了一口氣，低聲道：「謝謝你。」

兩人只是望着那艘大船，這時候，他們才覺出那艘大船，十分之怪異。

那艘大船可怪之處甚多，第一，這樣的大船，在海面上行駛，理應乘風破浪，十分快疾才是，可是那艘大船的來勢却十分緩慢。

何蔚水是在清晨日出之際，便發現遠處有船駛來的，可是如今已到日中，大船兀自未到。

其次，那船的確是在向前駛來，但是却又不是直航，而是彎彎曲曲，忽而向左，忽而向右，倒像是在避開什麼東西一樣。但在這樣的大海之中，當然不會有什麼暗礁的，這確是使人難解。

而且，那大船的主桅上，也未會張上帆，倒像是有心在海上慢慢行駛，不想靠岸一樣。

何蔚水和樊飛雲兩人，都看出了這些可疑之點，兩人互相舉出了許多理由來，可是却都難以解釋那大船的怪現象。

一直等到太陽漸漸西斜時分，他們兩人離大船已經極近了。

只見大船的甲板之上，乾淨之極，幾乎什麼都沒有，只是光禿禿的木板，而主桅也已斷了一大截，除了主桅之外，其它的所有桅桿，盡皆斷折。

樊飛雲一見這等情形，便吃了一驚，道：「何姑娘，這……是怎麼一回事？」

何蔚水在海中生活得久了，他一看便已經明白，面上現出了駭然之色，道：「這艘船，大約和我們的船遇到陡然而來的巨浪的同時，被龍捲風掃過，那龍捲風所過之處，能將海水吸上百十丈高空，我看這船上，已一個生人也沒有了。」

樊飛雲聽了何蔚水的話，機伶伶地連打了幾個寒戰，道：「那……我們怎麼辦？」

何蔚水道：「那船的船身，看來十分完整，大約龍捲風恰好只在船面之上掃過，船艙中的物事大概還沒有受損，我們到了船上，自然可以生存下去的。」

說話之間，那大船已來到了離他們只有十來丈遠近之處。也就在這時，一陣海風過處，從大船之上，突然飄過來一陣似笑非哭，似號非號，似狼嗥却比狼嗥更慘，像梟鳴比梟鳴更陰的怪聲。

那一陣怪聲，傳到了何蔚水和樊飛雲的耳中，兩人只覺得遍體生涼！好一會，樊飛雲才結結巴巴地道：「有……鬼，那……那是一艘……鬼船。」

何蔚水定了定神，這時，那大船的船頭一轉，又已轉向右面，離得他們，反倒漸漸遠了。

何蔚水忙道：「就算那是一艘鬼船，我們也只好上去，雖然與鬼爲伍，總比在海水上浸着好些。而且，我寧願船上的是鬼，也不願船上全是玉環島上的高手。」

樊飛雲勉強一笑，道：「你看，大船離我們越來越遠了，我們怎麼上去了？」

何蔚水道：「這七八丈遠近，難道遊水還游不過去麼？你若是游不動，不妨拉住了我右足，我來帶你過去。」樊飛雲不甘示弱，忙道：「那倒還不至於，只不過船上的怪聲——」

他一講到此處，又打了一個寒噤。

何蔚水道：「到了船上再說，快，要不然，大船就越飄越遠了。」她話一說完，雙足一蹬，身如離弦之箭，在水面上，如一條大魚也似，向前疾游了出去。樊飛雲緊緊地跟在她的身後。

兩人越是游近大船，那種怪聲，聽來便也越是清楚，樊飛雲驚至面無人色，可是何蔚水的心中，卻漸漸地鎮定了下來。因爲她聽出，那種淒厲、悲憤、可怖之極的聲音，實在不是什麼鬼聲，而是許多人所發出的哀號聲。她也立即想到過自己在玉環島上遇到過的蛙蛔怪駝，以及蛙蛔怪駝以字代語，和她講起，玉環尊者在玉環島上所做的傷天害理的事情來。

何蔚水知道，那大船之上，一定有許多被玉環尊者所害，成爲玉環尊者「陰火屍煞隊」中的成員的人，被關在船艙之中。

何蔚水心中又想到，她自己的預料如果不差，這船真的是會被龍捲風在面上掃過的話，那麼船上的人全都死去，反倒只有「陰火屍煞隊」的人，因爲被關在艙中，反能免去一死了。

她不知道玉環尊者是不是也在船上，而被龍捲風捲到了大海之中。她也不知道玉環尊者將陰火屍煞隊裝上大船，是準備運載到什麼地方去。但是他總可以知道自己所料，十之八九不會差到哪裏去的。

她一直游到了船尾，抓住了船舵，等到樊飛雲也游了近來，她才沉聲道：「樊公子，你不必害怕，我已經知道船上的怪聲，不是鬼怪所發的了。」

樊飛雲連喘了好幾口氣，才道：「你還未曾上船，怎麼知道？」

何蔚水道：「我知道玉環島上的事情，只怕還比你爲多，那是你阿爺的傑作，叫作『陰火屍煞隊』！」

樊飛雲莫名其妙，道：「陰火屍煞隊？那是什麼玩意兒？」

何蔚水道：「那是許多武功高強的人，或是誤上玉環島，或是想到玉環島上去投靠的，卻被你阿爺用陰火燒盲雙目，燒聾雙耳，成了死不死活不活的廢人，但是這些人的武功仍在，而且，用手便不顧自己死活，全力對敵，你阿爺用一條長鞭鞭打他們，使他們知道服從命令才可以少受痛苦，這便叫着陰火屍煞隊！」

何蔚水還未曾講完，樊飛雲的面色，已經青黃不定，難看之極。等到何蔚水講完，樊飛雲呆了半晌，才發出了大不以爲然的一笑，道：「何姑娘，若不是我深知你爲人，爲了你這一番話，我們就要打起來了。」

何蔚水一呆，道：「打起來？」

樊飛雲道：「是啊，照你所說的，做這樣事情的人，可以說絕滅人性，傷天害理，殘忍卑鄙，已到了極點，我阿爺怎會是這樣的人？」

何蔚水苦笑道：「原來你不信麼？等到上了船後，你見到那些人，你就信了，我也可以講給你聽，我是如何得知這件事的！」

兩人沿着舵柄，向上攀去，不一會，便已上了大船的船尾。

一到了大船之上，那種悲號之聲，聽來更是令人坐立不寧！

兩人循聲來到了大艙之前，只見那大艙的艙門，用老大的一隻鐵鎖鎖着。何蔚水和樊飛雲兩人，合力扭開了那隻鐵鎖，足有三寸來厚的艙門，「砰」地一聲，向下倒了下來。

艙門一倒，立時有一股中人欲嘔的腐臭之氣，撲鼻而來。何蔚水和樊飛雲兩人，在海面上飄流有日，自然沒有什麼可以嘔出來的，但卻也忍不住後退幾步，吐起清水來。

何蔚水一推樊飛雲，道：「你且走開些，只怕你會受不住。」

樊飛雲的身子，把不住發抖，卻是不肯後退，向艙中望去，只覺得黑沉沉的，什麼也看不見，但自艙門打開之後，，悲號之聲更是大作，令得聽到的人，幾乎也忍不住要跟着那種悲號聲來大叫大喊！

何蔚水道：「艙中黑暗，我們要尋到火種，才能看到艙內的情形，還是先到廚房中去找一找的好。」

樊飛雲點了點頭，兩人一齊找到了廚房，火種食物俱全，但是兩人雖是幾日未進食，想到了剛才那一陣異味，雖見了食物，也絕不想吃上一些，只是在水桶之中，俯首飲了幾口清水，便點着了兩個大火把，又回到甲板之上，向大艙走去。

到了大艙門口，兩人屏住了氣息，高舉右手，將火把向艙內照去。在火光的照映之下，兩人都不禁呆了！

樊飛雲高舉火把，看到艙中鐵籠裝着不成人形的陰火屍煞。

只見大艙之內，一列一列，全是七尺高，三尺來寬的鐵籠，約有三十餘隻之多，而每一隻鐵籠之中，便關着一個人！

在鐵籠之中的，其實已不能稱之爲「人」了，因爲即使是一頭野獸，，也比這些人好得多，他們大都赤着身，污穢不堪，臭氣冲天，有兩個早已死去，身子也已腐爛了一半，是以才會有那種惡臭，未死的大都雙手抓着鐵枝，發出怪嘷聲來。那些人的面上，都是焦黑一團，五官不全。

這種情形，實是令人望了一眼之後，永生永世，不再想看第二眼！

樊飛雲只看了一眼，便怪叫了一聲，身子陡地向後退了出去。

何蔚水唯恐他在見到了這種做夢也想不做的事情之後，大受刺激

，會發生什麼意外，連忙轉身，跟了上去。只見樊飛雲足步踉蹌，一直退到了船舷邊上，尙無停止之意。

何蔚水連忙一步竄了過去，將他的肩頭抓住，大聲道：「你想幹什麼？」

樊飛雲失神落魄，道：「我……我……不相信，我……一定是看錯了。」

何蔚水嘆了一口氣，道：「你別傻了，你聽聽這哀號聲，難道你也是聽錯了不成？你該相信你阿爺不是什麼好人了？」

樊飛雲失神地睜大了眼睛，大口地喘着氣，好一會才道：「我……實在是做夢也想不到，阿爺爲什麼要那樣做，爲什麼要那樣做！」

何蔚水苦笑道：「那只怕除了他自己之外，什麼人也不知道了。」

樊飛雲陡地抬起頭來，道：「何姑娘，玉環島上有這樣殘酷的事在，可是除了我一人之外，其餘人全都知道的麼？」

何蔚水道：「我想全是知道的，只不過瞞着你一個人罷了！」

樊飛雲一聽，突然怪聲笑了起來，何蔚水見他笑得異樣，手起一掌，擊向他的肩頭，將樊飛雲擊得連打了三個骨碌，伏在甲板上站不起來，他那種怪異之極的笑聲，也已止住。

只見他低着頭，好一會才又抬起頭來，道：「何姑娘，……想天理昭彰，報應不爽，他們……他們大約都葬身在大海之中了？」

何蔚水知道樊飛雲是在說，他爺爺玉環尊者等人，這時可能都已被龍捲風捲下海中去了。

當然，這是大有可能之事，但是卻和報應不爽無關，若是當真天理昭彰的話，何以天邪、地凶這等窮凶極惡之人，仍然安坐在碧雞山撫天宮中，未見一個天雷將他們劈死？

當下，何蔚水苦笑了一下，道：「那也未必。樊公子，這種壞事並不是你做的，而且他們做的時候也瞞住了你，你何必難過。」

樊飛雲道：「何姑娘，你想想，如果你在忽然之間，知道了最鍾愛你的爺爺，你的姑姑阿姨、母親大姐，他們全是那種吃人不吐骨的人，你的心中，難道能够一點也不難過麼！」

何蔚水勸道：「我自然難過，但是難過又有什麼用處呢？」

樊飛雲又呆了半晌，才站了起來，道：「何姑娘，我們先設法將這些武林朋友放出鐵籠來吧。」

何蔚水搖頭道：「不可，這些人的理性，已喪失了一大半，他們以爲每一個人全是敵人，若是一給他們相互碰到了，他們絕不知道對方是什麼人，只是拚命惡鬥，至死方止！」

樊飛雲長嘆一聲，道：「那……怎麼辦，就算到了陸地上，我們也不能將他們放開的了。」

何蔚水道：「那只有慢慢來，一個一個探明了他們的來歷之後，再由他們的親人，將之領回去了。」

兩人計議了片刻，到廚房中吃了個飽，先將已死的人搬出了大艙，拋入了海中，再以海水冲洗大艙，又分派乾糧，哀號之聲總算稍戢。

兩人又在船上走了一遍，看到其中有兩隻船艙，十分華麗。

但是樊飛雲卻可以知道，玉環尊者並不在這艘船上。因爲玉環尊者若在的話，排場必然更大。

而除了大艙鐵籠中的人外，船上一個人也沒有，想是龍捲風將來之際，天氣必然悶鬱無比，人人皆離開船艙到甲板上來透一口氣，結果旋風突至，所有人也就盡皆被旋風掃落了海中！

樊飛雲和何蔚水兩人，各自找到了乾衣服換上，這時，天色早已黑了下來，兩人也已疲累不堪，也不顧得大船飄向何處，便在艙中，倒頭便睡。

那一覺，兩人盡皆睡得十分香甜。兩人中是何蔚水先醒來。

她一睜開眼來，只見滿艙陽光，這一覺竟睡了一夜有餘，她只覺得四周圍靜得出奇，照理來說，是不應該如此之靜的。她陡地想起，大艙中的那些人，爲什麼停止哀號了呢？

她連忙一個翻身，坐了起來，叫道：「樊公子，樊公子！」

她叫了兩聲，聽不到樊飛雲的回答，心中不禁大是駭然，連忙掠出艙去，到了另一個艙中，只見樊飛雲還正在熟睡。

何蔚水鬆了一口氣，心想這幾天變故連生，自己也成了驚弓之鳥了，

樊飛雲還在熟睡，那自然是沒有什麼變故發生的了。

她站在床前，想了一想，正待伸手去推樊飛雲時，忽然之間，聽得背後响起了一個十分蒼老低沉的聲音，道：「他睡得甜，別去吵他。」

那聲音雖然低沉，但是聽來十分柔和，卻絕不會給人有恐怖之感的。

可是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何蔚水乍一聽到背後陡地有人講話，她不禁毛髮直豎，頭皮發炸，一呆之間，竟連轉過身來的勇氣都沒有！

在她背後，那低沉的聲音，又已响起，道：「小姑娘，你不必怕，你們寡男孤女，在大海之上，竟能分艙而睡，如此知禮儀，可稱難得之極，你和雲兒，是如何相識的？」

何蔚水慢慢地轉過身來，只見在艙門口，站着一個貌相威嚴，身形高大，白髮如銀的老者。

何蔚水在玉環島上，雖然沒有機會見過玉環尊者，但是如今她聽得那者老這樣說法，那老者是誰，她實在可想而知了。

她不知說些什麼話才好，只見那老者向之招了招手，便有一股十分柔和，但是卻也十分強勁的吸力發出，將何蔚水的身子，吸得不由自主，向艙外走去。何蔚水一到了艙外，便被老者握住了手，向她端詳了一會，將之帶到了甲板上。

其時，海天一色，碧也似藍，乃是一個大好的日子，大船之上，已沒有了陰火屍煞隊的哀號之聲，更令人精神為之一爽。

何蔚水四面一看，大船之旁，並沒有別的船隻，一時之間她也弄不明白玉環尊者是如何來的。

何蔚水這時，已可以肯定那個老者，定然便是玉環尊者了。看來，她認出了玉環尊者，玉環尊者卻還未曾認出她來。

這當然是情理之中的事，因為何蔚水在玉環島上所闖的禍雖大，但是玉環尊者卻始終只知道盜了他陰火和異數經的是一個丫環，至於那丫環是何等模樣的人，他卻不得而知了。

這時，到了甲板之上，玉環尊者仍然握着何蔚水的手，上下打量她，看了她半晌，才道：「小姑娘，你可知我是什麼人？」

何蔚水不敢賣弄聰明，只是道：「不知道老前輩如何稱呼。」

玉環尊者一笑，道：「我先問你，你和雲兒，是什麼關係？」

何蔚水俯臉發紅，道：「我們是極好的朋友。」

玉環尊者拎鬚而笑，道：「我果然未曾料錯，雲兒也確是好眼光。」

何蔚水聽得玉環尊者如此說法，面上更紅，不知該說些什麼才好。

而玉環尊者剛才這一笑，聲音大了些，卻也將樊飛雲自夢中驚醒。樊飛雲在朦朧之中，像是聽到了爺爺的笑聲，心中陡地一驚，一翻身坐了起來，卻四周寂然無聲，他呆了一呆，叫道：「何姑娘，你醒了麼？」

何蔚水正在大覺尷尬間，一聽得樊飛雲的聲音，便忙道：「你快回來，船上有人來了。」

樊飛雲忙道：「有人來，是什麼——」

他一面說，一面向外走來，一句話未曾講完，人已來到了門口，一抬頭間，便看到了站在何蔚水面前的玉環尊者。

樊飛雲的身子陡然一震，扶住了門框，玉環尊者一見樊飛雲，便滿面堆笑，道：「傻孩子，你看什麼，不認識我了麼？」

如果樊飛雲未曾見過陰火屍煞隊悲慘絕倫的事情，那麼他這時一定會撲入玉環尊者的懷中，悲喜交集，難以名狀了。

可是，他在見到了陰火屍煞隊那種慘不忍睹的情形之後，心中對他祖父的崇敬欽仰之心，早已一掃而空，而代之以鄙視之心。

這時，雖是何蔚水向他連連使眼色，暗示他不可造次，但是他卻也視若無睹，只見他面色越來越是蒼白，身子也在微微發抖。

玉環尊者不禁大是詫異，「咦」地一聲，道：「雲兒，你不舒服麼？」

樊飛雲一挺胸，昂然而立，道：「我沒有不舒服，我很好。」

玉環尊者道：「那你的面色何以如此難看，可是見到了我，驚詫過頭了？我知道你心野，島上關不住你，你不肯回玉環島，我也不來怪你了！」

樊飛雲的面色，更見蒼白，道：「大艙中的陰火屍煞隊呢？如何聽不

到他們的哀號聲了？」

樊飛雲這一句話一出口，玉環尊者的面色，也不禁陡地一變。

何蔚水在一旁，見樊飛雲不理會自己的警告，一見面就以陰火屍煞隊一事，責問他的爺爺，心中也不禁代他捏了一把汗。

只見玉環尊者在面色一變之後，立時又恢復了原狀，道：「陰火屍煞隊？那是什麼玩意兒？」

樊飛雲心中更怒，大聲道：「你別不認了，傷天害理，將人家弄得不死不活，供你驅使，這事情不是你幹的麼？」

玉環尊者身形凝立不動，他面上的笑容，在漸漸地斂去。終於，他面部變得如同石刻一樣，看來十分陰森可怖，也十分威嚴。

他一字一頓，道：「好了，這些話，是什麼人告訴你聽的？」

樊飛雲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

玉環尊者一聲長笑，道：「好，你知道了也好，你是遲早要知道的，你現在也已長大了，更應該知道了，不錯，我練有一隊陰火屍煞隊，那是我練來對付仇敵，以報深仇的。」

樊飛雲的面色鐵青，胸脯起伏，顯出他的心中，激動之極。

只聽得他道：「我們的仇家，手段凶殘，天下知名，但是也未必會以這樣的手段來害人，我們為了報仇，却用這樣凶殘的辦法，嘿嘿，這深仇不報也能——」

樊飛雲的話剛一說完，玉環尊者已舌綻春雷，陡地喝道：「住口！」

那一聲斷喝，當真如同半天之中，响起了一個焦雷一樣，令得樊飛雲的身子，不由自主，向後一仰，「咕咚」一聲，跌進了艙中。

而何蔚水的心頭，也大受震動，向後連退了三步，方能站穩。

只見玉環尊者一步跨出，面上殺氣騰騰，到了船艙的門口。

這時，樊飛雲正掙扎着站了起來，祖孫兩人，互相望了好一會，才聽得玉環尊者沉聲道：「雲兒，仇人待我們手段之狠，可以說舉世無匹，你父親，你二叔，三叔，四叔，全都死在他們之手，若不是你母親知機，你小命也早已丟了，仇人要令我們無後，要令我們絕門，這種深仇，怎能不報？」

玉環尊者講來，字字沉痛，樊飛雲的雙目之中，也不禁淚水盈眶。

而在一旁的何蔚水，聽了玉環尊者的話之後，心中更是吃驚。

在她想來，玉環尊者的一家，尤其是玉環尊者本身，乃是武功高絕之人，家中高手極多。她雖也知道玉環尊者避居海外，隱名埋姓，必有原因，但是却也萬想不到他們一家，竟會有那麼大的仇恨，竟會受過人家那樣的欺侮，竟會被人家將一門壯丁，盡皆殺戮！

那實是令人難以想像他們的仇人是誰！

何蔚水心中詫異驚訝，難以言狀，她想前去勸勸樊飛雲，不要再和他祖父吵鬧爭執，需知一個老人，在連接喪失了三個兒子，不得不避居海外之際，報仇之心，何等焦切，就算報仇的手段過份些，那也是情有可原，不能苛責的了。

但是何蔚水却只是想了一想，並未曾走向前去。因為她又覺得，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之下，自己究竟是外人，而且自己還是玉環尊者所恨之切骨的人，還是少開一些口的好。

只見樊飛雲竭力地忍住了眼淚，道：「我知道，如許深仇，自然要報，但是陰火屍煞隊……那手段却是太卑鄙了！」

玉環尊者道：「這些人，大都是為仇家所逼，到島上來投靠的，若不是我收留他們，他們也早已死了，如何還能有命？」

樊飛雲緩慢而又堅定地搖了搖頭，道：「你以前從來也未曾和我講起過島上有這種慘絕人寰的事情，若是我早知道，我也早離開玉環島了。」

玉環尊者面色大變，道：「那你如今知道了，你準備怎樣？」

樊飛雲道：「我沒有能力阻止你，我只好決不參與其事，咱們各走各路，以後誰也不要認誰了！」

樊飛雲這幾句話一出口，何蔚水在一旁聽了，便知道要糟。

果然，玉環尊者一聽，面色變得難看之極，目中精光四射，逼住了樊飛雲。

要知後事如何？

且看下期分解。

明報叢書之二

明天的中國

單行本經已出版

名作家曾雍也所著「明天的中國」一文，自在明報「自由談」連載以來，廣受讀者歡迎，咸認是一部探討祖國問題的巨著，是明天中國的一幅美麗藍圖。至於立論之公正，文筆之流暢，猶餘事耳。今承廣大讀者要求，特出曾雍也先生重新予以番訂增刪，付梓印行。全書共十餘萬字，訂價每册港幣弍元五角，各書店報攤有售。凡我炎黃子孫，愛國人士，均應人手一册，以作研究祖國問題之參考。

書店報攤　均有出售

每册定價港幣弍元五角

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

可也

滋髮素

用法簡

功効速

植物油

每日搽用一次　一連七天

保証恢復原來黑色

GOTAS DIVINAS

Vegetable Oil

・各大公司葯房均售・

總代理：比利憂洋行

電話：237563 224485

西班牙出品

武俠與歷史 小說雜誌

出版者：武史出版社
香港謝斐道三九九號四樓
電話：七二三一三六 七二〇七一七

督印人：沈仲森

主編：金庸

承印者：朗文印務公司
香港北角渣華道一一〇號
電話：七〇七九二八

總代理：鄺拾記報局
香港卑利街四十六號

海外地區總發行：胡敏生記
香港灣仔洋船街三十二號

封面彩印：新昌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英皇道六五五號五樓B
電話：七一五八〇一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